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四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藏書六十八卷(二)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藏書六十八卷》提要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公為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為賦以弔屈原、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

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誼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

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

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錢

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枚乘枚皐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

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

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皐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皐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多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説、因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匃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詞、帝甚説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

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
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
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為太守、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
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

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
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
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
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
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
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
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
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
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
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
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有罪自殺、上
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
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
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

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胡說
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
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
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
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
義理、故機變械飭、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今陛下昭
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

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
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
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
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
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
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

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
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
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
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
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
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
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

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
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
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
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
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
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

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
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
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
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吾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主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彊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

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乃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

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横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内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塡撫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日

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戸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

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亡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爲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

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卭也、臨卭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亦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

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恐小耻而就大詬、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予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爲冠首、淮南怨望厲王死、時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

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

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十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

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于糟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珎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

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知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
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
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
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
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
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
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為

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
道病死上閔惜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行
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
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
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
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

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
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
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
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
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
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
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
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
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
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

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
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
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
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
繫獄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其略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群枉之門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

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乃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

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

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向又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

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時時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纍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

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篡漢、李生曰、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爲戰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

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

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曾衛之人矣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擧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擧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値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謂其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駰、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

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諍、憲不能容、因出駰爲長岑長、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

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未敢決會北鄉侯甍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子寔字子真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

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以故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

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

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鞠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

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
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
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
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
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
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召
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
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
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光祿勳
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

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
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
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
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悔不小靳
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間其子鈞曰吾居三公
外議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
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
銅臭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
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
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
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
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
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
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
元中病卒于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
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

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
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
唯我與尒共之勿廣也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
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
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
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
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
讁物情以觀見當時其五篇云符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

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
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
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
恨也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伐殺伐白起蒙恬
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
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
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
親便辟薄知友而厚大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
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

謟諛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
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
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則生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
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
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
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
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

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美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
佞危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
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逐
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
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
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

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
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
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
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
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
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
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
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
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
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

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肎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

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姧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後渡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

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

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丧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略曰、豪桀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肎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桀之心既絶、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
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
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
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
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
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
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
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
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

從其目、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
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
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
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
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
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
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
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
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
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

世人主一切之愆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
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
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
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
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
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
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
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
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
為人下者也、一五之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

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
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
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
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
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
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
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蓺以敘官宜、簡精
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
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
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

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
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
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
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
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
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
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
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
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

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
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
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
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
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
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
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
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
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
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淸既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
不由此也得狗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
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
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
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
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
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
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
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

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
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
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
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
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
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
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
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
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
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
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
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
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
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
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
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
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
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
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
蓋親踈之埶異也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
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
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
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
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
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
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
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

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
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
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
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
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
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
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之爲
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侍曹節王
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詔問邕曰比災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爰詔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
各存括囊莫肯盡心邕經學深奧故特遣稽問宜披露失
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
邕對其末曰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
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

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泄、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

智起舞、邕不答、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故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然卓多自佷用、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

之大賊、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恐大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與兗州陳留之間聞者亦皆畫像而頌焉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州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所之是時許都新建四方賢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吾焉能從屠沽兒游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友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

不肯往而數有傲言操懷怒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本欲辱衡反爲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嘗與諸文士共草奏並極才思衡見之開省未周因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辭義兼美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恥之轉送至江夏江夏太守黄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既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黄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

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可惜）射徒跣來救已不及矣死時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終

詞學儒臣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爲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後征孫權使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

爲太子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幷其男口植與諸侯幷就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王粲　幷建安諸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邕倒屣出迎粲年幼容狀短小既至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羇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歸曹操操辟粲爲丞相椽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而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用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儁置之列位海內回心望風願治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

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與丕植友善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內向欲以刼太后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
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
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
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必爲亂首矣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
州袁紹使爲檄以侮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
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也使與瑀並爲司空軍謀祭酒
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
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

又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近出瑀隨從因與馬上呈草
操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
椽屬瑒楨各被辟用瑀以十七年卒粲以二十一年從征
吳道病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
質及典論論文可見矣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又
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客荆州曹操素聞其名召與
相見甚敬異之遣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
暑植呼常從取水澡訖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
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着
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次頌古今文章賦
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
之材謂之天人焉陳留路粹十九年轉秘書令從大軍至
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
徒援譬引類以解縮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徐阮
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其不甚見用
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
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
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

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可壯觀沛
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
人之列瑒弟璩璩子貞亦以文章顯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
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晉篡位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
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
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吳滅封廣武縣侯華名重
一世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
恩憎疾之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未幾朝議欲徵入相而

焉、統又害之、故終武帝之世、華只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華爲太子太傅、與王戎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駿誅、楚王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誅、華以功拜侍中、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擾亂關中、氐羌反叛、故以梁王肜代之、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爲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舍監省日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

台星拆、勸華遜位、不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夷三族、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故以作鮓相獻耳、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示、雉側果有蛇蛻、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華要煥宿、獨共登樓仰視、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所、煥曰、在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

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彩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皆怪以爲神物也、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

間躍出入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父抗卒機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機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乃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太康末機與弟雲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感全活之恩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之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機又不從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屢譖害之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遂大敗死者如積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

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超機又不能用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又爲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機有異志故穎發怒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因與穎牋極其悽惻乃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死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云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以爲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故因以爲氏焉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又學鼓琴琵皆不成雍謂其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思自爲不

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聞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示
之謐大稱善遂爲之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等經學
名公咸共稱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間
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出機歎
服自以爲不能加焉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謝靈運

靈運玄之孫也靈運與顏延之皆爲江左第一議者謂靈
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靈運以見愛
從叔謝混襲封康樂公性豪侈好鮮麗車服衣物多改舊

制宋受命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
好非毀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
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在郡一周稱疾
去以父祖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乃移籍會稽修理舊業
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
不競寫及徐羡之等誅乃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
侍中靈運工書作文竟便自寫故文帝稱爲二寶每自以
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不踰而並見任遇
于是稱疾不朝穿池種竹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
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之但諷旨令

自解靈運乃表陳疾得假卽東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
爲御史中丞傅隆奏黜時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
惠連東海何長瑜共爲山澤之游惠連有奇才不爲其父
方明所知靈運初去永嘉還始寧方明時爲會稽靈運造
方明見惠連又見何長瑜在惠連所乃語方明曰阿連才
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尊長餉以下
客之食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我便共載去既因祖父
之資生業厚甚奴僮衆多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
無已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
山則去後齒一日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

王琇大驚以爲山賊也會稽太守孟顗素爲靈運所輕嘗
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
靈運後顗深恨之會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爲田
文帝令州郡履行顗言此湖近郭水物所出百姓惜之既
不得回踵復求始寧休崲顗又執不與而奏言靈運有異
志靈運乃馳詣闕自陳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更以爲臨
川內史而靈運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又爲有司所糾文帝
乃遣收之于是靈運遂舉兵反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廷尉論斬帝愛
其才降死徙廣州後獲同謀者乃詔于廣州棄市臨刑歎

口翼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殆時
元嘉十年也年四十九

顏延之　劉穆之附

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顏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飲酒不護細行宋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爲一時之選而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甚疾之徐羨之等亦疑延之爲同異少帝即位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人惡俊異世疵文雅無足怪也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

兵校尉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復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以見志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獨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不與五君之列湛及義康見之大怒欲黜爲遠郡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文帝嘗召延之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臣狂延之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誅延之爲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既肆意直言無所回互故論者謂爲顏彪但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原而已孝武登祚竣已貴重竣有所供皆不受器服不改宅宇如常一日乘羸牛車逢竣鹵簿來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見竣語曰平生不喜見貴人今者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則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有愛姬侍寵盪延之墜牀竣怒殺姬延之大痛惜坐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二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采齊名而遲速不同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以已與靈運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蕖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大以

爲恨平生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然是時議者皆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北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劉穆之字道民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嘿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倉卒用人當無見踰者裕大笑即于坐受署從平京邑獲大處分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是時晉

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揚州刺史王謐薨、裕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又欲令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匡王成勳、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

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矣、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凡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時朱齡石亦善尺牘、嘗于裕坐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亦得八十函、八年、加穆之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

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乃小阻、穆之亦厚為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十二年、裕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十三年卒、年五十八、裕在

長安、聞問驚慟、及代晉、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遺之不必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樂府、文帝選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頊鎮荊州、以為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振命、

子項敗遂遇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詞賦深被賞愛為長史王秀之所疾出補宣城太守後遷王吏部郎永元初江祏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為黨不從收下獄死年三十六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齊初為征虜記室奉侍文惠太子最親遇太子入居東宮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與焉初蕭衍將謀大事約叩其端而不荅他日又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

期萬物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讖云行中水作天子何歷然也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萬一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復有人更同公作賊耶約出衍乃召范雲告之雲對與約同衍曰智者乃爾暗合耶及衍代齊約為尚書僕射天監十二年病悸卒年七十三約孤貧少時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約遂覆米而去性嗜學聚書至二萬卷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初梁廢齊和帝為巴陵王又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王頷之乃遣鄭伯禽以醇酒進王就摺殺焉至是約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全不由己故武帝謚之曰隱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後入鄉校乃感悔始讀書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后召見賜筆札中

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于是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耳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恐非羈戎之長策也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為

政之要子昂乃奏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大人[illegible]
制天下必有因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因叛已
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
平設也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
命頌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
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萬緡
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
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
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
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
爲海內文宗

許敬宗 附李義府

敬宗杭州人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敬宗喜
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蹕山破賊
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即位遷禮
部尚書敬宗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爲有司所（甚下流）
劾及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
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惡人）
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
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
灼後東封次濮陽高宗問竇德玄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
未及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
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
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
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
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
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對曰夏禹導沇
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
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漕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

南入之所謂洑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
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
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
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
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
事用而爲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
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
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
玄不能對吾恥之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李密賊
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

宗舞蹈求生世以爲戶實敬宗銜之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敬宗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爲繼室子昂烝之敬宗怒奏斥昂領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于朝有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乎執不改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爲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荅曰渠父不如昂父彥伯累官太守舍人既與思古有

憾每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讐爾彥伯慙而止

李生曰世謂晉人多風致何曾日食萬錢風致尚矣曾嘗指諸孫曰爾輩必及于難懷愍二王首領不保何有于金谷園何有于石季倫潘安仁張茂先陸士衡諸名士等哉然則曾之智早矣予故稱之曰智君而改謚曰明哲

義府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除舍人得侍太子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有智因與謀曰武昭儀方有寵于上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畜而未發君能建白立爲后轉禍爲福在此時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儉只通此策耳不足稱有智也）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珠一斗遂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遂相濟爲姦惡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後事聞有詔鞫治義府計窮遂逼正義縊死獄中未幾進中書令後除名流巂州憤恚死子洽洋流延州津流振州壻元貞亦流延州三子及壻同日流寘人以爲誅四凶云

張說

張說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說廷對忤后旨流欽州睿宗即位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兼修國史景雲三年玄宗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爲宰相說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至忠等已誅乃召說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馬焉知無駙支之辯由余之賢

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姚崇不合又罷爲相州刺史徙岳州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說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人獻頲頲覽詩嗚咽因見帝稱說忠勳不宜棄外說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齎藥即軍中諭旨勅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

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既而代張嘉貞爲中書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總不吃）糜費（飯好矣）說曰自古帝王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

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說有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面折叱罵然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爲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既謫岳州詩益悽惋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頲

蘇頲武功人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拜中書舍人時頲

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爲之詞頲辭曰前世帝后未嘗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矣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上前數奏璟或未及

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執故上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盡斷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羸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檄取庫錢市帛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予巂州蠻酋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酋院愧懼從封泰山詔頲朝覲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

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故禮部尚書頲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威宜即退朝以明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即日帳哭洛城南門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當別錄副本署臣某擬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於事天不可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于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

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說又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遷工部知制誥九齡數乞歸養不許上乃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既又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林甫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上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

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仙客河湟一使典使
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
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
職爾陛下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不宜帝怒曰豈以仙客
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
相材也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上由是決用仙客九齡
內懼恐遂為林甫所中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
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又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上雖優荅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
仙客久之貶荊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九齡體

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
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上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
齡乎上千秋節羣臣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鑒十章號千
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
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
叱之曰房帷中安得有外言遽奏上帝為動色故卒九齡
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
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
輕進為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
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執送
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
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勑令免
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
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
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
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也

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
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
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劒為任俠輕財重

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
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
得白為樂章召而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
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
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
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
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

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氷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百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漕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譏予於得失斷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斷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太白乎何有以上諸

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

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而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是亦摧撞息機者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終

詞學儒臣

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

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初服叙推宰得一官便救人耶）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此等心腸豈容世哉）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盡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閒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

節揚抑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敎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罔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

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壺奧乎

王維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右拾遺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詩悼痛聞于行在賊平下獄弟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時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咸以師禮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日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與諸王座聞維樂章縉乃裒集數

十百篇上之維畫不下吳道元閻立本善畫恥人以畫師名已維乃為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韋應物 附李揆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滁州刺史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為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李揆成紀人家于鄭州代為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

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日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

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畫年少者揆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未冠謁顧況況吳人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鉗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宰相嫌其出位出爲蘇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居易持節宣諭布遺五

百縑詔使受之辭曰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補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後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居易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相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

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叉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自稱
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貞盧貞張渾狄兼謨盧
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詩數千篇當
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
輒能辯之初與元稹詶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
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

韓愈〇附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義李翺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
會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
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

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
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
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
視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在陛下
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
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人汴說韓
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
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上
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
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
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
言何乖剌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
復用之皇甫鎛忌愈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將有
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摘之不肎與共食愈一
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
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于是生徒相與言曰韓
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
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
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逆

之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
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
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
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
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
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
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
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
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

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

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翺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性介少合愈一見與爲忘形交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郊水陸轉運判

官及鎮興元又奏爲參謀卒張籍諡曰貞曜先生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爲國子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出血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遊東都、時洛陽令禁僧急、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唫、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

劉乂少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步歸愈、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

李翺字習之、唐宗室也、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只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卓吾曰、此千載不刊之言也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宗元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轉尚書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而叔文敗矣、宗元因貶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量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制書下、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

終易連州、宗元既居柳州、江嶺間爲進士者、皆師之、故時號爲柳柳州云、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于京師、時人義之、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愈言爲然、李生曰、柳宗元文章識見議論、不與唐人班行者、封建論卓且絕矣、其爲叔文等所奇待也宜

王禹偁　附丁謂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

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以請論妖尼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禹偁屢獻討李繼遷策、以為繼遷可不勞力而誅、其後潘羅支射殺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送馬五十匹、禹偁卻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之、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搆之、又出知黃州、

禹偁乃作三黜賦以見志、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略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亦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疏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果至州、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容、孫何丁謂皆游其門

丁謂蘇州人、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為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故世謂之孫丁、登進士、遷三司判官、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為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

兵施州、饋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謂即上會計錄以悅上心、太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即以經費有餘對、於是帝欲營玉清昭應宮以奉上帝、謂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以奉上帝、祈皇嗣、羣臣敢有諫沮者、願

以臣此意諭之於是王旦果有密疏諫止帝帝乃以謂語告旦旦始不敢言乃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惡謂謂媒櫱準過罷準相而謂同平章事謂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兼賓客李迪執不可因斥謂奸邪不法事二人爭論帝前即日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願復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謂即入中書視事而李迪獨罷相仁宗即位寇準李迪再貶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納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

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而令俱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時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帝遣王曾覆視允恭以罪誅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言覽畢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而人人釋然亦其才難也善談諧喜爲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既在貶所專事釋典及著詩作文家寓洛陽因爲書自責敘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即以聞帝見之爲感惻乃得徙雷州在朱崖日作爲一字題詩歸又作天香傳敘江南諸香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鬢無斑白者人亦服其量也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爲異人焉

歐陽修　附梅堯臣　蔣之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困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

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韓愈遺稾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選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己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

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譖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譟修馬前街邏不

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滁也作亭瑯琊山號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索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修前

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己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揜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爲詩用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修與爲詩友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神

宗立、轉殿中侍御史、祈之奇黜制科、請修盛言濮義之奇、
修因薦爲御史、之奇懼不爲衆所容、及修妻弟薛良孺得
罪怨修、誣修陰事、之奇因以劾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
神宗批付中書問狀、修與吳充皆上章自辨、以吳氏有女
故神宗知之、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
臣、此風甚不可長、乃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亦堅求退、出
知亳州、故修謝上表云、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王安石　附呂惠卿章惇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
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

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
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彦博爲相、薦安石
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
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
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
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
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
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
世、召不起、神宗在潁邸、韓維爲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
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卽位、
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
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二年、拜
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
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
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
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
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
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擧官

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
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
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
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
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
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
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
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謝、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于是御史劉述、錢覬、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

初安石在侍從、毎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怒、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守郡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

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關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爲人慓悍陰刻、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

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

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及
雱憤恚死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罷爲鎭南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
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荊元祐中卒年六
十八黄廷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以是知其好改作也

呂惠卿晉江人起家進士初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熙
寧初安石爲政對上言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無有雖前
世儒者亦未易及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
制置三司條例以惠卿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與之謀

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司馬光言於上曰惠卿憸巧非
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
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又貽書安石曰
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
自售矣安石不悅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後安石既罷相韓
絳度不能制請上復用安石安石子雱于惠卿有深憾諷
中丞鄧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
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往來共爲奸利事置獄鞫之罷惠
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
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

配安石初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并訟安石不盡棄所學罔上
要君而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
無有歸問雱雱憤恚疽發背死父之徙惠卿知延州始陝
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以蕃兵爲先鋒而漢兵城
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鋒以
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來上會蕃部屈全乜將入寇惠卿以
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敵師于東郊而趙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乃還哲宗即位惠卿懇求散
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
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狠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

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污公卿安石
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
勢力相軋即化爲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
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
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
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
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亦數其五罪乃貶惠卿爲光祿
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
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
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

出必經吾門且一覷之迨且了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久矣顧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天理）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虜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惠卿後以築威戎威羌城并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崇寧五年坐其子淵罪安置宣州爲醴泉觀使致仕卒始安石去位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李生曰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

以爲皆安石所爲也發其私書小人報復常態爾況愛生惡死人情之常急功名懼禍敗良議毀不獨惠卿然也蘇子由之疏過矣

章惇浦城人惇豪雋進士登名恥出侄衡下委敕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呂惠卿去位劉摯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元豐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大是）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亦人所難）後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辯簾前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光庭王巖叟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何說可說）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用楊畏疏欲復熙寧元豐之政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僱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及梁燾王巖叟等初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郝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等結

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士良等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而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問許將、對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殺戮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亍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捕逮宦者宮妾、搒捕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

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惇罷知越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惇斂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李生曰、章惇剛狠、膽麄才贍、以衆賢攻擊、不得伸其志、輒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邢恕蔡確比也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見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稱之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

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蘇軾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

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修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安石用事、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奬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卽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

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于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逮赴御史獄、劾軾、既補外、見事有不便者、

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敎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鎭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讁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

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安石乃厲聲曰、某須說、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弗爲、乃可、軾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
爲之矣、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
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
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
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
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
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
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
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

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
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
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
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
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
院、三年、權知禮部貢擧、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
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居刺史

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
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
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
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
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
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
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
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
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
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

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
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
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
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
焉、軾二十年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
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
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楊州、未閱
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
一郡、自劾、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
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儋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

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為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為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眞可不謬為畢士安之孫矣李生曰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篪舞劍皆我畫筍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能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為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為祥麟為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蘇轍　附張耒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策入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孰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行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安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誠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罪陳升之止之上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

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其不可光不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既又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極諫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右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郎爲邪說轍乃上疏諫哲宗覽奏大怒以爲引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集並行于世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關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時二蘇及黃晁俱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殽飲食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

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决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謂也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甫冠歐陽修見而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稱鞏於伯玉伯玉皆不答閒語之曰吾方

作六經閣汝其爲之記子固凡六七脫稾竟不當意乃曰吾自爲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校官出通判越州徙知齊州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又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頗偃蹇不偶一日過闕神宗召見勞問之遂留判三班院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訓辭典約鞏之能也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神宗嘗問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謂吝者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公著亦嘗告神宗以鞏之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是以不大用

藏書儒臣傳卷之三十九 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

史學儒臣

司馬談司馬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適是真話）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弊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此予夏後文學）（小人儒耳豈當時皆因人儒啟）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

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

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

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

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孫叔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

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氏贊曰自

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爲真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使遷而不殘陋不疏略不輕信不是非謬於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

兹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於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於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於聖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於吾也夫按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於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聖人以爲是非也故雖以游夏文學終不能出一詞以贊之言不待贊也而況爲之傳與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

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何必穿鑿傅會比擬推測以求合於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詞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傳實自孤行良有見也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死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覩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明哲與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囂問

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列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彪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

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
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
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
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
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
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
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
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

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
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
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
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
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
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
醉罵、兢大怒、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
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
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
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
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
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
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
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
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除佐著作郎、撰
蜀相諸葛亮集上之、又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蜀吳魏

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
書而罷、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
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壽亦竟不爲立傳、壽
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而壽父被髡、諸葛瞻又
輕壽、故壽爲亮傳、謂將略非亮所長、言瞻惟工書、名稱過
實、人以此少之、杜預將之鎮、薦壽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
職、母遺令葬洛陽、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譙周謂
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
拜而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頵等表曰、臣等按故治書御

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父銓爲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銓遺業且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皆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隱以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有著作郎虞預者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舊事數容訪隱并借隱所著竊寫之而不欲隱著名日與權貴共爲朋黨斥隱隱竟以謗免卒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焉亮供其紙

筆使寫所著其次第可觀者皆父銓所撰其文體混漫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厠而産頭額爲磚所傷故少以磚名好學工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馬後爲吏部郎元嘉元年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累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一日待上飲宴歡適上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止曄亦止後竟與魯國孔熙先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曄甥謝綜等謀爲反逆事覺詔收綜等並款服唯曄不首上示以親手筆迹曄乃無語在獄爲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送白團扇與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而喜綜與熙先笑

曰詹事嘗昔論事攘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邪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顧綜言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爲先曄既食又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乎曄家悉至市其妻先撫其子而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奈何枉殺兒子其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告曰此罪人也顧阿家莫憶莫念及見妓妾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

果如其言、誅時年四十八

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陰陽、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時有兎在後宮、檢無從得入、浩言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時晉將劉裕伐姚泓、來求假道、羣臣咸謂函谷天險、裕揚聲伐彼、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而伐之、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議者猶爭、帝遂從羣議、遣長

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然裕平姚、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幷、裕亦不能守也、終當爲國家有耳、後浩又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逸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劇談至中夜、賜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是年裕果滅秦、司馬休之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遂取關中、浩性不好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大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廷者也、尤不信佛法、曰、何謂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浩者、帝不得已、命以公歸第、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長於計謀、每自謂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言嘗遇老子、命已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又遇神人李譜文、云是老子玄孫、亦

授以圖籙眞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其天宮靜輪之法、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其書於魏主、朝野不信、而崔浩獨師之、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始光中、浩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浩獨勸上進兵、遂克統萬、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自平凉復取長安、是爲神䴥元年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尚書令劉絜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協、不宜舉動、帝

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慙不能對既罷朝或尤
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
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
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
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
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
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
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
遠散衆放畜調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牡
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明聚困

弊自可一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里所虜及護畜産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如浩
所料浩好觀星變嘗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清夜有所
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問異事謂
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
思盡規諫勿有所隱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情清儉一熊皮
鄣泥數十年不易魏王使歌工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
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

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
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
魏王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
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
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
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聖策獨發
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
宋北凉既平還浩司徒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
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頴勃
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周邦遂

徵用盧玄等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
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
浩不從由是得罪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河西王沮渠
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尚書右弼李順等皆曰自溫圉
河西至凉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又姑臧城南天梯山上
寒冬積雪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
此渠口則水不通流坐致渴乏又地無青草豈任久住浩
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
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且
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此

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時伊馛亦勸從浩言魏王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乃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王特愛之眞君元年寇謙之言於魏王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王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諫曰天人道殊不可相接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浩自恃才略及魏王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浩既不喜佛法每言于魏王欲悉除之及魏王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寇謙之固與浩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太子晃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中魏王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恨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

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等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初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浩書體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世實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高允

高允勃海蓨人允少孤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

秋公羊，居家教授至千餘人，後被徵，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其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

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遂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事皆倂於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允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死。帝大怒，命介士執

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文成即位，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帝嘗幸允第，見允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數種，歎息曰：古之淸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其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表固讓，不許。復以本官領祕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恒呼爲令公，不之名也。文成崩，獻文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舊典，郡國宜置學官，與儒宗元老與中秘二省參議奏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

敘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以下以次遞減從之郡國立學自允始也獻文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允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疋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允時年近九十矣以久典史事乃薦高閭自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並不蒙譴責眞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臯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於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諡曰文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人少時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戲之曰魏郎美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減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敬異焉先是南北講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至此梁王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因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但所引史官並非史才全不堪編緝當時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故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收性急又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

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對文宣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其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

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收並爲其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故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時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其爲人如此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後邵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議論更相訾毀收每議陋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收以溫子昇

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　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

史學儒臣

姚思廉　梁書陳書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俄受秦王府文學王歎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時思廉在洛陽王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思廉遷洗馬改

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運顧野王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直諫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孫璹武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李延壽　北史南史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

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
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
傳思所以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乃追終先
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
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
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
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吳兢　武后實錄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

忠朱敬則游二人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累遷
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醜滛浮辭事多不
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
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又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
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
篇天寶初入爲恒王傅士雖年老衰僂猶願還史職卒年
八十兢敘事簡核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
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
兢所爲從容謂兢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
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以
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

劉知幾　史通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
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子玄滑聽
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敢怠父奇之遂授以
左氏踰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
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
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

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
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今史司取士滋多人
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上太史
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
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
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
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縉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
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

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今史官、
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
四不可也、今監者不宥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
延歲月、五不可也、楚客惡其言、曰是子欲置吾何地耶、子
玄自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
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
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
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
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
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必覆醬瓿、吾時以爲文車得譽、

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
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開元初遷左散
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
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宋璟等不然其
論、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
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
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
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卒年六十一、
李生曰、才學二字、發得明徹、論議處尚未具也、

宋祁　新唐書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
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
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累遷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
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案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鍾
磬、祁皆典焉、成、遷尚書工部員外、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庠
知政事、改祁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景祐中、詔求
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
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
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

是謂三患、唐書成、爲列傳五百十卷、遷左丞、以羸疾、請便
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
一子主湯藥、尋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樸木、漆其四會、
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
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
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典、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
以此誨苩公、苩公兄庠也、其子遵治戒、不請諡、父之學士
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鄭樵　通志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

山謝絕人事父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最多平生甘淡泊樂施與尤切於仕進

歐陽玄　遼金宋三史

歐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也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歷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作南山隱居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内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玄手筆便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一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二

數學儒臣

一音律

萬寶常　王令言附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被配爲樂戶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而以水尺爲

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但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及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無子妻因其臥疾遂竊貲物以逃寶常無人贍遺竟餓死又何其昧於音也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

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三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

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夂、

二曆象

李淳風

李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示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云、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入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據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于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矣、能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僧一行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

還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决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顔子也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後任荆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強起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踈勅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聞院僧於延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又曰門前水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卻西流道士邢和璞嘗

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至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差謬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張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

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方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

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辰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造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日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

道交周、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水利之學、亦甚精、觀其決金水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之材用是饒、復唐來瀨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乎通、通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則可見矣

三占卜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嘗謂

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緇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乎且樂與季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爲瑯琊郎丘長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遂倡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衆士論難蜂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謂衆人曰此年少盛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

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利漕民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恩讀易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每聽輅語輒慷慨言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因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試爲作一卦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當飢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于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

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死牀上當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烏入室中與鷰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鷰鬬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淸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

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獻曲出入無窮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於此遂止安德令劉長仁有辯才聞輅能曉鳥鳴每見迭發難須臾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長仁乃服輅

至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廷中、幨幢回
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
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
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
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夫飛
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
敢不盡忠、昔元愷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
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
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今

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故山在
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
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
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
後鄧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答之
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矣、輅出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
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
所燒、自然之符、不可救也、石苞爲鄴典農、問曰、聞君鄉謂
翟文耀能隱形、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
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軀、混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也、輅隨
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
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
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
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
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
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
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言樹上

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
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
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
合、大雨河傾、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
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
我年壽、恐四十七入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
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明、但恐至太白治鬼、不
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
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
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

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序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尤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少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輅始見聞由爲隱婦卜亡牛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

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中書令史紀玄龍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旦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也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由此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馬死固惜之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接入璞曰得健夫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噓吸其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常不復見向物矣行至廬江時江淮清宴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

當敗康不信璞促裝而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

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麁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喬、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其後璞以母憂去、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

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死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

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索紞

索紞、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紞知中國將亂、棄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不輟、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

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索克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紞曰虜去上䨓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生男紞如其言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爲郤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見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紞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

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嚴善思　父延亦通儒術曉圖讖

嚴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四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累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出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

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周傑

傑精於曆算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南漢王龔襲位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云子克明亦精數術

竇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

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
劉敞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
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防
禦使入繼大統、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敎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
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
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
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
回回國王當死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

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
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
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
西域人曰不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
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死、一日從帝至東印度鐵門關
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
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
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
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
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

域、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因言
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
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
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
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
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
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
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
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
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

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
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
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
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
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
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
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
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
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
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

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
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
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
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絶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
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
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
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
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
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
薨年五十五

四星相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己及
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謹護
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
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
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
潁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
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
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
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
八十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
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
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
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
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
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
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
此馬今日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卽殺
馬

袁天綱　子客師　張憬藏　金梁鳳附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
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
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
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
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見竇軌謂
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
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人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
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

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而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晙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

墨不可以濟我有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躬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輙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月向蜀一月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搒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爲陳楊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

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辯論超詣隋煬帝爲晉王鎮楊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遠知謂其弟子潘思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謂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二

經學儒臣

易經

田何等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肎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拜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爲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梁丘賀、琅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

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房以明災異得幸、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以治易爲郎、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於大澤

中以養母、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里落化之、黃巾賊起、過期里相約不犯、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答留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

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禹、天子愈益敬厚焉、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親拜禹

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妙○道○學○）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道○學○當○如○是○）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

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道學好者數）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節侯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上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寂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旣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卒於小黃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清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是

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凡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宏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取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於是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

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既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徽、一見異之、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程頤〇譙定附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
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
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
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開日
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
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請講官俱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
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
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頤復
上疏以爲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

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
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
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
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
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
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
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
畫、頤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
爲諫官者、頤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

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
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
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顧非羿也、然開羿之道矣、慮
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
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
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頤不就、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
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
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
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
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之言、老父徑去
不顧、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
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
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
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
孫從旁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

列、又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頤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頤乃以酉監一狀、卻甚校計、在澶州日、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

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空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譙定、涪陵人、少喜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復潔衣往見之、其後頤貶涪、涪北山有巖、定與頤遊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像祀之、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隨侍、因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

(兵豈名教外事)(與易費同易費亦勉或能之)(儆皐皮不能也)(胡)(說起了)

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寖不悅旣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載每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其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

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頤又答載書曰所

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李生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草木之實以爲食又且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噬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於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劒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

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
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
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
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
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
也勢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
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於兵食則亦不達聖
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爲無兵食
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
以自衞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

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肎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
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
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
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
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
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
神而明之使民安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嘿而成之
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
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
殺蚩尤於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涙苦衞生之

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
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
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
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
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
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穫禽之功上之人未
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
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
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
猛獸如搏田兎然又何有於郎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

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
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
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
後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
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
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衞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
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
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
俱已熟試而閑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
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

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祗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彊、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内人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衡夜思晝誦、不必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尋居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友、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衡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患之、乃奏以樞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傅、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内、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

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竇默爲衡懇請、衡乃得去、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

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焉也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謚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庭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

至玄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

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
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
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
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
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
宣帝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
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即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議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

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
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義御
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
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
宗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
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會赦得
出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
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

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
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
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
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
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
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
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
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
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

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
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與
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堪授牟卿
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之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
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
門人唐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炔欽爲文學
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
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
衆又盛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爲
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

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會疾卒、谷永上疏爲妛加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崇功之德、上弔賜寛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玆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常又傳左氏、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李尋、治尚書、與張儒鄭寛中同師、寛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乃對大司馬王根極言天變可畏狀、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以災異、尋對云云、又言臣不避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至是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敎我此道、忠可因以敎夏賀良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皆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敎、而尋亦好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而災異息、哀帝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布告天下、後月餘、上疾自若、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世皆

爲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令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illegible][illegible]勝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欽受尚書、
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伏湛瑯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
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
父業、敎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
莽時、爲繡衣執法、更始立、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
驚擾、而湛獨晏然、敎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
撤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
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
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

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
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
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
卽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
年夏、病卒、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
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元嘉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
寔等、共撰漢紀、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
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
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元和二年、
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
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
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使校書
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僖曰、學不
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
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

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
陰、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
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
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魯詩

漢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衞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

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至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諫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

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復謝病免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至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韋孟韋賢韋玄成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

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

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宜、微哉子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

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

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
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
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
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廣德上書、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
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
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
其安車傳子孫、

齊詩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
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
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
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以疾免、
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已九十餘
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郯
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
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
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
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際見六藝論、亥爲革
金、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

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
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太
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
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
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
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頷在將軍者何
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
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
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
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
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
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
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
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
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

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以爲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
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
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
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
神祐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
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
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
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
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
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
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

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
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
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
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
燕所親物得其序、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
害公義也、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
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
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隷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

等專權擅勢、作威福、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報留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宴見言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其後貢禹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

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承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

既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韓詩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王吉為昌邑王中尉

毛詩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二傳至解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三終

經學儒臣

春秋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

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粤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

勞之煩蕣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愼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于道者

諫條奏、唯陛下財擇、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
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
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
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
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
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
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

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
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
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
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
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遣就國、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
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
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
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
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
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
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
困、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
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然非自知奢侈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臣愚
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

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齊肆
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
歲費數鉅萬、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
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
書奏、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
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言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
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
者也、願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
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

國政令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還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愼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易於決流抑隊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禹爲御

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

疏廣疏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奏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

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卓吾曰、此篇人人可讀、宜置座右、

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

屨立侍、拜則扶、其往謝亦然、後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嘗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至切至當之論〕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

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諂、非所以淸朝署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㮚從而擠之、遂與郡、出知通州、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欽宗被虜、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何說〕碎、不宜虛廢光陰、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眞切說〕

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而勝非依違順從辱逮君父、〔胡說甚〕乃改勝非侍讀、安國又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何也〕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妄引經可厭〕先儒力排其說、今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乃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肎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提擧僊都觀、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

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彊學力行、風度凝遠、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

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
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以不通
書問、故寧作書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
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
書曰知言

公羊春秋

胡母生　眭孟　嚴彭祖

胡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

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
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少時好游俠、鬭
鷄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
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
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是時昌邑
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
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
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
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
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
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
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
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
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妖
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
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
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

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
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
授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
樂、眭孟姊子也、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以列卿子詔
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
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
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服虔、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

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
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肎、唯鳳、龔許歆、遂
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王莽
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
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者、甯嘗爲王弼、何晏、
罪深桀紂、乃著論以刺之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
爲後世鑒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
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

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溫
歿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巳修禮、志
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
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學、甚
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
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指、乃相驅扇、
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
試死邪、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
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
王凝之所奏、免、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

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
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
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
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
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
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
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
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
亦稱之
唐啖助、趙州人、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

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
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
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
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
巳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
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
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
之忠、當變而致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
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
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

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
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左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云
耳、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
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
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贄其高弟也、大曆時、助匡
贄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
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
匄撰春秋傳未甚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
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
但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子陵好古學、

舍峨眉山、通后蒼大小戴禮、與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
榮之、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
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左氏春秋

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
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
長卿授淸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
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
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
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
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
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
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
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
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是在其中矣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

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
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
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貴幸、復領
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
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
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
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
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
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子後傳
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
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賈逵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
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
王彥五家穀梁之說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
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

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
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
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
頌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
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
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
是具條奏聞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
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嘗
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
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

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
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
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
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
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
陳國汝郁帝即徵之竝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

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郁性仁孝及親沒遂
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逵所著經傳
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年七十二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
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
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
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
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唯衆不與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且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

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而行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乃解遷武威太守衆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又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曠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

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麤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敘用而劣多優少者左遷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

黚、涉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卒、預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旣至鎭、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已定、乃啓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復表陳至計曰、羊祜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時帝與張華

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以請、帝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千古之言）、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屯江西、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為王濬所敗、旨等伏兵隨歆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尅之、旣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

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奏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不必）、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瘤、輙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因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因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當將率之選、旣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

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是）蓋亦預之知己也（大是）預在鎭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四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五

經學儒臣

禮經

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

戴慶氏之學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毁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

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北齊熊安生阜城人也、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河淸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年八十餘致仕、卒於家、劉焯劉炫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屐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宋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五經儒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魏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常侍、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尙是好人）等曰、當共慎之、公卿

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矣、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荆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經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梁崔靈恩、少篤學、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

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

隋劉焯、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少與河間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經十載、遂知名、爲州博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

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口誦目數耳聽五事舉無遺失隋開皇中除殿内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

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氷寒因此凍餒而死

孔穎達黄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暦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共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以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

司業給事東宫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初穎達與顔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増損書始流布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還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或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

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乎、曰
二子之于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爲四
人、以傅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
之間、正在於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出于漢哀
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
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
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
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

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即位、詔
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
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
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是日也、因與栻論
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
錄、因送祖謙至鵝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沖佑觀、
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
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
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
小人喻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浙東大饑、劾提舉浙東
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
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
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
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
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
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
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
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

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
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
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
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
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
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
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
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
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

界竟報罷、三年冬、陞九淵卒於荆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
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恐見願以
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
聞見與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異樂之
爭、後有臨川之辯、使郊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
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眞、蓋刻畫太精、頗傷簡
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
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毎恨不得
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
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

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
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
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
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
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
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旣又加以瘡瘍
之證、六年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
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
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
曰文、熹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明道
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
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
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四方來學者、必俾
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
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
詆熹、併及元定、於是詔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
命、不辭家、卽就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參同契疑義相
扣、間行列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卽起去、熹曰、此人富貴

氣、坐客皆與歎、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矣、卽日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舂陵、遠近
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
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熹嘗曰、人讀
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熹疏釋諸書、皆與元定參訂、啓
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
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晩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
屬沉、隱居九峯、故亦號曰九峯先生

呂祖謙　附祖儉陳傅良

祖謙、字伯恭、尚書左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熹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憲、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先是孝宗命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再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焉、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

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批云、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幸、何得妄陳、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後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淺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厲、乃可加也、何謂私哉、卓吾子筆記

陳傅良、溫州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由

是其文擅當時、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光宗立、乃除吏部員外郎、傅良去朝已四十年矣、至是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歎、皆號曰老陳郎中、及輪對、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終于家、年六十七

卷四十五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六

藝學儒臣

字學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愼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爲廷尉正、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餘匹、操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急、關右平定、使朝廷無西顧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將兵至、諸將議欲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欲歸、其得至乎、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尅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斬援而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操子丕在東宮、賜繇五熟釜、并爲之銘、丕簒位、遷太尉、明帝卽位、遷太傅、太和四年、繇薨、繇工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寐晝夜無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豈虛言哉、

王羲之 子敬等附

王羲之、字逸少、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飄若浮雲、

矯若驚龍、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羲之淸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內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若蒙驅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誡之、浩不從、浩將北伐、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

褰所敗浩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遊會稽有孤居姥養鵞善鳴羲之市之未得乃命駕自往觀之姥聞王至烹鵞以待羲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鵞羲之亦往觀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去其任率如此在蕺山時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羲之書扇上

各爲五字姥初不善羲之謂姥曰但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每自言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矣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羲之卒時年五

十九七子知名者五玄之早卒次凝之工草隸仕至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而凝之彌篤孫恩攻會稽急凝之入室請禱出語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初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嘗從沖行值雨徽之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壽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時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置左右觀翫制曰書

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

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玆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所以不似也

褚遂良

褚遂良錢塘人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歿無與論書者矣魏徵白見遂良帝方博購王羲之帖然眞僞莫質遂良論其所出無舛冒者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主得觀之乎對曰今之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之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以爲嗣因謂侍臣曰昨日泰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此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之後臣當殺之而傳國與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以其國授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羣臣曰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霸諸侯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

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帝將立武昭儀或謂無忌與李勣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間

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會李勣議與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世南晚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况之瑤臺青鎖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但之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問何如歐陽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遂良曰既若此何更留意世

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乃喜而退

懷素　附黃山谷

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彤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腳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腳為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月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腳何如屋

漏痕懷素抱顏公腳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黃廷堅字魯直洪州人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蘇軾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愕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廷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之對

曰、廷堅肆官北都嘗兼見之、眞戲耳、乃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就、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廷堅善行草書楷、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初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顧之甚喜、或言孟

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爲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民生所須米絹、二者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庶爲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耳、乃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遂集賢直學士、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得出入宮門、從容宴語、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乃出知汾州、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延祐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眷顧甚厚、嘗以比唐李白宋蘇子瞻云、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且通佛老之旨、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是歲卒、年六十九、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誠然乎哉、

畫師

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善丹青圖寫謝安淡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所未有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過十萬者愷之刹注一百萬後寺成僧請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塡咽俄而果百萬愷之爲虎

頭將軍一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每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不點眼者見在唐閻立本見僧繇金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然後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顚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蹂藉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屛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然每一揮

筆必須酣飲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隲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邵氏錄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磊磚胸臆者甚富、乃集衆善以為己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閭閻動作態度、踞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為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黑分也、大抵公麟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飾為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意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

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略有損增、嘗寫騏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圉人懇請、恐并為神物取去、有法秀師譏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恐為之乎、公麟恚曰、作馬無乃蕩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絕妙天下、仕宦居京師、得沐浴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興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自號龍眠居士

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太宗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氏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有知音者、韓

愈論文、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章、下筆令人慚、及示人以為好、惜古文之難知也、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摶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郭熙

郭熙、溫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每於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絕、峰巒秀起、雲烟變滅、烟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

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至於溪谷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

蜀黄筌　孫位孫知微徐熙附

黄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吳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花竹師滕昌

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陛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黄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洞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黄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器工

馬鈞

傅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鈞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

於是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鈞曰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鷄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作者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參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鈞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藝元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尨古粹仁宗嘗勑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

徵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於是遽走廟中卽日成像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以壽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巳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六終

武臣總論

李生曰戰非聖人之得已也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得矣令夫楚人百戰而百勝漢人百戰而百不勝然卒為漢所并者伐其謀也然則楚人雖善戰將安施乎知此則知大將之任矣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若夫謀定而後戰戰而必勝皆不越於此矣此可以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可以語兵未可以語天下之上兵也吾又安得淺謀蚤智之士明於堅忍致人之術者以與語不戰之音乎司馬仲達是已仲達受巾幗婦人之辱聞畏蜀如虎之誚終不得而致也彼六出祈山糧運不繼空自苦耳司馬氏無損兵費糧之失而諸葛已困矣未後渭濱屯戍諸葛氏固自以算無遺策不知仲達已逆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反見致於人亦豈得為謀之善歟然則陳壽謂將略非亮所長者未為過也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矣哉為將者所宜潛心也

大將

孫武子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虛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李生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計者乎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

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

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

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鼂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

殺矣、孰與富國强兵乎、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

召樂乘問樂乘對如廉頗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
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
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
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
一夜至闕與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
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
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

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
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
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
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
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
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
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
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
趙括為將尒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
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

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
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
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
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
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人明年
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邯鄲之圍

李牧　附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
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
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
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

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
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
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
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
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
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
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將禦之、秦
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

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至漢時、馮唐對文
帝誦之、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
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
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
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
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
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
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
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
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
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
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
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
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乃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好漢）死刺我不能出我

袴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嚋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好漢）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大）追之（好漢）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

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無行之人何以向國士也）士無雙（無能治生無能得食之人何以稱無雙也試信看）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

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

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信識見如此主自謂今不濟何也用心智）（〃各會今人愚也求萬全故）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廼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歐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

乎諸將乃服信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不肎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對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耕息耒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劬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

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乃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

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

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漢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

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惠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

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從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來謁上、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目中無漢久矣）至洛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裝得好）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强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

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也、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李生曰、蒯通爲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也、方其設壇始拜、一

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裝沙垓下挫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遑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况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為也烏乎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鄭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寃痛於侯其餘幾之人哉

周亞夫

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

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殽澠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以亞夫爲丞相、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會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欲侯匈奴降王徐盧等五人、亞夫皆執以爲不可、景帝不悅、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因趨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

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事連條侯。上乃召亞夫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月、嘔血死。

卓吾曰、甚矣居功之難也。使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易當哉。景帝非人主矣。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宥之可也。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七終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八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

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

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

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册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

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

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刧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此、凌、大、注）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

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
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
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
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
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
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
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
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
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
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
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
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
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
國曰誠令出兵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
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
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
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
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
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册
羌人故敢為逆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
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
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

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
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
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
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
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
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
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夫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

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

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

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

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為辛子諫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暮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匃貸

無節素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
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
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
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
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
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
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
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由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
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内附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之旣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
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
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郅支數借其兵擊烏
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
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尼願歸計强漢
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
人沈勇有大略旣領外國卽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
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
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

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
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
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
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
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
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
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
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
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
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
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
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
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
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尼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
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
之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
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
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
疑康居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
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
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

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
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
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
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
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
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
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
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
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
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
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
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
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
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
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
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
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
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
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
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
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
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

內侯成帝即位丞相衡復奏前事湯坐免既又以他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之吏

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爲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太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

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

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狗私忘國、妒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

親、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謂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

公以河內、公謹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可也、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

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光武乃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光武即帝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

二年、拜恂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

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以相詿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死、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

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八終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九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

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

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
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
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
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
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
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
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
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
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

奏竇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
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
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
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
向漢漢使有騧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
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
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
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

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
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
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
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
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
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
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
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
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
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
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
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
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
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
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
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
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
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

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
今五載胡夷皆言依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
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
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
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
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
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
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
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
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

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弛十萬
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
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
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
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
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
令邑詣超受節度別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

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莎
車幹謂超曰邑親毀君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既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
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
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
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
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
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知其奸偽許之忠
即從輕騎詣超超為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

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
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
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
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
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
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
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
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
氏因欲求漢為婚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
萬來攻超眾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

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

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鎭撫三國耳、卽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令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

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

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生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

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

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恚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

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度當時之宜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

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設長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

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
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
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
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
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
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
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
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

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
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迹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鄧訓

鄧訓字叔平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
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
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亦與羌戰
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
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勝月氏胡以
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
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
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
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
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
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
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
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
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
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

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
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
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
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
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
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
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
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訓
病卒官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
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劉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國元與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隲京悝弘閶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恚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於是母哀而舍之、及長、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荆州、多畫

策、還拜偏將軍、領潯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而已、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爲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途掌事、宜資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鎭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將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

而不知時、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會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以荊州借備且為曹操尚存宜相協輔與之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令征虜守南郡潘璋在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權深納之及蒙代肅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常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

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

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當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

遜以遜爲右部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
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
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
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
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
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
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
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
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將軍

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
之意意大安遜具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
與呂蒙爲前部至郎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
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
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
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
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
數十屯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

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因上疏曰夷
陵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
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臣初
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
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
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
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
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
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
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
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
不應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
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
自解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

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
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不可遂還未幾魏軍果出三方受
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
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
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
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
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
所復感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
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

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
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
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爲丞相先是
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
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爲足
下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既不聽許
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
傅吳粲又數與遜交書致死于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
遜遜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
二十孫皓即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
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
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
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
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
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
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
騎將軍羊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宜遽上抗曰
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
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

江陵而走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
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
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
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
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
守江陵城令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
將軍朱琬拒胤而自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
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
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

死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覘間隙兵不可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祜推喬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覆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

郡以救倒懸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遂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兗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爾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

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為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為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

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詡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召隆、以舒代鎭、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西魏韋孝寬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擊、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淸、大

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鎭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尒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尒、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卽須救援、適憂尒衆有不反之危耳、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鎖至城

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授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尒、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平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寬還鎭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

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為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空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空陽

一城之地不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空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是歲齊人果解空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空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空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空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叅軍曲巖

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豎令諜人多齎遺鄴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薨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九終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

大將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貧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

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據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

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

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强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鋭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鬭、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

禽之、江南平、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詔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疊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餔、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眞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其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

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裴行儉　恩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

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磔
晝冥導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
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
草後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
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乃發
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謂約畋曰吾念此
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躍願從者萬餘
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
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
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

來謁遂禽之是日也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
命仍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酋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
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
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
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敗詔行儉
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行
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
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甚

已立營壍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
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
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
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可勝計遂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
與溫傅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
溫傅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傅以自効行儉秘之
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
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勑嚴備
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

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
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通陰陽
曆術每制敵權兇必先期勝日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
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
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爲世名將時有後進楊炯盧
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
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
並鮮令終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
與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
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

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金三千餘物槖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四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爲文元振上寶劍

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倂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絶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

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碣頌德爲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娑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震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

道行軍大總管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也

張仁愿　唐休璟

張仁愿下邽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

史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比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恤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愿焉休璟嘗為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

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王忠嗣　附哥舒翰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與之遊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為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

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生死之交)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値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寖少及鎭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家富於財任俠縱蒱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

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俟吐蕃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鏖戰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賫金帛以救忠嗣翰惟賫襆裝自隨曰使吾計若行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

翰至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爲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請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翰又以朔方河東郡收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深厚結翰翰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既病廢還京闔門不朝

請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痼不能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度滻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陜郡仆旗鼓羸師欲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欲誘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怨之既淹時不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說帝趣翰出關復陜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鋭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愼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趣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　夷契丹種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春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顔杲卿死後郡爲賊匪露齒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鋭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
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
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
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
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
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
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
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
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
史崔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

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
禮又不即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
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曰今只
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
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
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珍之兵十餘萬攻光弼時
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
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
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
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

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
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
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
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
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
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
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
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
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
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

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
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
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後史
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復擬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
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
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
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即斬于轅門諸
將懾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
西鄉光弼乃斂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
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

陟曰、益陜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
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
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
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
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崿嶺、盡
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繼官吏避賊、閈無人思
頃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
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
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巳入三城、衆二萬、軍
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

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
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
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臂遣之、孝
德挾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
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
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
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
中潬西、大破之、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
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紿賊曰、吾
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巳繕完、卽請戰、賊忿

欺巳、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
引却、時光弼自將治中潬、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潬、併
兵從光弼、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
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鵞撞車、麾兵塡塹、
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
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
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
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
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
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鬭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

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
遁去、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淸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斂
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
破、乃出戰、及期未决、召諸將曰、彼强而可破者亂也、今以
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
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
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
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
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
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

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授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授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韡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既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

軍唯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即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唫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娼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好皇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陴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遠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四州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就道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聞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潦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

刑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
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
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
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
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
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
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元皇
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

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適潮暫出行
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
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
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
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
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
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
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
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
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
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
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
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
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
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
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
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
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
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
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

新水竭巡紿潮欲引軍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
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
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
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
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
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
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即
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
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
賊將楊朝宗謀趣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

陵馬幾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此處醜甚可厭甚好名者）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揩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

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胡說甚）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自是鋼腸鐵骨）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眦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子琦又以刃脅降霽雲（真烈士）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此姊可與再姊同傳）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二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

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離厮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

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孼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玖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愼故著之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 終

大將

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綏德府折衝都尉。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於道，甚至撞害

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侯，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餔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警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

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幷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朝廷即拜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

官室、奉迎乘輿可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敎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翼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濺面、海濱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

李晟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晟乘冰度洺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卽造抱眞、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救、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卽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幷兵、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尒、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鎭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幷、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

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軋己卑詞厚禮無僞致誠於懷光又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歔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懷光

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齎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家皆無恙晟叱斬之曰尒乃爲賊間乎時屬盛夏輸綈不贍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淸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

兵塵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死鬭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

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皆斬以狥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賊臣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絛脇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

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功成名遂身可退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尒、然士無繒絫、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

曩表以王號、毋虜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與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尒、不去終爲吾患、即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輿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遇結贊、即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册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李愬　大見識力量

李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

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能而示之不能）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鷙、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僞、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楂枒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禽其驍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曰、吳秀琳所以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士良乃

禽光洽以獻而秀琳遂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時衆謂往亾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其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在野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爲用誠所禽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與語嘗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言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愬仍

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皆以爲不殺祐之故將吏譁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乃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愬不得已械送祐於朝而表言若殺祐必無與共謀蔡者於是有詔釋祐愬乃令祐佩劒出入帳下即署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

一年十月巳卯也師夜起祐以（純用賊將）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陂澤阻奥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愬不敢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

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介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即單騎來降（通不殺）進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中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妙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大見）廚廐厮役悉用其舊（妙人）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豪人）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妙人）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朝廷以愬有將才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卒年四十九

高仁厚　大有意人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弘讓自出首執送敬瑄敬瑄杖弘讓背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寃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

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

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

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

皆迎降求自投湊塹其衆銜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旦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

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鎭輒補鎭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冎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因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

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殲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

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驂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

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沓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曹瑋　大見識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

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知渭州徙知鎭戎軍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效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眞定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鎭戎

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父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而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藩戶矣天

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以瑋爲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皆來歸附拜簽書樞密院事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除南院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眞定府定州都總管改章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

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貫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鬷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虢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鬷至定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已畢當還明日願少留明日餞食罷瑋屏左右謂鬷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公已知西事）（方殷矣）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

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用心如此）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鬷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以姝薦爲秘閣校

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
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
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
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
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
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
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
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
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

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
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太寒我師暴露不
如俟春深入況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
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効當舉兵
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
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
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
元昊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
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
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

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
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
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
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
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
滅臧有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
道險不可攻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
環州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
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
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

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
乞與韓琦同經畧並注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
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
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
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爲
樞密副使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
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
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
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
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

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使公終日伴食於朝）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不必無禍何必日夜更張乃却落意欲立功業致太平者）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真史官事）益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荅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也

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病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

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此人過於道學多矣）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至言）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至言）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即懷

（此便是有大學術處切）本朝之恩不助賊討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切中人情之甚）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以此）（若富亦有權術）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

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因勢利導公之吏事真無比矣）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與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自是至理）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透徹人情）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狄青器度

淚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即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即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仲淹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

已付之矣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此公晚年大進德之語）用此也諸公乃止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受攷則郭令公不得美收京之勳使段司農不亟攷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又豈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

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巳者豈少耶

狄青　大見識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

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過山嶋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猺智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張忠蔣偕等討之皆爲所啗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乃以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曽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若訥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破賊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

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徃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狥於是一軍肅然乃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鬬陳曙恐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幷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

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

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果如其謠云、戰於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

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褊、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從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

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後青位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或勸去黥間刺字、曰青雖貴、不敢忘本也、後以夜醮失火、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于鎮、謚曰武襄

說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大不必大不必共視說矣）乃兩字錢也

种世衡 虎將

种世衡种放之兄子也初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使自凭欄受杖杖畢足或落鞭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

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牓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皆如期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

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貨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倔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

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閒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於是講和之策遂決矣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

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追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即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

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一

大將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元年命知磁州康王而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以塞去路宗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眞定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京城遣齋蠟封至言和議可成澤

卽宗之巧亦見南渡者天也

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

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康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將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

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

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

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陜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刼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兀朮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之請以甲士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耳及進至澤拊勞待之如故吏冀

日請澤請其壁澤許之進益感畏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上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

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

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與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與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與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與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與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與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剽塹路以阻行人、領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臠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族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俟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閭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

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

纖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以杜充爲開封尹東京留守、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自宗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以穎繼父任、會命充留守、充盡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

周同、能左右射、先隷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

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俊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

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
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
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
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
賊大敗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
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
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
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盧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
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離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

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
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飛入賀州連破其砦成走宣撫
司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
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
部南雄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復專命飛討平之入見帝
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
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
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
飛爲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
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

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
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
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江
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
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
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即先遣使招諭
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
降飛表授佐爲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附其背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
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士

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
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果襲周倫砦殺倫擒其
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佐武功大夫統制會召浚還飛
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
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
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
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俞端劉
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

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
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
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
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
木撞其舟么投水中皐擒斬么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
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
侯神筭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
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
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

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
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
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
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
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
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
在帝因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
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
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不息不汗若無
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

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
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
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飛數論恢復之
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
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
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
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
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
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
遂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

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使廿）
（之郭令公會必有相契者矣）
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
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
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盖明說）浚艴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
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
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
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
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
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飛知劉

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讀以痛哭）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飛乃遣王貴牛皐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未幾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

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戰敗之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菫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

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饋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不必說到此真不中篇矣　真增悶）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

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
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
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
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
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
成功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
一年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
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

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
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飛還兵于舒以伏命兀朮破濠
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
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五月詔同
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
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金人
攻淮西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
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
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為止帝
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

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及是飛視世忠軍俊知世
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與
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
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
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
世忠事告檜檜大怒檜初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讀檜奏
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
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

飛有怨風卨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
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
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
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俟卨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
是飛以眾證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
南天下冤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
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臘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
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舍課將士注坡

跳壕、背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萬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韓世忠

韓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欽宗卽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紿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

指、戮于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

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絶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

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术也是役也兀术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鎭江江東宣撫使駐鎭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鎭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

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謹聞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

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籍溺死捷聞群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鎭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
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曾義
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
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皆中毒矢入骨以鑞
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暮釋
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
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莽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
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
賜之

吳玠吳璘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建炎元年春
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
為前鋒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
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
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為秦鳳副總管兼知
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
害須其敝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
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
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

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
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
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
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
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
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
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
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謀必欲取玠十月復攻和

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
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
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急剃其鬚而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
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將復出奇來取
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
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
津三年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
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
風命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
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
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死士
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
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
遂入洋州玠乃退保西縣子羽退守三泉縣撒離喝遂入
興元至金牛鎭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
積至是金人雖幸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
以食子羽與玠因其腹背要擊死傷者過半疫癘大作金
人乃引還子羽玠又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

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乘險而東
不虞玠卒然馳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也四年二月
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
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
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
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
將曰死則死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
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
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
璘以駐隊矢遞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

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
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
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
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
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豫之腹心
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
矣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
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
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

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於仙
人關年四十七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
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
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
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
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
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
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挑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
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
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

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有刺客萬一或有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既而

朝廷復以胡世將為四川制置宣撫司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有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盞習不祝戰劉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禦敵時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夜半璘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與二將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

曰敗矣胡盞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麾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餘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而朝廷已有驛書詔璘班師矣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重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也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

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蕃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脇而拒馬布兩脇之間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即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清王建等亦擣王

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襲佩之復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侯里砦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侵辰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六騎遯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兼知黃州時元兵攻襄陽隨荊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全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十四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因合三郡之兵來攻黃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荊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受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

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
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益自城以東古嶺先
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監於
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
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
泄三百里間淼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
益飭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于江陵惜哉臨終歎曰三十
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珙忠君體國之念
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
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

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
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
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膂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
士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二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
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
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
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卽墨未下淖齒殺
湣王於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卽引兵東圍卽墨卽墨
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
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

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
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
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
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
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
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
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後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之克也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

立則杖揷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嘗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

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

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貶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興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復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起時爲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

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

利口亂信

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君神今以疆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

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

之王不荅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應侯萬

劫不得人身矣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爲反間趙果殺李牧使趙葱及顏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入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於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荊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

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而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

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青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

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右將

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始封去病爲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凡萬九千級、驃騎將

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乃再又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爲官賞賜復多而大將軍不
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
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
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

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
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青仁喜
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
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
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
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
青尚平陽主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
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
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
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
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可恨甚）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
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
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
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
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

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
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
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
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
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
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

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兵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

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不必不必）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

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

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
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
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吏士皆
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
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
罷歸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
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

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
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
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
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
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
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
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

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
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
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
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
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
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可恨可恨與人奴也）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
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

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
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
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
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
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
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

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
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
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
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
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
恨其父、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
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
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當
戶有遺腹子陵、

李陵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
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
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也、力
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
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
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
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
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
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
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
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
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
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兵五千人女雜其中乃不知斗)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
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
(何必斬也)

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

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

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教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

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即弇之父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合軍而南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皆恐既而見弇等光武大說乃皆以爲偏將軍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

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即皇帝位三年弇從幸舂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遂遣弇與吳漢擊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弇進討張步弇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勑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

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

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

其功乃難於信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弇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邪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卽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部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造次出迎漢卽撝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復與光武會于清陽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

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

子開門内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
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
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虚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
内、故及於難、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
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
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選四部精兵黄
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爭門並入、大
破之、茂建突走、漢復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衆
二城皆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
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

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兵伐公
孫述、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
遣子壻史興將兵求救、漢迎擊、與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
諸縣皆城守、漢乃進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
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
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
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

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
破、公卽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
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
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
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仍多樹幡旗、使煙
火不絶、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
江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
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
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

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
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
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
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
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
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
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
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

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賜謚忠侯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賫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

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幷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熲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幷涼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

是吏人守闕訟熲者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爲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幷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

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幷

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熲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

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羌復敗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熲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宜且以

恩降之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熲行軍仁愛士卒病死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司隸

校尉、頻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爲太尉、會司隷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頻、頻遂飲鴆死、家屬徙邊。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頻功、乃詔頻妻子還本郡。初頻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　終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

名將

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曹公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又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豨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豨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其妻子。豨歡喜、隨詣曹公。公遣豨

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朱盖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

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
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公論
功、嘆曰、登天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
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敎與
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
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
破我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
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
爲然、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

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
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
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
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
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
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
權、幾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
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
徙屯居巢、又徙陳郡、卒、諡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

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
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
一子爵關內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
軍向祁山、維詣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
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
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
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

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
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熈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
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
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
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
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毎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
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
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
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

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違誓不會故維遂爲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既深懷忿恨而宦官黃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閻宇又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鬭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諭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縣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矣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艾據

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故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

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詒語親兵既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

星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衆衰很籍維衆時見剖膽如
斗大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
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爲典農綱紀
還尚書郎司馬懿奇之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
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
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指又
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
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
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
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
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
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與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
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
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
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
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
平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指授節度使艾與
蜀將姜維相綴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
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
左忠纂戰不利並還艾怒曰存亡在此也出將斬之忠纂
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到雒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

率太子諸王及羣下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
受而釋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
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
以爲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
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
與某相值故窮尔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師曰兵有先聲
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
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
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
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瓘監艾軍艾父子既囚鍾會遂作亂矣及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將至成都瓘遣別將討艾遇於緜竹斬之艾遂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室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山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冐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還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死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

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蹔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王渾雖破皓軍猶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耻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

又報周浚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真可憐也范曄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後周賀若敦賀弼附　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巢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肎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篡位欲平江南高

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魯廣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

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使陳人覘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乃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坐是免官、

弼愈益怨望、後數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才優劣、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蹻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愛晟、與共游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貫雙鵰、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

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時文帝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易可離間、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嗟異、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至攝圖弟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遂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

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乎、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玷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鎭、處羅侯之子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

遠鎭、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鎭、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爲降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年、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摠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

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摠萬機時、素以其父殁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筆

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
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
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簒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
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
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
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
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
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
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

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
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
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
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
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
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
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
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
之煬帝即位素雖有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
內情甚薄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
人素病何日當死素亦自知不肯服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子玄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曰觀越公臨沒之際楊廣不以
爲德反以爲讐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
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
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
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爲祿山所縊燧走西山間道

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賓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
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饋
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
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
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
暴抱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屢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
封豳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言
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
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
之燧出鄗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郎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决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

宗喜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艽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亦是）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募勇士五千人、先爲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級、虜三千餘人、尸相駢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眞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於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傅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軍太原、燧念晉陽王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陴萬餘人、李懷光反、詔

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討久、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奢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燧誅其黨閻晏等、乇脇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宏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刼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弇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留順昌、至是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

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术至會諸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

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為敵所執兀术大喜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

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术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

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所敗敵敗退即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鬭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术平日恃以為強者至是殆盡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華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

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月兀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皐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

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皐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何設）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宣撫判官知荊南岳飛奏留錡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

軍馬錡引兵屯楊州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手當愧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錡因恚恨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楊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

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羌弁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

筒其中實以煑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歐殺賣茶翁脱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安

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

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鏟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

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潜以成代領

其衆變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麾號之遂相率拜賀燮至斬燮

董摶霄

董摶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摶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必賴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終

賢將論

李生曰大將之事非賢將之任也大將則勿問而知其賢矣大將之所爲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當也始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岳忠武侯曰五者闕一不可然是五者智爲先智則其見大其識遠其幾沉其見事敏而決其中虛而能聽能受其知彼知已知天知地知可以勝不可以勝者至矣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有犯輒死不姑息也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苟非大賢上聖又安可以語大將之事也世平時綏家詩書而尸禮樂糟粕者冠冕珮玉以立於朝視甲胄之士皆爲武夫爲麁人小小儆戒即推以與一二麁人而自視則曰我伊傅周召也我皐夔稷契也安能知此麁人之事哉蓋食肉者乃細人彼赴火者盡麁人也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之麁人而用之哉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留宿閒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赤眉。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禹乃以韓歆爲軍師、馮愔、樊崇、宗歆等爲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月、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中郎將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矣。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

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襃美焉。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敕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令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

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惛將其衆歸羿時赤眉西走
扶風矣禹乃南入長安修禮謁祠高廟牧十一帝神主遣
使奉詣洛陽因修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遂引兵與延岑戰
於藍田禹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
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
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敕禹還兵曰赤眉無穀
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
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乃獨與二十四騎走還詣宜陽四
年春延岑復寇順陽間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
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

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
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
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顯宗即位以
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
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
城長苗萌共城守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
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見光武自言曰異一夫
之用不足爲輕重城中有老母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
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
虜掠可以歸身耳乃與萌共開門出迎光武入城署異爲
主簿以苗萌爲從事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言每獨居
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
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又縱橫暴虐所至虜掠
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
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
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
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

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
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
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
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
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
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
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
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
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
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

[illegible]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
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
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
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
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
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
人剌殺軼、而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
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
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
將皆入賀、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

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
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
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因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
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
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
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帝遣使
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
歸、與異相遇、禹弘復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

數十日、雖屢獲雄將、其餘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
兵破也、且上今使諸將屯黽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
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
重走、車重皆載土、但以豆覆之而已、弘士饑爭取豆、赤眉
還擊、弘遂大潰、賴異與禹合兵救弘、赤眉小郤、異以士卒
饑倦、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得脫歸宜陽、而
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出、收
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會戰、異使壯士
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
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
崤底、降其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
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
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異乃誅擊豪傑不從令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
業、威行關中、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爲咸陽王者、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陳謝、詔報曰、
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
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
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是年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行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忸怵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栒邑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

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隗囂死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唯援能踐此言)既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眞)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分明畫出一木偶人)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

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眞今是)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

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千百年無人）（初此）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

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吏繕城

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復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

中郎將援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老當益壯）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侯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帝貴壻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可以止未）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老當益壯）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是）援以為棄日費粮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老當益壯）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

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先是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常情）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生死交情）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書白

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
方知所坐由松也帥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
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援裁
知書見之自失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亦權詐以解弟心耳）
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豈宜以此為劣）
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援及（自高）
援遇讒亦唯勃能終自焉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本自高）
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
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
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

若訥而內沈敵援甚奇愛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
夭沒

李生曰援初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其言甚美朱勃
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爲書與
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
攺葬則此書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
不能自免於讒隙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
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
自宜然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
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
才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會鉅鹿張角反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
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從之於是發天下精
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
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
共討頴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
才引大衆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
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

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
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
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
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
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
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
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討
張角無功而還仍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
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賊意稍懈乃潛夜
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

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郎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

日亂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傷忠）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說得可惜）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嚮振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埶哉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埶今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亦是亦是）

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曰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矣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又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

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此　叔全說可惜可惜　胡說甚

又增怨嵩、初平元年、卓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誅之、而不能盡忠、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爲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

此說又定、既可惜可惜

手言曰、義真犕未乎、嵩笑而謝之、及卓被誅、嵩爲征西將軍、尋李傕作亂、嵩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李長者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閻忠之說、蒯通之說、千古其一轍也、

朱儁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

是何人

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終不知所由、後交阯部羣賊並起、又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儁交州刺史、既到州、遂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右中郎

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
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
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數萬殺郡守屯宛下
爲後太守秦頡擊殺賊更以趙弘爲帥衆遂十餘萬據宛
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擊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
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
璆秦頡皆欲聽許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
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内一統唯黃巾造寇納

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
常也因急攻連戰不能剋儁登土山眺望顧謂張超曰賊
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
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
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
中儁急攻夏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
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
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時董卓擅政以儁
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

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
表遷儁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
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
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
所堪遷都計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
是止不爲副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陶謙以儁名臣數有
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奏記於儁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
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
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

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就傕及
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
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
留質儁等儁素剛卽發病卒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
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
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
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
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
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

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賓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着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

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貪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貪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平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即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真者獨能知而讓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真之不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子劇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退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真之不死於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儁者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傕汜卒爲汜所留而死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

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羌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郡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

各、及朔方烏桓並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
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與烏桓和、通使
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復寇邊、
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
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
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
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
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
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殺略
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

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
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
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匈奴
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
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以故賞
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並辭不受、而願徙
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內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
與太尉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
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

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
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虵
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
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
明、虵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
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
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
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
皆為此也。宜急為收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天子深納奐言、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奐等自
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禁錮歸田。奐前為度遼將軍、與
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
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遇州將、千里委命、
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若蒙
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
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
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
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

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頻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静，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纒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

英。芝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兹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六

賢將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即

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

陰雨、骨猶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既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真漢子）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壯哉）二十四年、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為後將軍、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聞之、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為前將軍、羽聞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痴甚）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終是賢者）即受拜、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痴）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高趣）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亦高）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迮狹、

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飛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鉞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曰桓侯

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人勣為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朝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為己功也乃錄郡縣戶口啓密使自上之使至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後從秦王伐東都及平竇建德俘王世充俱有功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若約齎薄之可不戰而降也靖大喜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勣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及部落五萬皆降于勣詔拜勣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嘗得暴疾醫謂必用須

灰帝自剪須以賜勣疾良愈留宴帝顧勣曰朕思屬幼孤無以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肯負朕哉勣感泣因齧指流血俄而大醉帝親（俗氣不可當）解衣覆之及帝寢疾顧謂太子曰爾於世勣無恩以事出之我死即用為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尊寵無比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敢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乃密訪勣勣對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詔勣與志寧奉冊立武氏而王后遂廢總章二年

卒年八十六、勣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持
法嚴明、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
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勣且死、謂其弟弼曰、我見
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悉爲不肖子所敗、我子孫
今以付汝、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
笑吾、猶笑房杜也、勣子震、震子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
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郿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
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
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盩厔令坐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而

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殆盡、天下憤怨、敬業等乘人
怨、誅起兵、旬日兵至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
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
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滅之、
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魏思溫、能人 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縶天
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
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幷
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
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
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
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
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李生曰、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
易婦、况天子乎、此探本之說也、然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
名教、固宜其不相入耳、然又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聚
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主之明
而恕己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
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
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
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於此、

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
拘守聖人名教之爲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虐焰、而鼓
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不獨
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
毒、與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
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略無違
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王、
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
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
王者、不過以知人爲難、愛養人才爲急耳、今觀婁郝姚宋

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屢與二張爲仇，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廬陵王、相王懦而不足與有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爲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於濁亂之朝，襛褻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王晙

王晙，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受銜檢。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請誅之。晙以思忠勇智可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疑旁有伏，自相鬭，死者萬計。進幷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儒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

曲，使內伺邊釁，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匽，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粮，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也。不然，前至河氷，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討之。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雪霽，晙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等，晙獨不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詎有常近閨掖而臣子敢當之乎？晙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㮣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吏人畏愛之。

渾瑊　良將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驍騎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㝡、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從子儀擊吐蕃、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與同亂者、帝識其謀、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

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晝夜不息、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舉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晷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城東北搆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

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臨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瑊中矢、自摳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追後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縣摟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

女樂五人、與李晟鈞禮、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謏辭重禮、請燧講好、詔約盟平涼州、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刼、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云、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

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李抱眞 夷種

李抱眞安興貴之裔也世居河西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抱眞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誠以子儀領朔方可不戰而解矣既而懷恩果敗以抱眞爲殿中少監抱眞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受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云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眞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制諸叛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稱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既不能與兢長雄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而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眞因還臥帳中熟寢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

日合戰大破滔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亦徐以禮謝遣末年喜方士有孫季長者爲治丹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卒年六十二

李光顏 夷種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見而悅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元和元年討蔡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光顏子時在軍中攬馬

歔泣諫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擊賊乃潰當是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皆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來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溵河之堡可乘且重胤壘亦未可破乃遣田潁宋朝隱攻其城墮夷之弘怒不救重胤將戮潁會中人景忠信至矯詔械繫潁于在所馳以聞有詔釋潁并詔弘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可也弘不悅自是光顏與弘有隙矣十一年光顏屢困賊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

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蹙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襹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弘大慚裴度築赫連城於沲口卒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死溝下者無數由是賊悉

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初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故帝以度爲知人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嚙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即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既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

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唯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輒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

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

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蠭起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眞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吾故緩之

耳所居堂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許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六終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七

盜賊一

劉盆子等赤眉賊

劉盆子者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時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自號三老是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等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北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赤眉遂掠

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而實未有國邑乃復亡歸營將其衆入潁川而自分爲二部更始三年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又相與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立盆子爲帝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遂大掠城中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復引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入安定北至揚城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故赤眉多行婬穢焉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復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

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廚賜食明旦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等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令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而憐盆子厚賞賜之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李卓吾曰漢祚之延長子孫之永賴也宜哉創守者斷斷乎當以漢爲法矣

破六韓拔陵

後魏政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皆響應拔陵遣別帥衛可孤攻懷朔鎮將楊鈞擢賀拔度拔爲統軍并其三子允勝岳爲軍主以拒之魏使李崇持節北討撫軍崔暹鎮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自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烽起秦州亦推其黨莫折念生爲天子魏又遣崔延伯蕭寶寅帥諸將討念生時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遂引還平城賴賀拔度拔父子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六月拔陵圍廣安王深於

五原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叅軍于謹言于王曰今寇盜烽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敦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是時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關中驚擾頹維

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賊詔加椿行臺節度旣而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寶寅爲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自稱齊帝魏復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之寶寅攻馮翊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

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

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萬俟醜奴是時魏主遇弒爾朱榮已入洛陽矣八月賊將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榮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

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値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妙）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追擒之二年萬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岳進擊破蜀賊於渭北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東至淺水處岳卽騎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兵輕騎南

渡渭追岳岳依横岡設伏兵以待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擒菩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汧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涼乃進脯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遂進抵安定城下醜奴復敗走趣高平岳復輕騎追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侯莫陳崇單騎入賊陣生擒醜奴城中執蕭寶寅以降關中遂定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咸通

末歲飢盜與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闕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賊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王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爲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

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燬焉投胔蔽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以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于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答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

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
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
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
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
官出迎賊、巢入勞問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
王師潰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
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
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
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與之、甫數日、
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亂人妻女、火廬

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舍含元殿、即帝位、
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
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略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
略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
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司馬、弘夫拔咸陽、械渭水、破
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
財子女、巢伏野次覘之、見其備弛、即遣賊率衆數百掩邠
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至、相與出讙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
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
縱擊殺八萬餘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

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會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
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
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
軍去、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
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
追巢、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
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寃句、奔兗
州、克用追至曹、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
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
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

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
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
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
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妖賊二

黃巾賊張角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於是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産流移奔赴塡塞道路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

荆楊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馬元義於雒陽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爲蛾賊焉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地公將軍寶弟梁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乃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穎川黃巾儁與賊波才戰敗波才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遂大破賊斬首數萬級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壍造作雲梯垂當拔會遣小黃門左豐視軍索賂遺不與誣植不進兵之罪檻車徵植仍詔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據宛城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相拒儁登土山以望顧謂司

馬曰吾知之矣遂解圍又擊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敗其餘州郡所誅每郡輒數千人

五斗米賊張魯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虜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敎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已信號祭酒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

肉懸之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魯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操攻破之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操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諭魯使盡將家屬以出操遂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皆為列侯又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奉五斗米道賊孫恩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及泰為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遂逃入海衆聞泰死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皆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朝廷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聞八部皆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去朝廷乃以徐州刺史謝琰為會稽內史戍海浦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冠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敗雅之軍牢之進擊恩恩復還於海轉冠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戰恩衆乃敗狼狽赴海尋又集衆北冠廣陵陷

之復浮海而北劉裕躡之累戰大敗由是衰弱沿海而還裕亦尋海要截之復大破之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冠臨海為臨海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沉于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等皆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以百數恩民之愚一至是乎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元興二年循冠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遂逃于海乃泛海到番禺冠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妹夫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材於南康山

詐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之如是數四故船版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船旬日而辦遂冠南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遂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為裕所敗

妖賊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貪賊三

蔡京

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後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惇光不同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如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而又知其才矣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為也而乃細責瑕疵摘其奸險以能發未

萌之惡為先見數人不可當之罪逆為盡忠其人既無所容則不暇顧狼狽百計反噬而後為快亦自然之理矣常安民既言京以侍從與中官相交結矣陳瓘又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目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瓘使答之曰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時曾布在樞密恐京執政忌之密言於帝卞曰弟既備位承轄兄不可以同升乃只進承旨徽宗即位京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京與之游因附語言論

奏至帝所、由是帝頗屬意京、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共道京平昔、謂非相京不可、宮妾宦侍又皆合口共稱譽京、故帝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復用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京起斥逐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用條例故事、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擢童貫領節度使、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杆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於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矣、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

猶怨恨不已、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爲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于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娛悅上心、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奸黨碑、凡京所建置一切罷之、免京爲太乙宮使、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遣京致仕、四年、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宣和二年、京復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絛代京入奏、益恣爲姦利、兄攸不能堪、發其事、上怒、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皆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子

八人、儵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先時京毀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又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楊、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

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糴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
師謂之代發復以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
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
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以糴本數百萬緡
充貢繼者效尤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
輸船之法壞矣至晚歲京漸覺事勢狼狽其從子應之自
興化來因訪問以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
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
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欲得知之應之曰太
師問及此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者抱負不苟觷時適

赴吏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接語也觷師道甚
尊諸生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
某等常聞先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觷曰天下被
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
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
與觷坐觷曰今日自救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
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自是始有召命觷後守
南劍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
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觷云可造一小舟
以寸分尺便可計筭

蔡卞京弟也與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徽
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陳次升上
疏言卞洗垢索瘢中傷士類其專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
之時人目之爲笑面夜叉蔡攸京長子其後與京權勢相
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
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
中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以
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罷我也數日京果
致仕攸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不許攸與王
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

優侏儒道市井淫媟詼浪語妻宋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
以攸副宣撫入辭二美嬪侍上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
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
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

賈似道

似道台州人少落魄爲游博以其姊貴妃有寵於理宗遂
詔赴廷對擢太常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
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從此威權日盛矣端平
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似
道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

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似道爲之也、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元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䚟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晏駕、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明年、元世祖卽位、遣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而

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眞州軍營、國人皆不知所謂請和也、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三年、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每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性酷嗜寶玩、因建多寶閣、日登閣賞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然畏人議、已務以官爵牢籠一時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利啗人、由是言路斷絕、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及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度宗崩、元兵破鄂、大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遣曾安撫以荔子黃柑遺元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會陳宜中請誅似道、似道亦自上表乞歸、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似道名、備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

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李生曰、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罝而使之也、如林甫秦檜者、方自以才知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愼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役、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爲也、一滅秦於先、能使秦皇爲其子、一滅魏於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狠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

小人最多才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真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其心於讒賊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敷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反賊四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也世襲都督懷恩善戰曉識戎情分隸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擒薛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玢將士股栗皆殊死戰虜遂敗退收馬橐駝器械甚衆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

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引回紇馳掩之馘斬無遺賊氣沮既又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鬬賊遂大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又從郭子儀破安太淸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

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鬭、將兵每深入、多殺賊、太清妻有色、瑒劫致幕下、光弼命歸之、不聽、而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代宗立、拜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爲少子請昏、上

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關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表裏夾擊之、朝義敗、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萬騎逐北、朝義遂走平州、自縊死、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故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時有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以懷恩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詔兩解之、懷恩怏怏、乃上書陳情曰、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

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其詞語慢狠、帝一不爲嫌、故詔宰相裴遵慶臨諭之、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而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懷恩乃止、又欲使一子入衛、志誠又固止之、懷恩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適偏將焦暉白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入以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即起提刀逐之、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母以壽終、懷恩遂誘吐

蕃十萬入塞、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遂陷凉州、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詔郭子儀屯涇陽、懷恩至鳴沙而病、還死靈武、范志誠統其衆、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賜姓李、懷光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中事、軍中畏之、及德宗罷子儀副元帥、而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遂爲寧慶晉絳慈

隰等州節度使、懷光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走奉天、懷光率所部犇命、時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而進、遂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矣、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即持詔大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䟽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等輩、吾見上且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然之、乃勑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沮隔、恚恨去、屯咸陽、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帝亦殺之以慰其意、然懷光益自疑、壁壘八旬不出、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子也、演芬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乃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成義至奉天、先告懷光子璀、璀以告其父、懷光、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

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怒、使左右臠食之、左右皆曰、義士也、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懷光又遣其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密告渾瑊曰、懷光欲遣達奚承俊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奸、於是請帝決走梁州、百官遂入駱谷矣、貞元元年、朔方步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河中平、馬燧渾瑊諸將之力也、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七終

殘賊五

甯成等

太史公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乃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

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

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
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為關
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
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
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
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
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
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
摯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
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
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
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
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陽

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
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
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
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
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
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
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
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
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

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
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
內則楊皆麻戍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
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
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
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
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
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埶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
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
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爲游聲
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坐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
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
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
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
亦以淮陽都尉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尹齊東郡茌平人也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
盜賊斬伐不避貴埶遷關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拜
爲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楊僕宜陽人也
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
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

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
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
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
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
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
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
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
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

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
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減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
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
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
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
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
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
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至
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

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以百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趙禹張湯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杜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

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
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丞相武安侯徵湯爲
吏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
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
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
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湯爲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奏讞疑
事必豫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
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卽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所治
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
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
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
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
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
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繇是益尊任遷御
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
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
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辠則自公卿以下
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
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
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山自度辯
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
後羣臣震讋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
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
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
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

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辠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僞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

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
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
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
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
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
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
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
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
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

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後上
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
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
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
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
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
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
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
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
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
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
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
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
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反致譴責，坐法至死。延年
亡命。會赦出，復為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
又為丞相掾，復擢好畤令。遷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

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
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
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
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
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延年
意怒，乃出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
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
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
數十人。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
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故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

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時年屢豐鳳皇來下上賢霸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耶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延年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義無意傷義也饋遺義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因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即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

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人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

繒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藉、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俄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以爲若市送百萬圍、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不從、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

一君之庖廚、陛下所御膳饌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猶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瓌產、處處有之、待聖王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媢、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延齡又言贄等失權怨望、天子惑之、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切於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之、屬疾臥第、使者日三四輩、既死、悼念不已焉、初陽城自處士爲諫議大夫、天下皆想望風采、既至官、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屬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張萬福聞之、伏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

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皇甫鎛

皇甫鎛、登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鎛姦邪苛刻、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鎛與程异知之、故數貢羨財、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以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邊士怨恨、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鎛指所著韡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

不可信也鑄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貶鑄崖州司戶參軍卒泌自云能致不死藥因言天台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乃拜泌天台刺史賜金紫諍臣固諫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惜乎乃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苛急竟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鑄與道古嘗解復得待詔翰林大通自言百五十歲及鑄事敗乃與柳泌并誅泌繫京兆府獄吏責泌泌答曰皆道古皇甫鑄教我也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爲奇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爲材薦於開封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讐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遂鍛鍊成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罪囚確伺知之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及帝遣諫官內侍審直因皆怖畏言不冤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吳充

數爲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確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

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台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奪職徙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珪嘗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賴故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世等連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卒于貶所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憂甚計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

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珪遂薦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上既用兵必不召光雖召光必不至已而果不召光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珪實爲之而確實啓之也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率導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得聖旨也

邢恕

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爲表裏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釣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間道謁確於鄧州時確再貶守鄧也恕遂與確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康與

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之恕本意謂康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咸指康書爲證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復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証宣仁后有廢立謀又敘蔡懋上文及甫私牘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

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後揣帝薄惇屢言惇短故爲惇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起恕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恕乞築蕭關釆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鎭戎欲趨渭川聲奏至京師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即陷司馬光附章惇即背章

惇至與三蔡爲心腹上謗毋后下誣忠良非宣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史嵩之 附彌遠

嵩之彌遠之侄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部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元杰議政事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歸而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毋以奸[illegible]爲處未幾腫疾暴死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未聞辨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狠狽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

可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鎭荆湖不此之圖盡撤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入擣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荆湖之路有警則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臥也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徼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淸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而璟卿又暴卒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韓

侂冑誅，彌遠相寧宗，共十有七年。寧宗崩，彌遠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竑者，孝宗子魏王愷子，柄之嗣子也。柄薨，封沂王。初，柄無子，詔以竑爲其後。及太子詢薨，上乃立竑爲皇子。竑好鼓琴，彌遠買孅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孅人瞷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因

力辭去位。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宗子貴誠，初名與莒，係燕懿王德昭之後。其母全氏，家于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抵紹興，會大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二子立侍。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彌遠。乃使天錫密語保長，載至臨安，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爲沂王後，更名昀。十七年，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立爲皇子，卽帝位，而廢竑爲濟王。彌遠及鄭淸之之謀也。

姦書賊臣傳卷五十八終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九

逆賊六

董卓

董卓臨洮人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三年韓遂馬騰反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辨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人情崩潰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恣意殺虐時有會於社下者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

士任吏部尚書周毖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黃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卽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還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

籍、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洛陽宮
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
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
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
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
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
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
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著、而卓飲
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

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
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
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
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
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
將至、馬驚不行、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
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
賊。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乃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
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
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如丘山積。
呂布、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幷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甚
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
布殺原而幷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
行止嘗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
得免、而改容謝卓、卓亦解。布由是陰怨卓。卓又使布守中
閤、而私與傅婢通、又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見
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

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
不暇、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
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
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恣兵抄掠。
術患之、布復去從張揚。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揚諸將皆
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
生賣布、可大得爵寵。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
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兔、能
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

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布
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
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及夜起兵而布已亡
歸陳留太守張邈矣邈與弟超及陳宮等迎布爲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將劉備領徐州
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許
助軍糧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
西飢困請降於布布亦恚術糧不復繼乃具車馬迎備以
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害復遣
人與布求婚而遣紀靈等將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今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
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彎弓顧謂曰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
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遂罷去及術遣韓胤來迎婦陳珪
不欲布與術成姻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
軍宜與協謀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矣布亦素怨術
而女已在途乃追還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復使子登
詣操因言呂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操拜登爲廣陵太守
臨別執登手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時布因登欲求徐州
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布協同曹操絕婚公路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
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
飽則將噬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即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與
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時兵只二千馬四百疋懼不敵謂
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爾謀無數定予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立可
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大喜遂共擊術建安二年
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擊布至
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

於操深沮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
騎出屯于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已盡擊之
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
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
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曹操圍
城三月上下離心布乃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
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
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
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

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布及宮順皆被殺卓吾曰此段妙甚英雄問答如見也

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

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爲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專擅之迹彰矣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至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閫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即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顗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

頸痛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爲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賷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楊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楊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敦

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
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
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
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
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
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
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
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疏罪狀温嶠導遺含書曰今日
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
不寧今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

聖主聰明恩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
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
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
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
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
俄而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
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
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桓温 桓玄

桓温桓彝之子也生未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
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温蘇
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温年十八而播已
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
以進手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温豪爽有風
槩面有七星劉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
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
翼常薦温於明帝曰桓温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
翼卒以温爲荊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温帥衆伐蜀時朝
廷以蜀險遠温兵寡少而深入敵場將佐亦以爲不可獨
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胷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
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
不附戰備不修若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可一戰擒也温
從之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
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若
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
温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温三
戰三捷李勢悉衆與温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
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至晉壽
葭萌城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振旅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溫甚忿恨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皆不爲國家用溫遂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伐秦秦主苻健深溝自固芟苗清野溫軍糧不屬而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

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也溫復自江陵北伐師次伊水姚襄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太和

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自兗州入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與燕慕容垂戰不利糧儲復竭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諸將爭欲追溫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俟其力盡氣衰然後擊之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

曰可擊矣乃追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邀擊於譙破之死者復萬計溫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復弒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即位溫入朝赴山陵或云因此欲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溫將拜時頻言臣

不敢溫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涓肥而短、溫云向亦
在帝側、初殷浩爲溫所廢死、浩子涓不詣、而與武陵王晞
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遂遇疾死、桓
沖先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處分、沖
後代溫鎮姑孰、旣居任、盡忠帝室、桓玄、溫之孽子也、形貌
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太元
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爲
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爲
援、乃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推玄爲明主、玄始得志、乃連
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詔以玄

都督荊、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玄上
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
玄遂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建牙聚衆、外
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
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卞範之進說曰、公英畧威名振
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
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
弱者乎、玄大悅、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
亭、元顯自潰、玄遂入京師、自稱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
之、思得寧一、及玄初至、黜凡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已乃陵

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而朝野失望矣、
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
巳、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篡位、玄自篡盗之後、
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百姓疲苦、怨思亂者、十室
八九、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遂誅玄

安祿山史思明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
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盗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
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史御
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

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
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
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爲范
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山入朝、北還、詔中
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
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
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
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
者也、祿山卽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
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

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
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
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
拜甲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
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
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
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
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
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
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

帝爲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
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
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
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
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寤即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
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偩十一載率河東兵
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
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
畧祿山素忌其才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

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
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
愈僭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
（先林甫在未敢肆也）
言乞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
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
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
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總閑牧因擇
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
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章元
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

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
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
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
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
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
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
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
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
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
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

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烟、相與枕藉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即位靈武、時賊將既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進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猪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所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眞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歩將瑣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因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已復留思明守范陽、祿山陷兩京、常以橐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思明見其富強、惘然欲自取之、遂殺慶緒而并其衆、欲遂西略、恐根本未固、乃留子朝義守相州、而自引還、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朝義攻陝敗、退壁

永寧、思明大怒、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又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駱悅等共說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悅遂縊殺思明、朝義即位、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朝義與官軍戰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止幽州、自縊死、懷仙斬朝義首、傳長安、父子僭號凡四年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其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其子爲牙將、暴橫又甚於父、希烈因衆心怨怒、遂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代宗乃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

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徙鎮汴州希烈於是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而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盛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上以哥舒曜為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進拔蘄州及

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上乃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上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方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又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故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

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為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為盡死力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幷人填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然後往來之使通行無阻希烈既恃兵強遂謀稱帝號大楚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

徇軍腰斬於市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丘秋柵少誠不能過乃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賊兵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戰大破之少誠脫身走包佶乃得前希烈又以夏口上流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使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劉昌與

曲環等又乘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奔歸蔡州、兵勢日蹙、
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強取參軍
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
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亦竇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
疾、竇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
仙奇、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
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仙奇妻因
蠟帛丸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幷妻子七
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朱泚

朱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節度使、
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
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
貽、因共請泚、推知留後、有詔、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
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
泚倡諸鎭、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
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爲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
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以叛、陰遣人與泚
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
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鎭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
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
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
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
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候渾
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
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
入諸宮、嚴兵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
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
事可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第留使者

飲、以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卽擁徒衆
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卽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偪
奉天、時四鎭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入、
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漠谷
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
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
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鎭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
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鎭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
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是夕、四鎭軍潰、退保

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來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自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之、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王陵殺母逆賊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不可、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趙苞啖名客殺母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其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皆爲所刼、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與賊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告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遥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不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劒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

皆爲所害、

一　溫嶠殺母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嶠風儀秀整、善談論、見者皆愛之、平北大將軍劉琨請嶠爲參軍、將兵討石勒、有功、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鎭江右、琨乃以嶠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行、（何忍）至是聞母亡、（何益）乃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卽位、嶠拜侍中、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

甚爲王敦所忌敦因請嶠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薦嶠、嶠僞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爲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即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墜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耶、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四、然後即路、及發、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密、而與

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乎、嶠既至、具奏敦逆謀、敦聞、與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乃表誅嶠、又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嶠遂率衆與賊夾水而戰、先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明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咸和初、爲江州刺史、鎭武昌、嶠聞蘇峻之徵、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來赴難、復遣王愆期等往要陶侃、侃恨不受顧

命、不肯出兵、嶠乃遣使告侃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嶠部將毛寶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速宜追改、務期同發也、嶠意悟、即追使改書、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鎭、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遣追其督護龔登以還、嶠重與侃書曰、大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擧、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夫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頃者相顧綢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

況當社稷之難乎、念僕偏當一州、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擧、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願切齒、今日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故嶠激厲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入赴難、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

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也及聞嶠至峻乃遥帝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今之戰可一鼓而擒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不能對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

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與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時方勞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而滅之嶠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測有云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是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照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

子放之嗣辭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

奸賊七

李林甫

林甫、唐宗室、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趣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會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而善之、由是疏薄九齡、與裴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仙客、初三相就位、二相磬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兎、矣少選、傳詔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故使堅任要職、欲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絶妃自明、林甫計黜太子、杜良娣、其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又出良娣爲庶人、得無事、未幾、林甫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而斥忠嗣、林甫又白帝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一日從容言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林甫對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恭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林甫性陰賊、忍誅殺、同

時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殺、楊愼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相繼誅戮、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與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終無敢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搆大臣、卽居之、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己、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故事、宰相皆元功、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

衆、恐刺客竊發、出入騶騎、先驅百步、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帝或不朝、羣司百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即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摠制之、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

林甫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先身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傑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矣、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李適之既與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炅、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吉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項刻獄成、而囚無榜掠、適之遂得罪、後林甫求治獄吏於炅、炅薦溫、林甫大喜、溫語人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適之貶宜春、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無數、牒至宜春、適之懼、藥自殺、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林甫使人誣告霅、亦杖死於河南、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

盧杞

杞祖、懷慎也、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咸謂有祖父風節、藉蔭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未半歲、杞譖罷炎、炎卒逐死、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都、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驕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

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為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為希烈
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
遂卒于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
費緡百餘萬、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建言商賈儲
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羸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
官、帝許之、長安為閉肆、民心愁怨、贊術大窮、於是間架除
陌之稅行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三架為間、上稅間二
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二架、抵罪、告
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算
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

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
儈得操其私以為奸、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皆杞為之、
後帝出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百僚諸王、鮮有知者、李懷
光自河北還平奉天之難、杞懼其入朝、有所關說、諭帝詔
懷光無朝京師、進屯便橋、乘銳破賊、以致懷光怏怏自疑、
遂謀反、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諠沸、皆指目杞、帝不得已貶
杞新州司馬、然尤念之、乃因興元赦令、徙杞為吉州長史、
杞喜曰、上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詔拜杞饒州刺史、給事
中袁高不肯草詔、乃改為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
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卽屏去、隱几而待、

家人惟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
權、吾族無類矣、

秦檜湯思退附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
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
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
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
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
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
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

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
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
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
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
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
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
蠡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
上謂直學士綦崈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
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為相
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崈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

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卽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
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
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
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
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聞浚
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
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檜所傾云八年
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使來
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

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
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
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
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
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
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
欲上行屈己之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
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
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

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
給事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
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各詔視常期率
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大帥
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
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
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部皆已散去
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
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之皓

遂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
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
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
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
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
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
國官屬并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
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
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
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

即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王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蓋已㩳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到、其伎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

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李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與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與已違異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贈以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他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檜金、非檜黨也、信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乃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孝宗召思退復相之、時金來索海泗唐鄧四郡、上不許、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許割棄四郡與金、復密令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思退辭不行、言者因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以憂悸死、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九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

一太子

戾太子據

據之母、衛后也、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祀、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

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憣、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咒詛上、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咒詛、窮治其事、皆坐誅、充既知上意、復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

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至長樂

西閣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小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毋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毋愛、子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

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幷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為刊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

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戾太子既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為太子、而使霍光輔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毋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毋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猶與、久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

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卽賜死、頃之、帝閒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毋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毋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太子勇

勇、小名睍地伐、隋文帝簒位、立勇為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時有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毋、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疋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

心疾甍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毎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也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毎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約

令喩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睍地殺之素既知其如此卽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毎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以故遂敗勇既廢爲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叫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

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僞敕賜庶人死

太子建成

唐高祖卽位立建成爲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與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痍叛殘孽可請往討之以自爲功建成遂請行敗黑闥于洛水于是建成等私募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之宮內一日與秦王晏飲以毒酒進王王因中毒嘔血數升扶病而歸

胡說

帝來問疾，因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敢入而止，元吉又譖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賴秦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

以益其軍，元吉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計，欲待秦王出餞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忌等知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寶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王，於是秦王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秦王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彀，於是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

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以忠毋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

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以兹傷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彼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忠死明年太

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太子弘　天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攻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大悅語侍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騁己志怨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聞者莫不痛之

太子憲　亦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

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置其西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鬭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太子瑛

瑛、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爲臨淄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既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何太子短譁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揠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搆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

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

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

二諸王宗室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

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

后議格孝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

藏書　親臣　卷六十一　二

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

藏書　親臣　卷六十一　三

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荊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以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等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

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更封富爲紅侯富子辟彊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嗣德尤好古博學

河間王德

德景帝子立爲河間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

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寃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

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纍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毎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蟲蝱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郤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何以稱爲藩臣

東平王蒼

蒼光武子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脩禮樂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南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止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

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六年冬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

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償與諸王女皆封鄉女、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自歌詩、並集覽焉、

楚王英

英、光武子、封楚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磐王氏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遊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

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輔、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真神人也、何神之有秋八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書、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先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太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

吳來、維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顔忠王平辭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如此、帝言聖主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

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
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
曰誰與共爲此對曰臣獨爲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
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
臣考事一年不能窮詣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
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
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
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
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

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
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
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朱虛侯章

章齊悼惠王肥之次子也呂太后元年章入宿衛后封爲
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
安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

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
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
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
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
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
以罪也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
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
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從中
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乃
以其舅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呂產等聞之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
兵擊之嬰至滎陽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
連和以待呂氏之變齊王聞之屯兵西界待約既而章與
太尉勃丞相平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
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
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
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
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
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
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

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
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
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
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
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
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齊
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益封朱虛侯東
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
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
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

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
大入邊漢多發兵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
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
破虜濟北王興居王自殺國除

吳王濞

初高帝立其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而歸
天子廢爲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
往誅布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爲布所殺
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以鎮之乃立濞於沛
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
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
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民無賦而國用
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
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病不朝然驗問實不病也諸吳使
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

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
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
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
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
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景帝即位錯
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
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
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
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驕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說膠西王、王許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趙亦皆反發兵而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

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

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吳王即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

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已十餘萬、遂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乃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吳王兵既破、敗走、丹徒保東越、東越給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

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
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
亦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七國兵以正月起、三月而破
滅

淮南王長

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等
事發覺、幷逮治王、盡捕王毋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美人繫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
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
人已生子、恚卽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

而葬其母眞定、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
美人子爲淮南王、名曰長、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
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肯捄、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
同輦、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褏金椎往詣辟
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
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
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
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
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

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
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
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
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
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
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法於
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乃遣長、載以
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是）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
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

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王亦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
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
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
淮南王、盎曰、淮南王已不可奈何矣、獨斬丞相御史以謝（此又何說）
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聖主）
侍者皆棄市、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
八歲、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乃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以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
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王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

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之、乃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太

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太子欲遂發兵、計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復有謀、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復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耻之、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

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初王銳欲發謀、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聞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家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十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而使宗正以符節治王、聖王安自殺、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爲太宰、

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既矯詔殺亮瓘等、或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愍懷太子廢、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謀之、秀許諾、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既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謐黨聞之、倫秀因勸謐等害太子、以絕衆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乃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矣、遂廢賈后爲庶人、而收捕賈謐等、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廷皆殺之、倫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璽綬禪位于倫、遣惠

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於是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冏、獻王攸之子也、趙王倫時、客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冏大司馬、加九錫、冏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被徙爲中書侍郎、冏主簿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

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
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
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
蔾冀此求安未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乂又發兵攻冏矣
乂武帝第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
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及河間
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為內主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
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
戰三日冏敗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為冏所擒然後
以乂為辭宣告四方共討冏因廢帝而立成都王已為宰

相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遂與穎同犯京都詔以乂為
大都督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
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
死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殿中
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刧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遂
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
之垂涕焉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鎮鄴城趙
王倫之篡也穎發兵應冏及穎誅倫冏率衆入洛專擅威
權穎入見天子即辭出穎形美神昏委事盧志故得成其
美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穎恃功驕

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所欲而憚長沙王乂在
內遂與河間王顒表檄乂使就第而與顒將張方率兵伐
京師乂被執穎復旋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及長沙
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
萬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焉左右皆
奔散天子棄于稾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
將軍東嬴公騰起兵襲鄴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
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挾
帝擁穎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穎遂為長史劉輿
所害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論者稱之司馬

顒懿弟孚之孫也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齊王冏亂朝顒
詭稱受密詔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潛圖害乂使張
方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乂死詔以顒為太宰大都督
雍州牧及張方將兵逼帝至長安顒選置百官自作威權
東海王越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顒於是乘單馬逃入太
白山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馬瞻等迎顒復知軍
事永嘉初詔以顒為司徒顒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
新安雍谷車上扼殺顒并其二子顒遂亡司馬越懿弟泰
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安以越為太傅
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洛陽越以太傅錄尚

書事大失衆望懷帝卽位復委政於越越内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効越遂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馨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以憂死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仇一時數十萬衆勒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

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紞及尚書令楊珧皆惡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内外皆歸心

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乃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卽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等皆切諫博士庾旉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勗所䜟料矣帝遂大怒收旉等付廷尉攸陛辭數日嘔血死帝初愛攸爲荀馮等所構故出之及死帝哀慟不已馮紞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卓吾曰天道好還司馬懿之爲子孫謀智耶愚耶蓋眞愚而眞不智者也

劉義康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仗景仁未可搖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憤怒日使義康毁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許湛議遣人刼殺景仁于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卽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得附近宮禁故湛謀不行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

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盛有才氣劉湛義康謂宮車若晏駕道濟恐不復可制一日因帝疾乞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將遣還會帝疾篤義康遂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皆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矣義康既專總朝權四方獻饋皆是上品帝嘗冬月噉柑不佳義康遣人東府取柑果大供御者三寸許湛倚義康之重見上亦遂無人臣禮湛善談論敘致銓理令人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不夕不出及是驅煽義康上意雖離而接遇猶如初也上嘗私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若其不去、會湛遭母憂、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并誅其黨、而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鎭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與景仁定議也、及殷景仁卒、上以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有俊才、而薄情淺行、甚爲士流所鄙、性又躁競、自以才用不盡、怏怏不樂、吏部尚

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也、初魯國孔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謂天文圖讖、上必以骨肉相殘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而范曄志意不滿、可與同謀、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令引與曄相見、熙先家饒於財、與曄博、故爲拙輸財、曄既貪、又愛熙先文采、因與熙先情好款洽、熙先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吾子何如、曄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賢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爲寒心、豈書籍遠事

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淸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累經義康府佐、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遂成謀、帝之燕武帳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驍騎將軍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

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㨉邪明日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能不作賊耶由是義康并曄綜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而母居止單陋其爲人如此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三外戚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産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即位恭已死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元帝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

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

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衛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

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興廢也上亦自重之乃從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嫉喜恭儉傅太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毋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日遂策免喜就國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白王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恣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而孤立憂懼乃復就國以壽終

陰興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九年遷侍中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帝召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疾病帝親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事竟儵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毋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帝嘆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因稱疾不起、商卒、子冀嗣、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鷄、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汚、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叨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

漢書　巖臣　卷六十二　六

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遂鴆殺帝而立桓帝、幷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快哉

竇武　附胡騰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嘗敎授於大澤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

漢書　巖臣　卷六十二　七

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帝拜武爲大將軍、居禁中、更封武諸子侄皆爲侯、及侍中步兵校尉等、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立、何功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武既輔政、太傅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遂與武共定計策、會五月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白太后、太

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不易之論）八月、太白出西方、武乃用劉瑜計、奏免黃門令魏彪、而以所親小黃門山氷代之、使氷奏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聽、令氷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氷即奏收曹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不易之）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論）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邪、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守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

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山氷、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捕收武等、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於日南、遷太后于雲臺、并殺陳蕃、當是時、匈豎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誰爲之）武府掾胡騰獨殯歛（生死交情）武焉、武孫輔年二歲、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于零陵界、自謂巳子而爲之聘娶、初武毋產武時、并產一蛇、後毋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頃而後去、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爲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

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武帝后父、超居重任、武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故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而駿盡斥羣公親侍、改易公卿、樹巳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觀之、便藏匿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

旨、使作遺詔、以駿爲太尉、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親視之而無言、自是二日遂崩、駿遂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亦不下殿、馮翊太守孫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謙順之道、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

楙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
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
事、而憚駿、黃門董猛始在東宮、皆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
觀及楚王瑋等、謀誅駿、於是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
人、當當哉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太宗長孫皇后兄也、素從秦王征討有功、及太
子建成、毒秦王、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萌、敗不旋踵矣、
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誅管蔡也、遂俱入白請秦
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

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
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王未決、而事益急、乃遣無忌陰
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遂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
謹等共討難平之、秦王爲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
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
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
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固辭、
又因高士廉口陳至誠、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
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
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敢棄、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

豈不得、以其無文武兩器、故相之耳、帝思所與共艱難者
賴無忌、故作威鳳賦以賜之、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
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一
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大驚、
爭抱持奪刀以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
王、無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於是遂以無忌爲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年、帝
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
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爲高
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時高宗欲立武

昭儀爲后、無忌固諍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無
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又詣其家、許敬宗亦數勸
之、無忌皆厲色峻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極言此
事、無忌已數諫帝、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
極道不可、帝不聽、故后既立、遂深銜無忌等、洛陽人李奉
節揣后指、上無忌變事、乃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
一品俸、置黔州、後數月、詔覆按反獄、大理正袁公瑜、御史
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期親皆謫徙、初無忌
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
拱已以聽、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卒以屠覆、自是

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嘆其以裔孫釣為猗氏令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

四后妃

東漢馬氏賢明之后

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為梁松竇固等所譖毀家大失勢數為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立為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

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

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
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
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
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
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微
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
輒假借溫言賞之以祿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
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

后聞之以爲恨因遣退位歸第焉

漢成帝班氏賢明倢伃

班倢伃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
伃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倢伃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
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
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班
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
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
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
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
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
薨因葬園中

唐太宗長孫氏賢明之后

后父晟隋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
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

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帝以
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謂不可異母兄安業素無
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
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
慈人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
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巂及大漸與帝決時房玄齡小譴
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
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
足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
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

恤末事、及崩、帝爲之慟、諡曰文德、塟昭陵

宋仁宗曹氏賢聖之后

后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爲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得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定立爲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

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候矚、舊制、外家子、毋入謁者、后春秋高、后弟佾年亦老、帝數請令佾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爲請、因偕佾同詣后閤、少焉帝起、欲令佾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初帝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時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傷之乎、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和氣、宜熟察之、軾由此得免、后崩、年六十四、諡曰慈聖光獻

宋英宗高氏仁聖之后

后高繼勳孫女、高瓊之曾孫女也、既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頵、及壽康公主、神宗立、尊后爲皇太后、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

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太后泣撫太子曰、兒甚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一時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太后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后遣使勞之於途、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

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爲相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愼勿生事開邊釁也臨政九年朝廷淸明華夏綏定時宋用臣等被斥復祈神宗乳媼入言之太后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爲汝欲爲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恩乎若爾吾先斬汝矣媼大懼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爲女中堯舜眞不誣矣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

宋哲宗孟氏慈聖之后

元祐七年后正位中宮宣仁太后諭帝曰得賢內助非細

事也久之劉婕妤有寵於帝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會朝欽聖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婕妤於制不得坐有慍色從者知之爲易坐與婕妤坐衆弗能平因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聞上因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而立劉賢妃爲后元符末欽聖太后詔復后位即日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別劉氏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蔡京當國再廢后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延寧又火乃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及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留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迎王即帝位帝遂尊后爲隆祐太后及太后至杭州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今臣儻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

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令得入見太后太后勉之梁氏遂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意旨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潰敗主上復辟太后撤簾世忠之功勝非之謀也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毋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迺更修神宗哲宗實錄紹興五年崩年五十九初后受册之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漢高祖呂氏妬虐謀篡之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為
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立惠帝為太
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意、太子
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
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
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
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毋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
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
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
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
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
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
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
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
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
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
先、作、結、後、乃、者、力、厭、結、不、得、不、兩、云
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
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
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
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月、太
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為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
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
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
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立
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託言病甚、遂以

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為相國、
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瑯琊王、澤妻、呂嬃女
也、八年、呂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
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大臣不平、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及
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
詐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
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
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元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郎馳告丞相平太

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内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漢成帝趙氏飛燕并女弟

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時

有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既貴許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上上乃廢許后而立趙倢伃爲后飛燕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矣姊弟顓寵十年卒皆無子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時昭儀亦自知罪惡大姊弟無子而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咸謂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

當伏天誅無疑也而皇后尚在小君之位於是并廢皇后為庶人即日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卓吾曰昭儀虐害甚矣不書何成帝聽之也使不聽終不敢以後但不書皆罪坐夫王

漢章帝竇氏妬虐之后 附竇憲鄭衆

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掖庭為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為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為己子欲尊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可以見章帝之土偶矣貴人姊妹以憂卒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后兄憲弟篤景瓌並顯貴擅威權永和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初憲侍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令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乃得解可以見孝章矣此豈可解之理永和初謁者韓紆嘗考劾其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己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憲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憲以北虜微弱欲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遂平匈奴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並出入禁中舉又得幸太后遂共圖為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并班賜軍吏及憲至乃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

舉等誅之寔及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寔爲選嚴能相督察之寔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鄭衆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寔而衆一心王室不事阿黨帝親信焉及誅憲兄弟以功遷大長秋衆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矣

晉惠帝賈氏淫虐亂國之后 附賈充

賈氏諱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

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于帝荀顗荀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瓘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即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厮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之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沙門太子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

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謀欲廢之賈氏乃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及趙王倫率齊王冏入宮欲廢賈氏賈氏驚曰卿爲何來曰有詔收后賈氏曰詔從我出卿何詔也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賈氏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持節賜賈氏死女臨海公主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而改封臨海以宗正曹統尚之充父賈逵也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而字公閭充附司馬昭急攻諸葛誕殺之高貴鄉公攻相府充謂

太子舍人成濟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遂抽戈犯蹕充又勸昭立炎而置齊王攸攸卒不得其死其自絕祀無足怪也結婚帝室以淫女滅晉天道好還可笑也夫

隋文帝獨孤氏妬忌之后

后年十四歸堅及堅篡位立爲后時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賜有功者文帝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候帝退朝仍與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

竟坐死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稱二聖焉然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叩馬以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熲對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乃還后伏候於閤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又和解之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矣初后以高熲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銜恨熲又以熲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時太子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妃寵因是諷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妬忌之誅也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美姿貌及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訖以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

遣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事以賜夫人夫人惶懼以爲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廣即帝位夫人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唐太宗才人武氏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入以爲才人才人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

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卽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

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譖娟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毋厭勝蠱上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因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閒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

生白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蓬萊宮仍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窩深阻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巳故拔公議立之巳得志卽盜威福施施無憚忌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帝羞縮

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巳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巳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卽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受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 好佞

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
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
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
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
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
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
贓貶，客揚州，失職怏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
檄州縣，其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
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
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

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
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
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
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
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任武承嗣，請立武
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
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
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
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

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
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
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
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
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
爲炎申理，太后亦遣裴紹業即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羣臣
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
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
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
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

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
之，公等才能過彼，則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垂
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己，又自以久專國
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
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
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呵詰，故（叢、特、秦、故亦同此意，識諸庶）
（人不服也）上變者偏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有胡人索元禮，因告
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
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

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
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
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
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
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
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
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
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
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
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

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
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
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
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
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
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
奔赴競解衣投地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值直
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
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
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

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
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
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
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
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潁等宗室
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
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
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
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
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朞年

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
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
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
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盌
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
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
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即加刑誅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
英賢亦競爲之用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

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策、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

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盧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盧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旦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盧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

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玄暐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暐同平章事、后

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

府司馬袁恕己、密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可知是要緊人）遂以其謀告之。

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好貨）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暐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即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歲后崩、年八十一。

吉頊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擢頊檢校相

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筩書、誘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頊善張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頊因勸易之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

唐中宗韋庶人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即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川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又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

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恥如此故三思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悉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觀武崇訓以帝壻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奈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即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

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即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既殺五王

權傾人主曾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言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

然宗楚客即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啟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即皇帝位

唐壽王妃楊氏 附楊國忠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冊

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死獨韓虢與國忠貴寵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爲人知不恥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薛景仙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

女判殺之乃自剄
國忠少嗜博飲無行檢不爲姻戚所齒年三十從蜀軍資用困乏蜀有富豪鮮于仲通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因裒其貲至成都樗蒲一日輒盡乃亡去久之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欲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入見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自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咸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

樗蒲玄宗引見擢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之累遷監察御史兼度支員外郎不半年領十五餘使先此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長史率兵六萬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又使司馬李宓帥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凡二十萬衆隻輪不還人銜怨毒無敢言者國忠恐爲李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巳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言路也林甫果奏遣國忠及辭泣訴爲林甫所中故帝益親厚之卒追國忠還而薄林甫時林甫病已困國忠入見林甫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某請以後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摘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騈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時安祿山恩寵無比又握兵柄國忠忌之屢于上前言其必反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方

圖叛逆及見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求取信故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女弟等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六月潼關不守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等出延秋門至馬嵬軍士飢不勝憤怨玄禮懼亂即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邪衆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捦國忠斬首以狥是日貴妃亦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恆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

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卓吾曰國忠何罪之有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三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四

公主

太宗荆國賢公主

宋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取眞宗即位主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請以舅禮謁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饔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眞盜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矣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

紅及病目帝親爲之舐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遽有斯疾乎遵勗亦賢駙馬也主下嫁而所居堂甓甃多爲龍鳳遵勗令鑱去之天聖間章獻太后問曰外間亦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聞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勗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又與劉筠友善筠卒厚存恤其家蓋勗深通性命之學惟楊大年知之他儒者未必知也

武氏太平權略公主

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内與謀外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訾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玄宗以

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恐請出主東都帝不許但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銷戢怨嫌主居外凡四月太子復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主内忌太子英明而以宰相皆其黨遂有逆謀太子知之乃召岐王薛王及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侍郎王琚崔日用及内侍高力士等定策共誅之初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内簾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姝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悅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至是聞主有逆謀琚遂言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説亦遣人遺上佩刀欲上自割斷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時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制書則誰敢不從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

發初上在東宮時楊后入宮爲良媛太平多忌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密語張説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因命説挾劑以入而自於曲室煑之上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煑盡覆以告説説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中宗安樂淫縱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敕斜封授官故號斜封官又請昆明池爲私沼不許乃自鑿定昆

池言欲以抗訂之也崇訓死王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臨淄王誅韋庶人王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列女附

桓少君

桓少君勃海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其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聽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

汲修行婦道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其子來致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臥久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即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

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班姬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

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

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尩、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

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壻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李穆姜

穆姜、漢中陳文矩妻也、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穆姜親調藥膳、恩情逾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其家徭、穆姜年至八十餘乃終、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屍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立碑于道左、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淳者、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爲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勒子禮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者也、

龎淯母趙娥

酒泉龎淯母、字娥、姓趙、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病故、讐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讐於都亭、娥卽刺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娉以輧輜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淸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

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
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
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之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穎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
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采因詐
稱病篤召采采懷刄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刄扶抱載之
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
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
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

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
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
意比視之氣已絕矣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詣巴
郡太守泥和乘船墮于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
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
而自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
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
上

晉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
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憲英曰天
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
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明皇帝
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
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
英曰安可以不出凡人在難猶或惜之爲人執鞭而棄其
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
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

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
故西出祜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
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
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請於文
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
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
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
反琇果全歸

洗氏夫人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

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循部衆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奚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毎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我將千餘人

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卒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遣其孫蒐帥衆迎洸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之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封洗氏譙國夫人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者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幷言訥辠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仁壽初卒謚爲誠敬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枋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枋得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其二子凄然而泣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觧裙帶自縊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母處之泰然人問之曰遭時不幸義當然也

六十四卷終

藏書近臣傳卷六十五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黄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肯毀刺

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爲司隷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傚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黄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

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黄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内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坐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因善武三思歲餘復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内給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

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愼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爲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厭、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

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

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爲、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愼、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

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僖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

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卽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狼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敎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

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
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
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
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
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
於社、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
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
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
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
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

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
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
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
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
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
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
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
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
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

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
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
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
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
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
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
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
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
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
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
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
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
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
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
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
快人
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夷高三族、以狥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

之

因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諸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

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

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間己、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匈匈言已殺

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實未嘗妒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恃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趙與徐璜貝瑗爲中常侍、左悺唐衡爲小黃門史、

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鴆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

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滋爲貪虐、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爲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

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昱等罪惡悉收甫熲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嘗先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何說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既誅甫欲以次何說表曹節等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葬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宜使犬舐其汁乎卽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從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衞尉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淸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衞尉扞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球下獄死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爲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借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畧婦女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與

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事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

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侍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遂即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

主當爲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狗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

鑾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尫老不堪太上皇謂力士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為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顓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二人（奸貪）皆陛下勳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輔國即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因之而殺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

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為閑廄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尚父朝朔望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此）（何米勳）刺殺之

恃功奄豎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為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瑱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携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

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三

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欲圖不軌御
史劾案長流瀼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侍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
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
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娟之
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
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
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

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
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
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
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肆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
時元載爲相雖強辨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
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
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
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谷
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
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師

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
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
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
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
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
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
以故不悅元載乃中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
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
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

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
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
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
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
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
也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
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
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
悖傲強辨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
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

於朝恩及用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為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悖逆奄竪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輿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

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

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耳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即矯詔立穎王為太弟武宗已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死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會昌三年士良罷為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卒士良之去也中人

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己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

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赦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愼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知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絲而棼之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

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嬖幸二

嬖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
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
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
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間如通家戲然
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
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爲上嗽（餓死矣）

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可人）
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何說）
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餓死）
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庾矣）
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
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景帝視父如寇仇雖
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曷嘗有父子之親哉從古
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爲
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駙馬都尉侍
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
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褏而起
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
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
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
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
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
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
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
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
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
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
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
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
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毋傅太后毋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第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

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卽

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皐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臝診其尸（此王莽所爲）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主死文情）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辠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修書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

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欒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

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寖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賫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因嬖人奏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
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
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
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
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
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
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
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
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

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
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
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
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
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
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
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
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

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
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
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
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
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東上太山
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
無驗者公孫卿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

見巨公已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
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
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
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下陰道既
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
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
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
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
所見見大人跡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
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

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而方士之候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

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遣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

六十五卷終

外臣總論

卓吾曰：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為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為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就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於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

宗等，始為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為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不可者也。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上書諫成帝久亡繼嗣福又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先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以上承其王者之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卓吾曰此大有力量人大不安靜人但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卽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遠遁以去惟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黨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馮良

周燮字彦祖汝南人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脩賀問之好（似卓老）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良字君郎年三十為尉

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踪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腐朽衣裳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備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

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不答、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趍而過之、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為上邽太守、召岐、岐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撾益、益得杖、諫曰、岐少脩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為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羨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

辛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

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

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也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既才高而論議尚奇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追之乃遯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裳布被竹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

隱者之風焉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閎遂卒於土室敕其子勿設殯棺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閒行

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恨也茅容陳留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旦日殺鷄林宗謂爲已設
既而巳爲毋共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
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
曰甑巳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游學庾乘少給
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宫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
甲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
貴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
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
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
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

集賓客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
遂廢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
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
禮真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徐稺

徐稺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
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爲尚書令與僕射
胡廣上䟽薦稺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
見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
行純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
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稺袁閎
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日久著長
於三輔禮義之鄉皆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稺
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爲難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
就及瓊卒稺負糧徒步往弔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
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稺臨去乃言曰
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毋憂稺亦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恠之林
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
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
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
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
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着涼處
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
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鬬鬩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
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
不復鬬訟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

寧曹丕篡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

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龐德公　司馬徽　　二人俱大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

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

俗人遂謂龐公

張臶

張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肯詣正始初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人曰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

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光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

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

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捨鉏揖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衛果失稅為關吏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

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禮謝之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鄰曲甚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荊畚礫為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過草屩人爭貿之是以薪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

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伯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鑰户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身隱

莊周 ○附列禦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巳、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巳、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蜀有

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耕巖石之

下而名振京師

向長禽慶　不事莽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尙中和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倶游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光武遣鄧禹西征旣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

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似卓老）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

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耳、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于家、

梁鴻高恢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既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

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云云、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

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淸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爲業而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故其後遂爲名儒爲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奈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矯愼馬瑤

矯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愼先之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敦煌者愼同郡馬瑤亦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

帝怒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

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譏禮樂謂遠術賤斥國華誚獨善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將與夷狄同乎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

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荊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為知命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

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命徵並不就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揚無度或以爲癡嘗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敎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敎豈我居不卜鄰敎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

因對之流涕謐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不過轉死溝壑而已矣謐答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

命安在其爲得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嚐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故一人死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死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

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信哉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

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

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

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遂躶尸、置尸牀上、舉牀就阬去牀下尸、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諡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謂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

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
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縣有
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秔乃
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八之郡遣督郵至縣吏
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
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秔既不
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
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
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弘後知潛

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
過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
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
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
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爲劉柳後
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
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
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
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
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
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
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
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
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
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
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
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
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

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
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叅
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
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
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
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
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
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

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耶此知潛矣抑未謂深知潛也耶當俟如潛者辨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

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隷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平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之館也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巳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

吹笙而已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

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已巳歲特加朱
點實太淸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
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
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斅曳尾之龜矣每
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
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
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
時而方脩本草遇神仙桓闓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脩
本草用蝱虫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
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

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
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
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
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
自已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所著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
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宗淵

宗淵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但當用
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量腹而進松朮

度形而衣蒓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平生善易老續皇甫
謐高士傳三卷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
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
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侯景之亂綸舉
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
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
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淸虛則糠粃席上之
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目精洞黃能視

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
秋去幾三十年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
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
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
以免塵累自是屛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
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
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
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

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闚其笳管穿籬逃匿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為王侯姻戚

眭夸

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不肯受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簡浩小名也及浩誅夸為素服經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埽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覲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君等何為輕自媒衒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肯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為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月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履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履去日以為常終不與人接其為履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為長史請見與語

聵視不答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説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肯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皆事之照鄰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答皆

可聽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沙室間冬敝茅椒夏居石室所

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尾皆流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肯目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愼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雍王重福之亂攸緒以嫌

被繫張説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崔覲

崔覲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名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

時乘舟設蓬席、東書茶竈筆床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

忝綸閣、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圖以客遁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還、梁篡位、徵爲禮部尚書、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按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等、皆唐朝舊族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言之嗚邑、唯圖清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陳摶

陳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眞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靑衣媼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巓、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幷賜宮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幷有詩云、雪爲肌

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卽時遁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眞、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以符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關

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追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宋太祖登極、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屨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幷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

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卽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屨、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

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淸、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荄、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祇睿眷、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薇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堯咨旣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髽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憫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

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巡行墟里間、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眞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屣門迎、既坐、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服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

地神獻果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閑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三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久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卽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幷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

紫衣幷賜號曰悟眞、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

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爾、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一云摶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

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役皆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眞宗即位、先生巳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盧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須臾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攬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

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

魏野

魏野、陝州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兎、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眞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

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蠲內侍存問、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既卒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既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逋不娶無子

張𡸣

張𡸣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𡸣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

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請竟不出𡸣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詔以𡸣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七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挈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熈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

未幾以毋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爲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崕岸卓絶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此以蹤跡之

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因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後聞老毋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弱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朞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

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二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終

心隱

阮籍 附咸瞻孚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旹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何也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

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毋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爲何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

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籍雖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鄭冲作勸晉王牋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論步兵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

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識者

以爲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苛）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似世人說卓老）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王績仲長子光（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爲刺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昔

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竅、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

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値月夕、直至宵分、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齎裝錢五萬、放

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賁、卽遣官齎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

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又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益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山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

虛佇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嫓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屬族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輿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

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臭之直、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摶、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

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寃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寃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不

吏隱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敎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敎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

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寵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舉雄敕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

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竊惟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

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

元年薨使謁者護喪賜冢坐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曰巖巖山獄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卓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誡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為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為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既長躭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

內敏諳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瘁周作仇國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時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

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王猶疑周乃上疏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以病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

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嘗為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鄭綮

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綮移黃巢文牒請

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龐勛鉞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奇)寄庫錢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爲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綮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綮卽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闕綮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

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滑稽到底)詣其家恭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旣入視事偘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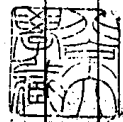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叅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不能却皆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召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

地謂爲無事反致傷失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道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入潞王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始遇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無城無兵安敢

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遂陽立湘陰公斌爲漢嗣遣道與趙上交王度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遂代漢左右知事

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其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沖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終

藏書六十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上起戰國下迄於元各採摭事迹編爲紀傳紀傳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固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云云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汚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爲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捌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續藏書二十七卷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汪修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藏書二十七卷》提要

續藏書序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之久矣而於
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藏名公事跡緒正之未就而之通州久之宏甫殁遺書四出學者爭傳誦之其實眞贋相錯非盡出其手也歲己酉首源蘇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鄉王君惟儼梓行之而屬余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後二編列傳獨詳於紀若志缺如也而

列傳之中又獨存其美者昔楚史名檮杌春秋則亂臣賊子之戒每拳拳焉豈宏甫意不及此耶抑有所待耶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周獨憲章之恐後學者欲明習朝典追蹤先哲舍是編何之余謂退可以修身而畜德進可以尊

主而庇民謀王斷國之大端班班具在貴善學之而已近代名卿稱黃材伯爲博古鄭端簡雷司空爲通今籍令三復宏甫之二編其可與昔賢相頡頏也夫　辛亥舊史焦竑題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說書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發孔孟曾思之精蘊焚書所雜著詩文談經評史大義微言藏書始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己意今所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諸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靖難名臣有開國有遜國有靖難有內閣有勳封有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義有文學有郡縣葢王矦將相士庶人方外緇黃傭僕妾妓無不載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

名抑或以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其名或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未久而得傳或負俗之議而爲分明之秉權衡破拘攣微顯闡幽標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不刺惡爲異耳本朝史職廢

列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出韋布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倫不盡負史才信耳者不審于時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修詞者不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决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痏古人多聞闕疑與人不求備之意泯滅澌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好問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覈若朴而藻可謂良史昔者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

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惟春秋之

指乎先生嘗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三王五帝不沿禮樂卽孔子之是非
尚以爲不宜施之今日况於他人是
書也余謂必合三書並觀而後得先
生之心得其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
臺時專力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
禍等于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况於
先生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楊扢爲多
而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
得之金陵王維儼行之新都江似孫
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副流
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幾楊子雲

之桓譚矣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撰

續藏書總目

理學名臣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續藏書名臣姓氏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五
附　子璉　璟　別見遜國名臣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建昌周顛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義烏王忠文先生褘　洪武五年死節雲賜謚自先生始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洪武四年卒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開國功臣

宋國公馮勝
穎國公傅友德
凉國公藍玉
鄖國忠順公宋晟
遜國名臣
齊泰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謝貴
湯宗
余進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瓛
余瑱
彭聚
孫大 尚有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賓
崇剛
趙諒
宋瑄 宋晟子
張倫
曾濬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黄觀
附 妻翁夫人 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廸
附 蒼頭侯來保
侯泰
附 芽卯仔
龔泰
張紞
附 毛泰

王紳
戴震直
卓敬
黄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垕
上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許品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艮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揚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泰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宗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璡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為　弟珏　友妥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附　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徒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玨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毋韓 妻范
雜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梁良玉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中節
郭良
梁良用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附 子貊
劉璟
王紳
附 子稌
宋懌
靖難名臣
太師姚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師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顒 [illegible]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鏻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濙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顛士 張信 柰亨 李友直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張信圖 許堪 藺芳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鄞國薛忠武公祿
郎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內閣輔臣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涞國公孫武敏公鏜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懐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顏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璽

錦衣牟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繼光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

尚書郭公璡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翀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典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謙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枅

附 弟梲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瑾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illegible]邵金寶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illegible]

學士王公禕 [illegible]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愼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束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叅政王公愼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吴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況公鍾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爀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續藏書卷一

溫陵 李贄 纂著
廣陵 汪修能 校刻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决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後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死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敘者此也蓋敘而總之正以見死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珓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興非夫耶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死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上察知其不可為、乃白郭南略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上破横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眾二萬降、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沈鷙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來

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從他境、及聞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鷙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含山俛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

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擁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即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為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釆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客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眾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

紨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

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　上　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已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閤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

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見　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

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商鄧、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卽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徐于

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栅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既破滅陳友諒、何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鬬、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感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

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眞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眞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眞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者、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邑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　帝自皇覺寺仗劍過濠、爲門者止、以爲閒諜、將鬬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

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撫之如己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　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麤而戇、日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務與相

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眞不復有
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簒而縛之置於寨　帝適於他部
歸或謂事叵測宜匿　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
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
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
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
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　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
帝以三百人往誘刼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
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即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
人爭權而鬩彭中流矢死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
甚　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趙濠若使

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
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
入滁而　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
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　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摽掠無所
以獻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
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
用　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　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
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爲寢會滁餞子
興會諸將與謀所向　帝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
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　帝納之子

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覗師德崖謂　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
於是　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即報軍亂遂爲其衆所
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　帝被
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　帝歸與德崖盟而縱
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　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
遂發病死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　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
心於　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
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
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元帥　帝爲左副元帥時　帝
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
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以失職爲

不利死或曰皆　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　帝貴妃生蜀豫谷諸
王　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
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年即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
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　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徐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
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藏眞能於豫且之
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　帝之有天下則誰
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頹胤斬　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
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之權王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
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　上曰

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盧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推鋒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四纛驅載賞物聲言盧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沒王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

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塡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習之衆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　上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死所以勵生、奬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況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眞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巍、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廟課提舉、公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

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徧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儻以生民為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竢車塵、趣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至浙江、還朝、咨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為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

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乎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矣其成立圖補報　上悅賜黍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秘器賜葬鍾山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授者儒時江西鉛山龔斆學博行淳鄉郡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

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斆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徯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

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爲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寘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惶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欵者、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欵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擧、而言納欵及奔何也、 上于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娟 上雖已定江東、偁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

輕動、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諭處邑、俾固守、候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始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鯫生謂士誠容迴、且富而弱、孰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畢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修、公密奏、乞下書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公讞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寂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犂、

獲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扣、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龍、廣洋以狠愎、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稍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敘公勳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

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贓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驚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 上使

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册護歸青田、亡何頃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即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

璉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議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極、孫祿、曾孫瑜、至景泰中、 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嘗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 賜諡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叫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奇全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瑜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執宜翼、而惟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

之諭基亡之後孫爲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刑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爲嗣爵未幾旋卽隕世號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藏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 上之顧寖薄以剛敎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己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闇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歿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歿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 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廌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閤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嘗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附建昌周顚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顚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顚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顚人朕三月歸建業顚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顚者來謁謂顚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遂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蝨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顚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顚者舊褶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顚者日煩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顚者居其內

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煅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 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閑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

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而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旣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旣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

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

欲見少思之旣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酸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卽令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覩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

决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娠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

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得失、諸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

二字、　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誹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雅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　賜縉綺、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

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　朝、　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旣行數日、　上問公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璲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　勑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愼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上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卽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旣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

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愼愷憀皆無後次璲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恂恪恪居華陽懌守子夷奉世祭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　建文召入翰林爲侍書

李贄曰　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乎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　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旣奉　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爲私交願　聖上須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　朝廷尊嚴小國懷畏聖上必且大喜也而公何不知也予觀　上之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眞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愼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能累公也使旣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隷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十餘歲死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　大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痍集散亡擧賢士搜除奸蠹經理靡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　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抗拒　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詰梁王不得已出公

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亂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放官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被逮　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寘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署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　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

元年　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參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祀禮專用公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辭

存仁幼願代之戮、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
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幷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
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 上徵公及劉
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
公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
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
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
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
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坐法辭連公、憂懼、 上曰、予
素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
鎭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卽陞臣官、罪過益重、竊

揚之事臣效、不避、副泉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
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靑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
泉、公守禦却賊、若陽賊寇隆邑、遭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
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靑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
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卽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 京師、 上曰、卿
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 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
存道守處州、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
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
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師師從浦
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旣降、乃授
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旣平、又請降、公曰、叛

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戮、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
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
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甘恃搏擊爲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
還坐、 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遽卽無足爲怪、卽
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鄕兵萬
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 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鄕兵本農
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公曰、兵
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嘗叛逆者、安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
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强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
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鄕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
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衞指揮副使、戍

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
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
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死、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
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
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吏繹騷、懷實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
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厲蒙、學者歸嚮、嘗侍 上、爲詩文渾健
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
博士龔斆執經、祭酒吳顒進講、 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
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

附火燎脊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也、闕火焚滂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顧龍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鋒碩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穿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疵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似、上喜、吏部尚書余熂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熂、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聃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

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諭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産、正德中諡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勅詔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遂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二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淸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

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

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　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　諭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子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　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惟險僻之語、

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　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　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　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徵、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　上以徵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徵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徵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徵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　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

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　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　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　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　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

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
經四書語、　上命公爲敘、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勤怠事
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
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
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　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十二年、奏對失　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　召爲翰林
待詔、上疏論婚姻律、　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　上御
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
德翰、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

治體、可備顧問、　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
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　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　上
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　上曰、念卿等皆年
高、授此職煩輔導　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
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
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鄉學教諭、恂純
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
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殳
山、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　上嘗
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
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
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
獠、公重厚、不妄取予、　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
數連公、　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
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
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鬚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鞠囚、以不
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交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
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
曲宥弗罪、奸人忌徽、雕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

切交務、計禀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尖斷者
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
十九、卹典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
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
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眞、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
所行事、稽殿勤怠、　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
謂公曰、秀才令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
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
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

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公殫慮有不辯凡國家經
制臣賦役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
可爲世守公得　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不高
又見　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略謙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
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
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
樂章尋移病免八年　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
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曾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畎澮從
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志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
從征甘肅猝遇敵衆恐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喜旭英毅多謀
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林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
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
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
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懿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嘗
問公對曰　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歿孫承適統禮也即立　燕王
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
省躬錄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
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並十
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
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婿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
士　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
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
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稚未果會
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被
書生服道謁　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
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私腹服而中藉持牘者
爲隱通往往市權而行然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
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遜爲恭謹
自是益忠持爲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分相猜貳者委曲調護
令不至齟齬將子興中流言内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
長謝弗肯往　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
不復强尋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禿堅樞
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　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
長守曰敵至謹自保　上悉俘取其衆歸元衆知和陽兵少亟來襲
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乃大悅曰孰謂而懸壁握筭者也當令
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竢適巢
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　上

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　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
懸之五父達厮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
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
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
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
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
止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
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
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
上曰友諒勝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

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
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
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
稱賀列上彭蠡從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
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
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
恩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
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僭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
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
國公賚賜亡筭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效耳今者賴諸公之力
舉天下大半雖燕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御東
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
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　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益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立　妃馬氏爲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
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　東宮官屬以
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
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

宜行事節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
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
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
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
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
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
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
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　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詔辭謂東征西伐臣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朝[illegible]
治既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
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略然意忌不能事

平恭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擿善長按其罪黥劓之又與
中丞塗節法而詢塗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
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寵如故既貴富極意
稍溢而驕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千頃佃戶
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伇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
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召至賜之
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兼荒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
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
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
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
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于

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
祺六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孪
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
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
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斷而後奏行督南郊圜
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
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
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冢皆夜有光惟燭天而
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
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闘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審
欲夷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

淮西地王太師以誥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
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
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舡挾詐宫　上
而掠武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
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
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
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
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
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能歸復　命善
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楊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
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寄以聞而復
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從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
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
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
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
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刎白玉壺玉刻蛟龍蟠
尨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
門與語闘創艱難爲流涕左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
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
得私　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
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

葬善長郵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旂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絶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

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灾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鄼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愿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郵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睨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鄼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鄼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絶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愼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匴屋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哉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置極典雖 馬后亦不恤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楷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

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服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莽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死牖下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儼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丼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 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逆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滅福以致福此

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作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
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續藏書卷三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
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
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將
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　帝大悦曰此國
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冊從取和陽拒
戰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鬨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
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　帝始得脱達亦得脱會滁
陽王歿　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
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
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擒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帷
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也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
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
政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
者傪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
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
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
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
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

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燎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興平章邵榮圍宏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宏興下時 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

窺伺 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塡池州 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諭達友諒且久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夾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 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illegible]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illegible]且吾不壹將之故也

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 帝設伏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蹶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過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閘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 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薄其前禾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 帝謂左右郎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日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

嚴斥堠鎭靜若不有外兵者而 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郎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 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息辭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荊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 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卒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

二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能潜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壓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閶闔之外墟毋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餘杭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

誠之右丞張天騏叅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昇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目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

弭羣雄今事專屬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佑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礟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北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寤相告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

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其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爽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捲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爽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獨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險度其在

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騎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閭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帝即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

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吳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頴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　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恐倒懸以待將軍、將軍玄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時也、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illegible]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遂竄元都一奔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澌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樁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

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格斷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薛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臨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　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薛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摧六衛之師足以捍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

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趨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

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眾、以大兵壓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暠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眾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為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

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為請試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為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為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

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壘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　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眾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奮勵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郯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孔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橐駝驢騾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俾

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殄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脅降西番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還京既至　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叅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從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京師十餘日　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　賜之交阯弓五十彤弓百因諭

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　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為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駝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

是達連歲出鎮北平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舁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　上益悅命有司為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　燕王　王　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輙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惟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徼功啟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為　王舅與　天子夷輩而見　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為左丞相懷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閽者福壽使為間以

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為　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　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　帝憂之為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　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僇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謚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　手書其涅一區夏與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

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六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帝所授大將印、
獨宋國公勝、凉國公藍玉、而穎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
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
燕王即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
弇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討初下建康、甫與陳友諒角、實在行
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英勝、即古名
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太史公惜淮陰不能事道謙讓、正有此意）
微矣、元女侑配 英主、發其戍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
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為

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為聚所愛重、然
遇春察其急鹵略、毋遠志、爲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
卒數十來歸、請願為先鋒、（擇主） 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
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 上猶
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
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為總管、丙申、 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
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灌舟師數萬襲
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 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
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
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
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為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
誠合而圍達、 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為總管、進
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
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
大元帥、又明年、從 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
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進
僉樞密院事、庚子、 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友
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 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 上追
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
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
李伯昇圍我長興、急、 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

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
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
榮最為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
飲而刼之、事發就縛、 上循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
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
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
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
營木壁、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挍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
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鬬、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
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
廬州來救、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

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引退、上 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為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 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

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見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騎、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為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為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

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為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

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
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巳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
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
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 上爲震
動喪車至龍江 親出奠爲文哭之敘其功甚詳巳而大慟始命有
司制聞大臣訃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冥
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
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
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謚明年論
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
饗 高帝廟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

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
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
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
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晩節每舉以勵諸將師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
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媍父爲宋國公馮勝以隸宋國公北征納
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
爲開國公明年加太子太保 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
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曾孫復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
絶世乃更封懷遠侯

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劉基侑饗 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
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
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公追我 孝宗憫焉 下詔錄其裔孫
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 皇上神聖天啟動遵 祖法 特詔誠意
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 祖宗崇
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絶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
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
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

弇州外史曰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 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
二而甍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

上起兵滁陽間關徃投至則相抱而哭時 皇子幼 上多蓄童
稚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 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
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
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
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
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
獲其媍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
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巳亥
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
領元帥府事鎭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
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 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

樣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閫、又與强虜接壤、而練兵繕甲、疕不可屆、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

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　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　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宫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

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　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遣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眞、諜知元順

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離、文忠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宫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幷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鎭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劵世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　命文忠因兵威撫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剌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徼、而嚴騎以待、文忠

力戰却之、逐北至瀚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跪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俘其子女人畜歸、虜益避遠、邊竟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勳臣而儒）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

（文淵一入而已）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謚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與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勳戚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齊黃失姦）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爲之下、景隆彌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主帥者）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歲、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詣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王即位、以景隆等默

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淇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剸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詗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閽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并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賓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

公之意

日不敷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其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瑨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弇州外史曰　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　高帝遺意哉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　上收爲子既長溫柔有姿概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　皇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　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

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班名之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　上心膂托九年　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布　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　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聰者得寇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illegible]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獲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擒四部卒渡驢駒河獲知院李宜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繇辰沅出羅鬼遂嚮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穎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殊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　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循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按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穎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

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　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馳下郎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　朝錫宴於　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　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訃聞　上慟哭命以喪歸賜塋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

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少子昕尚　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鎮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嶲阿資刁干孟諸砦三十一年卒年三十六謚惠襄無子弟晟以都督嗣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　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嘗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　建文之自焚也　文皇意其賠晟所使使詗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遂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淸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猺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擁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

其帥賜　璽書旌以金幣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查弒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栅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瀕汐寺沙舁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栅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牧櫓江仙侶等賊胡查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棄其衆獨挈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　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誥券玉帶金幣寶鈔旣大宴　上御製詩褒美之冊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查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

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夷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　京師伏誅　召英國還僞王陳季擴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擴等送　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鈔三萬錠綵幣三十有副　仁宗卽位　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　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　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　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　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晟戰數不利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懾服晟父子威信若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

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敕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

酉那代三賜　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鑾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塡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　王命　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鎭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弇州外史曰英以愼靜饒兵略爲　天子篳路籃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祉爲　明藩屛偉矣

鄭端簡曰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棄道傍　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貲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守宜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劒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與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與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復

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銳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耶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鎭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移鎭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下高河壘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叅政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　威德撫納降附以兵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　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强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詗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傷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叅政塡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

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踣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等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　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湯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

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　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剗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　帝即位立　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師旋大論功

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寇十年吐番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爲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提聞　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

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柩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塋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許敏其事　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　上心重之命宋濂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夭永樂中子梃停襲梃

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勛號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弇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勳最多而不甚偉然派焉者無寧歲矣儕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夭死不獲終饗或謂　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夭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棣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是時　高帝以王將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　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　上甚悅從　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

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
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
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獲窩莊戍轉同僉
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
請事於　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撫坐舍脊左顧則
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
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僇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
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僞丞相士
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
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
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　上召見戟

門論功賜帛九有副　上即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
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
而降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定猶爲
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建寧虜友定以歸
是歲扈　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
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
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
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
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
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

不得進永忠遡之和不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
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
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　上賞責
數和逗撓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
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微侯一人久之進滁州
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
勞於外數賜　璽書慰勞尋鎮通州之外郛八年徙鎮彰德覽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
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閈長者十年竟封和爲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明年
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

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
永寧之墉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
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　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
大將典兵而和從容爲　上言臣老不敢稱書續願得歸故鄉爲
容棺之墟以待盡　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
諸功臣魏鄂曹宋穎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而謂和日本
最爾夷數爲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
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
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
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
百錠綵幣二十有副夫嬪皆賜　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

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 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郎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 上思王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閈舊及艱難勞勩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爲之雪涕出藏鏹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 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

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 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眞王便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甚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磨滅微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 高皇之善將使人也如此

續藏書卷四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郜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爲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刃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收郜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

實啖哺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 勅有司歲時致祭

（此等人必有神物護持世之義人方謂一無見神可以恣意害人者亦觀此）

李贄曰花將軍旣死郜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爲何如也嗚呼郜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爲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死則爲雷老生則爲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耶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

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
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
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 上與友
諒大戰五日諸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死首已
隕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鬭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
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 上
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先頴上侯李信隴
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
文貴汝南侯余昶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頴川侯
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郁明梁縣子
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

子汪滹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逯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沖巢
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
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
以時致祭

李贄曰紀信誑楚楚滅漢興天下既定恤典何曾嗚呼此漢祖基
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誑漢照映今古唯帝念哉刻骨痛
苦嗚呼此 太祖高皇帝之業所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
死事鄱湖三十六將如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鬭
狀一何忠且勇也然 帝終以成劾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
侯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傑無不
樂爲之死也宜也而説者猶以一二功臣不忠之故大爲 帝譏
不知 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
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
國予其爲 高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
如飛爲帳前先鋒從克和陽儀眞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
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
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
友諒收黄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纂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
叛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
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

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
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膂箭深入六寸即拔出拊髀歎曰命
也奈何大丈夫死即死恨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
予獻領其衆公沉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
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曾孫輔立
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圍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公先後死者右副指
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
死左翼元帥副使井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
元帥趙國昭繼先出戰被掠去死國昭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死洪
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中死
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死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自漢

設陷穽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穽中賊鉤
誘降不從死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
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徇城紿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
舍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即攢槊刺死張德山夏
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成守城樓
當賊衝中飛砲死友諒滅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
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瑞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
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
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侑享
太廟諡武莊
李贄曰朱文正既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

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
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蓄攻守之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捨命王終
成捨命鬼殺死南昌城下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死守者一十
三人今增捨命王爲十四令千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雞籠山二十人　李夢庚　王愷　孫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　上爲
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
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陣遷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
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　上以婺浙東大郡通賦引越以爲行省參
政守之己亥克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
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越國
公祭卞壼廟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祔以文
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祀二
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
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棲神卞壼蔣子文廟六王及
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諡公武莊公嘗
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
故所至僕兒驩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愷當塗人贈當塗縣
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
守聞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

繼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
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
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上征友諒克
銅陵擣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　上
已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　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
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
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
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
賊移舟扳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
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
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

理隆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撫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墉壑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國公諡忠烈侑享　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越嶲侯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沉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　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　上率兵拔公至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宣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柵江

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梁鉉愉國興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　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上命宣嗣同復姓名為汪興祖興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自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從將軍有功戰歿阿幕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於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遙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俞廷玉者俞通海之父也己亥九月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沒于陣廷玉自巢湖來附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郡公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攻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攻守宜興　上取金華為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衆驟至公擊敗走死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砦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参政盡罷砦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砍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槊兵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進公侑享　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死五郎口　上聞甚悼惜之

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　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

永義侯桑公縉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為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畜異志公洩其謀　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欒瑞公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illegible]擒瑞　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子敬以父故封徼[illegible]作國初以忠死

事者世傑爲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定併力來
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爲友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惜之、追封縉
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
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
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
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略地至
妙山、國用舍衆來謁、　上頷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
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　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

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進
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
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取太平、　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赦也先、與盟
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
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
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之驍勇
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
皆感服、　上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鎭江、俱授萬
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太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

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竟疾卒、　上親臨奠哭
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
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
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
旋、再從　上討友諒、搶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
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
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
勝圍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
遂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
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　皇太子
以功臣備官寀、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

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
南陝州、西趨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
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
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
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陽絳州平、　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
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
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眞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
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
副將軍權鎭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　京、議
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

邪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塡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
勝頓首請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
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
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
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猗略陽僉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
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
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
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
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
塡陝西修城隍僃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

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
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收降
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
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
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駞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
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
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橚妃夫人何氏卒于京 上賜璽書
慰籍加祭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
畢復之鎮並建周王宮府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
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
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爲邊患 上乃拜勝征虜大將

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
步騎二十萬來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
等皆從軍 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來 璽書諭之降
勝等至通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
其平章果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
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剌哈出見乃喇吾而
驚曰爾尚在乎乃剌吾頗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
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
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
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剌吾請降勝
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

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酎醻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
飲復酌醻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
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兒子畜
之茂不受且追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
茂遽前搾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
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
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
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駞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安待納哈出令
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
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 京會
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

陳所以摔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驁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譴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李贄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側、爲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死亡不恤、唯惓惓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人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吏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即梟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朝聖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頴國傅公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桓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躪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開、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脅、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衞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騾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紛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

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躍、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歆氷、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氷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冑、出百死一惟之間、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谷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衰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衞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

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眞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騾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遂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

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出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銳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

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大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　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　上大悅曰潁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時謂平蜀功傅一廖二）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剌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

萬疋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雁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塡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　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　皇太子諸王講武荊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　上乃賜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酋上表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　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襲其灰山營洪武之十

四年、命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徵虜
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
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
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
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
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
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遴精
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
酋安瓚羅鬼狫狫諸酋、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
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
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驅鐵騎擣其中
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
歸農、讙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擣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
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徵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
德兵已抵烏撒、欲逼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
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為陳、
蠻麇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
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
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
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
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亾脫者、其強首靄

翠亦降、雲南悉平、特　上前後下　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
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
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
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塡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
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
賜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
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
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
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
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
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率

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
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　詔友
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
為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
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　燕王捕
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
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
（井公儀休乃[illegible]術國事耳）
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
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
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

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喑嗚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笮其嘩嘩益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凉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　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誅反死

凉國藍公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頳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　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癭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三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

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捷聞　上大悅使使齎勅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罪當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　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潁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　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

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　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䛐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玉故恃　上寵多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罪當也以此見怙功之不易中山保國之）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不可及也）玉大怒縱兵毀關入　上聞之不善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　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黨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　聖祖起滁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即帝位及即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

功乎充

所篤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踰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為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為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　太祖矣

鄆國宋忠順公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興總管戰殁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充總兵官征破哈密哈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温江

大捷明年平廣西彬懞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　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謚忠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勑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挐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勑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為練子寧姻戚為其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為白

於　上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勑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　仁宗撰　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

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巏曰方正學 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
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存其不自於念其忠於所事皆欲蒐其遺
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絶屬請封
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孩子
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
還鄉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黃
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瑋齊泰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僎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議議未
上 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
諸臣謀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請朕旨
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輒為
陳說耳 上色霽明日識上亦不罪僎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
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豈但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
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為權奸之勢所脅雖
太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眩惑之
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諂事權奸
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不足
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為所
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
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為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擅笞驛吏
是其過矣而遂指為父之不執其亦可以服人心乎其一謂予招
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戕其一家
權奸所為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
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
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
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泰山壓雞子之
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
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
忠爲最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
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誅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惘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
不納遣之不去助誅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
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哆然以自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
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辯但嘗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
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黄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
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
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
朝敷愬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己利遏截蔽匿不以上聞
今備錄往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客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
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
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搖頭有血性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
屈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他人未必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昺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悔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譔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叅軍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餂子瑀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眞令人死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絶不其然乎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册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閒我也嘗使北平賄泰泰受歸請爲兵費　上益倚重泰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　上急出　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太過了

建文元年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此豈粉飾太平時迂而誅矣　詔閫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泰爲名上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亦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谷王穗㓜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此何策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泰與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舖　仁宗爲　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

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諭廷𩆜為祠祀泰嘉靖己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李贄曰齊泰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肇興我 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

足自守倘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建文書諭文皇 文皇為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 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 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即已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尚以長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 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擇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

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為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詆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連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

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悁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祀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盈寸、爲文雄邁淳深、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佗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文

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顧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四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李禿翁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才、

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然惟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益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専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為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内皆成仗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為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

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温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汪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妥防守遂憐二人入至端禮門内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昺不屈死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昺死友直遂得為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輩跡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昺被髮為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昺家上滚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昺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昺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

令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昺發兵内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瑛以諂抱怨遂厚逝國諸臣之毒可恨遠小人）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

移吏部銓用煇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煇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　上曰煇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煇祖令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煇祖子嗣魏國公逾給中山王歿後祿煇祖長子釋迦保見　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欵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

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

魏國公徐煇祖之甥煇祖察高煦異常欲　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　帝以煇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煇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煇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煇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今不能勸進而煇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死　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　本朝武弁鮮有其儷

又曰　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煇祖不屈　上親見問煇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　文皇大怒下煇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煇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故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煇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　文皇絕口不聞

一語雖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于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為煇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由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

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
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
冬、入朝、殷佗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誣殷自
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柰
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
主謂 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為公主蹤跡賊、無
自苦、公主護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指揮
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
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
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
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

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
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
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
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
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
者為孝、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
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
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列 有名三人 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 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
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今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已丑六月、
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遍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
貴、貴死、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
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
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
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
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
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誅勇自負、效死無悔、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
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
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兵家妙在用間）
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
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與
賞、不得賞者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
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
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
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
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

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即位，從李景隆為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焉。升前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敕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潘閭、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為內應。文皇殺昺、貴，誅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驩喜，罵失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昺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緣用指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尺牛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北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貴，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

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
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
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
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
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壬午秋宗人並得
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
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
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上惡

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
侯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
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
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
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
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
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
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
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詔諸將曰今日譬
之一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
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
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
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
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
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
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
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
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
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
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
軍靖難後諒死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
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
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 上
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
德州鉉督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軍與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

急鉉督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
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此出戰令
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
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
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
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逆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
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
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
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
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
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

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
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
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賜
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文
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僨、令一顧、終不可得、
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
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黄公

黄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黄冔、冔死節、觀
益砥礪、皆業聚徽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策
或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姓黄、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
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黄時、觀草詔
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
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
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出市
酒殽、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
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
及姻黨、柯暹初爲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孫尹清江、龔守愚於
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

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十八年、
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
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
破之、捷聞、 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
書鄭沂等、徵迪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辟
兼俸、靖難兵起、與黄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
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
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
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迪唾之、益詬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于
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蓍頭戾求保者拾其

遺骸、歸葬縣討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棁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闕、　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　毛太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太子器重、紞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參政、陛辭、　上賦詩二章賜紞、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　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　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　闕下、率命紞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紞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知人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紞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時吏部侍郎毛太亦死、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故張紞死、太亦死、紞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　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於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楶累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材傾甍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畧、意備者其舊貫、而蠹者元之改作也、東挾左右司以下、西挾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紞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行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廡、仍

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與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踰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猷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

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業斷久之、乃巳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公爲政大端具于此記）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伏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姦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參議、參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赴、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卻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壺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禿翁曰、即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紞、嚴震直等

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紞死於部堂、王鈍不死、 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死、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得全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死、遂勝而曲全之耶、要之到此時而死、後矣、不死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死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官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即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詔震直訊報、具獄、 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

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覆吉
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
直督餉齊脅敗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舁至北平建文遜
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呑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
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
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
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　燕王來朝敬密奏曰　燕王智
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
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

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
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
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
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
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
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
生夷三族　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
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
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核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廸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廸觀皆
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
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頓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
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琪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
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
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
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
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　文皇
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

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
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滎縣訓導
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
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
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纘繼等皆謫戍正德中
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茅愚孱
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
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
文遜位去垕家覆沒于京師垕義槩佩然杜門終老

遜國名臣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眞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否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

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寶倈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願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而死是夕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上見性善凝重諳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其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闕上之性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 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

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韓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大理少卿胡公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高

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
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
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
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
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難後與同
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
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終者又是一樣死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才敏議
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靖
難後不屈死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
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
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擢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
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
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憤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
不知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
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燕
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　賜傳奔喪二十八年
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大理少卿薛公

薛嵓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卿是年方
孝孺建議草詔令嵓齎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嵓令
密散北兵諸將士嵓見　成祖曰　上言殿下旦釋甲謁　孝陵慕
郎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嵓　成祖曰　天子
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免嵓死謫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
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
文元年正月　勑修　高廟實錄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嘗靖難
兵事語多摭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
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
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
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太祖喜擢周
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
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

時衡王猶未之國昇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illegible]入應天府學（府學今有祠祀公）自經死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艮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為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檎泰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祭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道士亦可人）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謫為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泱巖上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

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為美邪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賢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為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以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為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參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篋。及即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孫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植柴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迴告學士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朝廷侍從左

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與若主矣、今王景不死、董倫至勅令致仕、乃悒悒成疾、是均之不欲死也。夫死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死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艮、以貌寢、似于建文未爲知己、反烈烈而死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烏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死爲重乎、若專重死節、則直曰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段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爲知縣、留與修　高廟實錄、尋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紞爲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　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家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肅、仕　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迨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

淒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蔚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高談傾坐。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爲銘。　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號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

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死難、餘皆位卿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陞太常寺丞　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即位、爲眞、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　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阯、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

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事、會交阯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翰林侍讀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投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一夕、自經死、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　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詩文、　上嘗問達、定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顧輔導非人耳、　上怒、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　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死、　上頗憐之、　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行孝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　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

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興業、故以　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宜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

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六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斜設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時死義弟宜戍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也

李贄曰當時曷不以齊黄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任任鐵相等乎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庚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給事中黄公

禮科給事黄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　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訖遂趨善所時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　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滌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禿翁曰即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即誅死見即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黄黄門一類人全不以死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黄黄門與正學對孤數語其見才識可以大用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宇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太與妻呂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八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靖難兵入城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死子微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沒入官弟余朔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賓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輙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禿翁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輪藏頂之二十餘人嘖嘖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盧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曾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厚部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于襟上曰予生盧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月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

以自陷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惕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刑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下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魏甘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

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　敕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詔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稱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文　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　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繼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何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即頒示天下靖難兵旣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

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話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按察使王公

王艮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邪
從未滅左遷浙江按察使　文皇即位詔召艮艮集臬司諸印私篋
歸謝未能決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
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艮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艮殮妻畢
具刻薪千戶為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
室自焚死事聞　上曰死本艮分也朝廷印信艮不得輒毀艮毀印
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璲私諡艮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
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為祠祀
艮

李禿翁曰艮以問燕人罪從未滅被謫則其人已大有學識可任
用矣　文皇詔召益欲用之也艮與夫人乃從容以死夫人餽食

與艮先艮而死艮殮祭夫人囑遺幼子畢然後死難建文印信亦
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徙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除秦府引
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
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叛
可伐孏誘百夷為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
諸夷復變師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
險難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
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為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
英功德二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
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建文二年實錄
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死後百三十年福
建布政使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
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威遠訓導歷蜀府典
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
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
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
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

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

參政鄭公

鄭居貞撖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
為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死于南京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
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
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差峩羣儁久相待晨沐晞朝陽
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喙食良自愛終
當集阿閣庶以鳴昭代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偏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猛，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老，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詰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且善問之。欲往候，仍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辟芹爲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眡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罷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宜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節、讀，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囦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冒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閬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襄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囦戍籍。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知府王公璡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薦，洪武末，授寧波知府。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瘞羮太守。靖難兵至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所得，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爲，璡

徐封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
憲潤玉贊𨗇曰、富貴不淫、忠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
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
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　胡先子有為弟珏友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
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經
戰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亂匿、伯瑋
設法招徠、奏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
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

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何福擁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
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
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雄書縣令名、一木豈能
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
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
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
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
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
因為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鄉黨稱其六
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
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楨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

長史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
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
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未
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
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湜、婣、溫、汲、謫北
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
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　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
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六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

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
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
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
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
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
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
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
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　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
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

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卹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潰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

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戰下顏知縣禮遇之益效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與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於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鑾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畿輔

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禿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　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孝孺孝孺忤　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怵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

方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箭輿衝雨過戾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自語清猿垂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鄭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勵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鄭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子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郎墨薄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函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以單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禿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文皇即位　詔挨購戍卒入伍

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戍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可謂眞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請和又錄其上　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

不以當國家朝廷即遂其願術為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之[illegible]總兵
靖難[illegible]義[illegible]建文四年六月　文皇由[illegible]
未[illegible]哉

[illegible]先翁曰此[illegible]卒見議脉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為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宜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佐無害於義忍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李先翁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為孔門上上品

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illegible]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既亡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疏濶道不拾遺有得釣於衢者輒拂其[illegible]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柏灘灘水清駛難往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即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晰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諸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嗽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

而意氣激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周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張莊浪豪魯家為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

走庸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僑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讐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卽教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嘗食時與之食、卽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相率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屛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剷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覩轉藏閒藏上嘎嘎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遯彼海潯、鬻書鬧市、資以盍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鴻、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

宮同亡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篤言導引笑傲林皐頫波莫攬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陵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爲㯤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敵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釆薇戢戢潛龍寥寥

冥鴻豈吝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澨天涯海潯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阿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黄諸君子百方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緇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　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濙以訪張邋遢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内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　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也亮荅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鵞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餂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黄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

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亡每過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　上心靖難後　上召翔翔服衰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效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　子貊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涇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宣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遯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幾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蹴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冀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簒字下詔獄辮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籍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　子稌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隴白王

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紞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　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沈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逍遙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逮

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孫字叔豐少有志行壯乃問學往至京師
痛念父沒食不兼味孫遺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方喪三年酒
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孫彷從學孝孺冒難
從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珦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遣
繫獄 文皇念孫忠特宥之且用徐孫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
孫與童景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
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
然默識而謹藏之矣孫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眞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眞誠
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難星正過急勸 上
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宮

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
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宮人不辭亦
不近龍然一比丘以故絶無兎死狗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
夫勞勞擾擾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
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
書益工建文即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處蜀召懌入翰林爲
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
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情 文皇曰濂名儒關國時
事 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瑢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日
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
朕且用義 建文即位知 太祖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
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當是時盡改 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
公從容爲 上言 上喜公忠實或遂譖公不忘 建文 上不聽
永樂二年兼詹事 上欲諭 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 太子尤愛
重公七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
啓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 賜宴勑獎諭十七年父喪歸

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
災特勑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
民疾苦考察虜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上北征
還坐東宮事與西楊俱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即位首進公少保兼
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 賜公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
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又黃文簡公請草 上特增二語
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
幾又製褒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
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 上笑曰義士奇所
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闇 上 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耶
左右有讒榮者願 皇上愼察 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

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
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言夏
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楊前力爭嘗是賺　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
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孝臣
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
還　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
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
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
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
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

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裕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
三贈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
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
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寶司丞
長陵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
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
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
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
奏某人教尚書者旨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
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
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
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
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
曰原吉忠于　太祖以故忠于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
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
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
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
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漲流溢傷害苗稼
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

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
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
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
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灔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
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
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
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
即疏浚旁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
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
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
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

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淺農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虜
下番僧北京賞賚萬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
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道府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
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扈還京尋令侍 太孫開
行鄉落取蘆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味此九年備考寞便殿諭廷臣
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
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居 上嘗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
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京十
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

號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
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
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毋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言
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
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後
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
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
九年 上議征虜公力諫 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
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原吉愛我 上訃至 太子[illegible]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 父皇
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 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終

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
當在此不允立 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
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
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詩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朝
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 上崩 昭皇后命公急迎 太子 太子將至羣臣
郊迎 后留公佐襄王居守 太子既即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
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
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陽首勸親征 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
臣見所遣將諳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
公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
武郊外公生日 上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
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
性寬平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擾蟊人
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害 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木總漕運
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
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儒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
閭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

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中、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翀宋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幾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人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心未服、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刑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

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問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恃恩肆虐、誣公以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也、不問、獻陵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于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月召還、勑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强爲朕再行、昔　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邇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餱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

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官中覺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偏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自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撫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座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旦、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

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毋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六事、人材爲急、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月侍帷

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直、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
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
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鏹、又曰詹事宮端、汝
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 太子、公侍 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
友愛、小心敬愼、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或譛謗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嘗令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察、
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臣
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
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
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太子即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
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
出參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
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
召黃尚書還、公代兼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斂暴橫、交人
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大
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
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
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弋謙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
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
知、正千戶蔡顒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詩

山歩先布政司參政、改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
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尚處不
如、與顔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
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
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
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
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
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
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鬬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
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
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

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瑄與賊和、且請赦 朝廷、賊遣酋
陳潤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潤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
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勝
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騏與顒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
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騏顒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
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
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乂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
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
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
廣、薛聚、千戶賈指揮、樂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乂安、不與賊戰、率
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關東、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

賊嘗屈又遣百戶年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文
輙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
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命𤣥侯保爲交趾左右參政𤣥賊力戰死
景陵即位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事　建文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
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上
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儠傝又頒書偏行郡縣察人心特又傳
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
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公至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

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
是　上疑始釋　太子監國漢王謀奪適造飛語　上命公往察密
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　太子誠敬孝謹無他　太子即位轉太
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
朕不及知也俄崩　景陵即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
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關三年賜文恭世
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　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
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
洩禮典才賦經甚有章　景陵嘗由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
四卿力也　裕陵即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　上不
問改給行禮部印元年英宗北狩先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止索土地憂方大耳
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
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濙言　上皇蒙塵已久
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
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于延安
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
寧來謝　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延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猶未放心
于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

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
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　文皇之寵完君父叔侄之倫令觀公
之告　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
文皇者哉　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
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
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
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月有吳
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
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
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為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然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　太孫明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薦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　太子問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　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澗灤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誅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惡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嘉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重　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又兼侍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其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丙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掌理部事須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　文　仁　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頗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頗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為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　文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　上曰王與一名

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　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　成祖密視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子曰啡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隷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劇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發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邪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撥則皆以大王故時貴燕益急　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　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國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　成祖即被髮伏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　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殉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　獻

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徼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成祖軍中有鬪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為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　太子南京　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　上為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　成祖恐人

知陽以罪遣之行至路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祖見其鬚貫及臍召珙
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异昔耶昂則稍少不及然
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以娃名佯狂讖語
多不倫然事或奇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
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
致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
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槀葬矣顛曰亟改葬
是是當有欲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北
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
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無何有勅使趣信信辦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

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
拜於床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
臣　成祖曰疾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
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
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曰無
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
何猶安坐此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
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建殿下
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己者怒逐之二人曰
逐出亦死不逐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
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

曰　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
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
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再北　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
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
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即帝位首欲封廣孝廣
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
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甃甓悉用黃金是將天下金幾盡又
一日　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
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
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卽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巡撫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
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適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
矣卒不見謁其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
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二官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
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
卓吾曰卽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
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
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
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
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

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遺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爲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　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哨、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古物、亦當守爲世寶、況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孝神道碑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閫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亦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搆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塡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賫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甓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士事戶部、總部、歷攺湖廣陝西司、爲真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攺北平參

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攺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廢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在平伯、金濂沭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讁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政使、召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巳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治河一事耳而顛末繫數以濟汛上此者乎）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濬

河、至海豐大古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治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勑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傾繫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淶陽伯、謚忠毅、又有藺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剌哈、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稍繩削親藩、　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爲多、（不但爲大將諸大事多其決）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所統兵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

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盡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
密雲皆望風輸款從　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
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
楊二都督將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眞定王自請往覘敵還
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
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眞
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　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
事抵眞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
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陸安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
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
北平城　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
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　上從之遂
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擒景
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
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
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
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
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　上所在
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　上哭旣旋
師諸將侍謁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訃所恨艱難之
際失王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卽位

論功顧侍臣曰王才併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仁
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
有匡弼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　成祖廟庭子
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户王嗣官事
成祖潛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旣
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
寧還兵破雄縣漠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眞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
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敗九門兵又敗平
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
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　上潰圍
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歿東昌軍
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
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
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眞定王先
鋒衝廚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顏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
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
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
小河王眞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
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衆事適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

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滻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陣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　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九月、封信安伯、食祿

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磨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幷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　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犛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

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甚平、除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　上北征胡、二十二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　上得早覺、從　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　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睿[illegible]重王、

李贄曰、使定興輔丕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于交趾、以

爲忠而死于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劇南、破雄、漠、圍眞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　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即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　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　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充鎮

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謚忠武、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為良、

鄖國張襄信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與、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從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略、調北平都司、受密勑、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閫、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

氣侈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勑促信益急、信艴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勑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來、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為恩張、凡召　太子北京、祭藩王、勑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文兩條、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陵

劉榮、宿遷人、以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

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皆守土為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史閣叙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　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愼、若我中山徐武寧、然務委曲承順、以求合吾識主之初心、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比也、我　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死、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腹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　文皇帝

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即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吾夫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眞難、而眞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　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簫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盍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焉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于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況勤於有事、若我　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

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雅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者、必使不至於咥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咥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死何辭也、縉於　高皇、僅免一咥、至　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　泰陵、李文正之當　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

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於事君之道、而又況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淸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

盡、余因戲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干名、若皆愼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患得失之人、賢者恥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如此、必欲進之于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于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人者、予聞之、赧然愧、遂即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人君子、使知其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楂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兵部尙書沈溍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死、縉言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冤、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晩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縉曰、而歸益盡

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晩也、八年、 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詔入爲翰林待詔、靖難後、 成祖召縉及黃淮、偕顧問、遂入內閣新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 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 上怒、乃出縉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 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上、見 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 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 命各疏其下

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
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旣無欠
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
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
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
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淸、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
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民由誠信有閒、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
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
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
鄙猥細儒、學淺識陋、綴集一時、充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

陛下孳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
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距
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
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淸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
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
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益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
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譽、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於賢
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
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
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步於朝省、驟歷淸華、椎俚嚚悍、闒茸

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符章、剝膚之賊、豕貓魏
峩貪販之庸、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古者鄉鄰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
訓告之方未備、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無
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
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
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
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十（知人）
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
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

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淮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
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
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已洞
燭、餘徐驗之、　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
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
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
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盡意
爲之、篤於舊故、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澗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
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衙不畏
彊禦、宗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蓮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豊贍、書小楷精
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
修俱約同死、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
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
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
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元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
居、遂大喜、厚賚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上命

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
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閒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規如善長、
貫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
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忌諱、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
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眞宏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容贊建儲、
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綴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覘胡見、
胡如厠、回問家人餧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
寶鑑成、上諭縉曰、皇考訓太子、背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
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之法、能守此、足

爲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
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
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
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
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
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道長
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豊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
用、淮曰、豊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
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衆曰、北虜狠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其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
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
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
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
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
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
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
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
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諡文簡、

瑣綴錄曰、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縣笥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特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搨、上問鄉持所書來否、淮即出書、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但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飼與飲食給筆劄、於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毋觀省愆錄、乃知

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罹、廣亦嫕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淮之蒙詬、其可知也、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圄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

足、方伍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對策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天順日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紞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成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illegible]無疑畏、二年、立皇太

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意、 上覽畢曰、先儒謂
堯典允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
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
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
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
嶺南土産諸物、或得其目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自郎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
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
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
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

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旣稱善、可勿易、士
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
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
章正宗、稱眞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
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
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
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
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
去年將祠、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
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偏體疾遂愈、每進御服

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
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
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
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
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
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
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
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朕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
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旣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
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

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陛下
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以 東
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
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
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
班、分列兩傍、 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命卽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
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孫勸學
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
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

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
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即遣　皇太孫往迎梓
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
有所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　上即取付太孫
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
誠是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
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
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危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
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偏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
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

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
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荅明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
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
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怒降謙爲大理
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
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
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
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太僕寺死馬寺歲
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

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
曰必行此令于天下賢者誰復肯仕益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
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于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
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
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于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
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
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
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
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勑止散馬矣士奇頓
首曰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
中官員乘倒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

今令有不便嘗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　上以
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
言前已議不用樂乞敕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
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
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
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
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
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于是黃淮
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
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
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

成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譏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二月　賜士奇田
二項、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
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
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
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
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
故、士奇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上惕然曰、朕
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
之諭、當以璽書開諭、　上遂命士奇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

言事毋以謙為戒　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
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經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
於內、期于於治、茲以己意創制楊貞一印一枚、用藏于家、傳之後世、
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其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
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
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
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
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榮、榮亦力
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勑、士
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

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今特信
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
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曰、汝
不草勑、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
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
曰、今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
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
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諭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
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
之譎、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

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
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
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阯極矣、此皆　祖宗之
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
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
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叩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上
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月二日、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
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
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
其非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　英廟即位、

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
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
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
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
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
故耳、且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
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為喜、今乃以為不美邪、
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
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
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
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壞　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

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
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慙無寸
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
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
參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為南方大病、
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户芀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
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　上優旨留之、九年、復
賜璽書曰、卿歷事　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
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
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
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蹇義
楊榮等皆從、　上卽　太皇太后前、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
厚賜、既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
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堪任事、不任事、皆有評
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
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太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事未辦
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
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世、
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頷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

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
不係國事者、聽令從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賤、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
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
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漂笥瑣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
吳有陳繼、善為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　上曰、此當在
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
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
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慙赧而退、未幾、甸詔

學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隷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葢因楊東里
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
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
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斅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跅弛魁岸視天下莫已
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
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
修之死子猍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
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

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愀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
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
之賴　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三人亦泣　上曰卽吾不幸
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閏月　上崩又云
宣德三年　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　上
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
行無忌耳　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惟吏部侍郞師逵廉東楊曰嘗
特亦非方賓有貪名　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
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
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屛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

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
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
遠不及　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
士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卽位冲年
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慎獄作養生民嚴
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
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
七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
李贄曰可知　昭聖臨朝　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
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徇勢
敗家忤逆子也時有李賢王翺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

汲耳葢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敘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
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
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
責唯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
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
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
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領庚辰會試第三廷
對二甲授翰林　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
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晩朝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

惟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夏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
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退矣但勑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整隄備半夜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
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
時奏報及榮入謝 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
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 上命取瓜親剖
賜榮 勑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既
襄事 詔奪情起復抵京未踰月 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勑曰
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

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
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
母訃時 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
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
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九月復 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
何福為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
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
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
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
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
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為讖乎三月 駕發凌霄

峰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
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
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為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
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羸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
至午乃出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
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
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 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
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命為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邇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
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
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草給散并下令凡軍士糧少多者

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
月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
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勑戶
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
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為總裁十年
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
逃去土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尼將為邊患 勑守陝西豐城侯李
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太
軍遂勑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 駕幸北京
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

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　駕復幸

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貯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俾入奏、乃　詔諸司即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舁至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憸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憸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　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採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

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咸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怒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刼、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　命榮紀年月日刻于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

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
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
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
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訃　皇太
子、八月、至北京、致　大行皇帝遺命、丁巳、　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
錠、鈔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
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
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
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
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愼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
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

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
仍兼二職、　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
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
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
忽思至此、感傷不已、朕當重賚、曩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
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
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賓之
日、所行喪禮幷軍中處置事宜、　上聞訃、猶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
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　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　命魏國公徐顯宗讀

詣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
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
裁、辛巳、　仁宗升遐、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　皇太后
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綵幣
之賜、閏七月、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
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
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
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
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
門出降、　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

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
芳、開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
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
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
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
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
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驌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
以澀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門將西番
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
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
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

胡詩十篇。十二月、南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齊祀南
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繁纓。八月、賜
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朕諸疾及丹。重
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 駕幸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
十一月、有囚犯告郁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應原理者、 上大怒、召
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
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
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
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 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 宣宗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
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

[illegible]　卷廿　二十七

襄之功、賜酒饌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氈子駝褐。陞少
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
丙中賜宴文華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
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
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 駕巡邊、給
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賓駕。壬午、
英廟即位、累賜白金鈔錠綵幣。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
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 梓宮塋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
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
命臨立 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
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榮講堯典克明峻德章、

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
百錠、即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
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
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
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墓。 詔降勅書諭
留、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
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
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
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

續藏書　卷十　二十八

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文、 上
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 上主意所自云、何
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
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
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
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
不貲矣、此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云、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
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
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
比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

惟俯仰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節坎坷、或少年見濡老方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學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慝、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禀賦自爾完厚邪、

啟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墻交搆、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徬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旲、未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

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詰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 英宗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 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踰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蓋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谿爲池、守禦險要有缺騎千群、安能飛度邪、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長清塞、 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翠阜、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青塞、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

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即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悉諭、敘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酗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淸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山、 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 上曰、此

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覊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莊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而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 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

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 東宮遣使奉迎稽緩， 上怒曰，此輔導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溥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 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 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宏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璡，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 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 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 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御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所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錠，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 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年秋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

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燕閒錄云，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立就，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illegible]貞兮爾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掐壽域二字，欲易而不[illegible]，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illegible]楊以壽域二字何如，西

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禍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 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違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敍錄云、 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

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爺、 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 獻陵每與 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 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誚、則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有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軍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 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 太后避之、自是振日摭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

之、以此振權日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遠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賞爵賞、九溪苗猺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 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 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公為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見三楊所觀繫升細） 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王佐才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略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

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征北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趙榮慎）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遂榮當奇止）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宮為沂王而立懷獻為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太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敕公視南幾夬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太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止奏廢林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諭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諡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諡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諡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為貞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視學者諸生皆呼為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為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illegible]為瑄也振連揖之角

是御瑄矣。會有指揮某死，㧞任王山欲要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究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罪。 詔轉詰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 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陳嵩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

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召瑄入語。時移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漷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文忠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置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廟雅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翺亦薦之。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正，遽曰，好。旣陛陛升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圖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 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

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舍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 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 成祖之體恤楊榮， 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大

其何事也可使岳正逆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
令欽戢以北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視草歷陳
弊政有曰敬事天地有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
用舍乖與曲直不辯而刑獄冤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
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
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
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為軍
衛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
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涿以母
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邏者
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

舍手梏急氣幷欲死涿人楊四者為正祈哀解人（此事并人不在增補中）不肯因醉以醇酒
何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
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為去釘脫梏剉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
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
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寄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
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戢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
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為民甲申
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
勵忠直 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留充經筵講
官纂修 先朝實錄時陳績熙邢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
用簿被譏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
為會廷薦正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
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萊濟河築
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贖民田開河直過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
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北埕功最鉅復贖役丁饑民倉出羨餘以
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
素見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為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
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
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
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遂大書尤偉旁及
雕繪鏤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明一
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
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
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為權奸所擠又厄於媢嫉投荒處僻竟
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
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為祠以
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後恒之凶不寄之失為公累是徒以成敗利
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
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後

從詞林先達後當擬之漢及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集史部文苴因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墻師弼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祀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 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

以贊正正遂檃括其辭題于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儁而胅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需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蹇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恩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兗翁曰楊邃菴雖以葉文莊壙志爲未詳以太白柳州比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志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illegible]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綴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拔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翰院見其友李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仕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

敎小内官黄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
詩豳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
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
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
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踧踖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當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
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
參議兼故侍講、入内閣、尋陞翰林學士、石亨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
正暨公列上石亨罪狀、上留中不發、石亨微覺、上意大恐、遂共
誣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内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
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

賢同在内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毋憂去、道景州、啓父窆歸
合塋、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内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
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禄分贍宗姻貧匱者、子憲、膺試
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一

内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
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
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南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
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
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
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勑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己巳之變
畿内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

主事、會有 旨、文武誥勑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
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
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
同、時閹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
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
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
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
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
院學士、入内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
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況二女皆幼、
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賢言為然、山東奏民饑、雖得

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
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
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深以爲
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功竊
弄威福 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
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
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愬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
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 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
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者拔木 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
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翺是日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某
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翺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

翺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
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 詔復尚書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
年欲赦之賢曰 陛下此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
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
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
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
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譖賢以爲阿護文臣
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
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
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主之
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

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收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風大同
爲巳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
者臣不敢從 上怪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
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貿
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
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
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
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
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開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

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請匠刷卷諸事
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
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 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是日因西
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
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曰爾既殺
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既脫難急召入
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
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
路殿馬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
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

後譽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趂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　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雖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　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賢扶　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讓竟未得行　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

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　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國簿已得　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内庫未經御者今　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爲此　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嚚訴　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　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與輔行既抵家襄事與即日促賢

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八贈太師謚文達李禿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　上意遂解言路屢闢屢闢而不至于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爲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泉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南京爲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

司副適盧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　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于死有楊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令達逮問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瑄以實告因告曰此内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使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

達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瞎至達詞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瞎卽曰此達以酒肉賜瞎使瞎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定達罪謫戍廣西以兗瞎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 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

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惟李閣老與楊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捃摭數十事以聞 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拏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宣廟喜倭漆之）瞎（特令瞎往學之歸而技與之侔）善倭漆畫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瞎指爲李所嗾楊懼拷死於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三官校徑詣闕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猶張得好）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論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守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 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皐大司馬馬昂雖蒙 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論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

累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惟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噗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 御衣不自覺 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翳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惟李始終保全李禿翁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恥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

入公門理政事早晩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
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
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潰裂
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爲孝
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舉宣
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見而異
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
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召入内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
輅力主羣議請 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輒而斥之虜
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徵各邊帥選
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嫡與書自
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 英廟回鑾輅迎至
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
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
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
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
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冢宰通
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
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

豈可獨陞至期勑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
帝不豫與陳循等但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纔具疏輅援筆增二語
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請旦
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罷少保
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
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討議改元年號草詔
須赦石亨密語輅曰今歳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制
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與安爲輅
和解而 上愈怒與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
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 上
毎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
擠竟不復召 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
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詆訶輅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
卿不疑何卹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
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乃召輅至榻前
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
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十年改户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
一日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
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 憲廟以嗣續爲憂左
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 東宮乃立復
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illegible]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
出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爲

未愼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
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母紀貴妃
薨悼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十二年丁酉命恭謹伴與大學
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
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怒曰用一內臣遽係
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
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
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
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咋舌而退　上乃卽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
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圭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

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
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事儀山崎與王
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
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
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　召再起初未有復職
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
見
殿學記云予以閑逢敦牂發練浦泛滸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
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偘偘有大節

嗚呼宋之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
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
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
恩以誤入朝被劾　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　英廟北狩
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
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
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　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
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

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
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
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
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
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
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
與上　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卽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
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
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

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爲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理宜德自有例李月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

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勅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入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

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聽覃語深有慚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欽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 勅鎭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

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衂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兵軍四萬助戰 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難于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刼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口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

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月始到程曰來年二三
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
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
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督勵
静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
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此軍不發公何所
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閉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
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
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
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于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喜賜

內閣等俘奴十人改時吏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
遂不起贈太師諡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珝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 東宮講讀 憲廟登極
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珝在講筵甚久受知 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
一年或構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珝[illegible]乞休 詔允之珝鄙薄萬安
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積[illegible]故夫及卒贈太保諡文和公
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illegible]迎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
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illegible]啓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
之節當是時公與傅野同在內閣人稱公東劉傅野北劉林俊[illegible]曰
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頭俱[illegible]
紲下詔獄鬼錄爲伍唯公難立爲 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
疑諒直無頗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于邏卒竟去位嘉靖二
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以祀公
閣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珝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舅在珝昧爽問
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韓昌黎所謂出則秉笏
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
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

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
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十
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
務賜胡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午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年
益明習機務力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
臧否反覆偲偲竭忠悃 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司
輔政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數稱善而已 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宮府必欲創抑近侍之權復 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欷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 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

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誘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任之義兩盡而

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 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嫉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 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 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遣自陳致仕又揭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譴罰米 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

不深遠哉弘治間 孝宗皇帝即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 敬皇帝崩 武廟即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實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徇故舊者僅僅健

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徇、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諡
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
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
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
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
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
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

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
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勑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辛亥、實
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　詔以
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勑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
春、　皇太子出閣、奉　勑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
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武
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
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
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　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
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辛巳、　世宗登極、臺諫

迭疏薦遷、乃遣行人齎　勑存問、趣起叅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
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
佀齎　勑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
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
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
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
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
不軌之迹、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

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己
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
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
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眞氏大學
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　孝
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書、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
十矣、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凡有司朝覲、命吏部都察
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
黜爲公、方岳以下、有微瑕、概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恕衆疑出丘意李秃翁曰非丘嗾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當爲尚寶司司丞濬常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問學者率未易求釆其精者爲二十篇倣彛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恊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秃翁曰公旣爲吉所厖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耶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團爲餅其中餡隨用蒸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飮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等内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秃翁曰時旣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内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不知愛才）之（笑可笑乎笑人者可笑乎）又曰與溥論所與同濟輒怒捽冠於案執愈堅眞不脫海蠻氣習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内府寶鈔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宛度士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

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陞侍講學士二十年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

纂作篆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名問親定國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 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 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建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

而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與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府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撫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爲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横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道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府司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

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除役之得罪也瑾因以及

府遊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致大獄必欲寘
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但非
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
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
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
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
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
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
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
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寘鐇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
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
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
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
分若直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
塞八月十三日等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
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
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何如祥輩曰已收逮矣
東陽曰此舉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
進於是降　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
天下聞而快焉是將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
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救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
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

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
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
外臣民誰不側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
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
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武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
瑾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
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
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
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
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
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
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
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
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　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
衆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至數十萬及賊平加陞一子爲錦衣衛指揮
上疏力辭有獻簽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
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
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
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
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
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要緊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

糧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倡亂、勑調官軍攻
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況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存恤在邊、
欲此常加意、稱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咨切行文、書帶領
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輯、而內意
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　上坐乾淸宮門、必欲令套提出
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
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强勢、强買
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
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
可制、五不便也、遼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不相宜、或盤纏供

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
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
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
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踈失、咎
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
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
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者、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
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
休、賜勅命允應、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
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

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蕭永以
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
兵、亦千遭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
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
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瞥之、節
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
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
啓人主之聽、
楊一淸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欲然、
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盛其文章

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于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
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
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
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
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
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禁、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
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
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淸

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壞
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
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益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
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
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
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
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
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素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
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
之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

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
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
之策況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
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
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
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貴而後致身以去邪故
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愼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
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
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　上所信任寄奏朝中多官
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
等遂趨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曰且
待明日瑾等曰若等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
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
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
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
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淸將王岳縊死由是權歸瑾等
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
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
陽門徒最盛初告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
門外創造玄眞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
事眞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既誅而政
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

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與菜四
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宗折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
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
淸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
德間內官陽生祠頌護敕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
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
撰寫且舉　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
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
此眞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覩楊邃菴敘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太洞
之源出昆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

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
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
海內外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
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
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
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
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虐東陽
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奬
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韵所漸人皆嚮附事　泰陵稱忠勤　康陵時
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頗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
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置
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
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
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
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
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
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

以故劉得減死戍惡石涼楊一清於瑾謫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
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鏊言喪不可成服
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
其故號葬以妃禮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
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媕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
許歸鏊歸吳屏斥紛華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
勵行自首於道落然無聞爵廁公孤官居台閣志懷輸忠幾牀納約
貞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當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
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
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益知慕首陽之節
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

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
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
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
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洽至于日講可謂
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
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
一日萬幾罔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濶略如是暴之之日
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
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
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
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閒惟是觀書

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亦
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
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
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覽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
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
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
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
時造館中、屏去法從侍衛、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
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
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

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
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
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
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
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
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
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
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
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

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
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
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
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
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
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
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
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
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
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

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
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
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
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大
美、天下至今爲恨、唯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常朝之外、卽
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
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
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色
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
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鰲、未及起病卒、年七
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鰲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

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襄恤贈太傅諡文恪鏊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吾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騙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受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逝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死天

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汩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為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宰關伏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關胥人革後者負縣胥竄名史籍中上部往往日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廠籍年經月緯究竟援代凡革能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廠署滿秩為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己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丞大臣改事瑾者非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二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　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

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諡文肅

大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為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薦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況居位廉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予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為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為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鬻貨已出院即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兄吏靳公大愧

續藏書卷十二

内閣輔臣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籌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

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儀宮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 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爲乘不宜輕出 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 勑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

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幷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進啓 上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

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項之 召廷和等入 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 手勑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勑既而御批復加 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 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邪說顧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

免、仍加錄廕二一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勅、楊廷和輔翊
朕躬、勳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
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
公廷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
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 太后請 旨誅彬、先
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
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永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興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
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諛誅、時有舉人張璁
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

哀宋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謫南京、而以學士
汪俊代之、又云、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
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爲
考、而稱 興獻王爲叔父、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興獻、稱考、而顧稱
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議、大學士廷和將冕毛
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 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
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
王、願 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 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
安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廟、舉朝
以爲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以俟、 聖母
聞朝議欲考 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僚已極

寵榮、獨不爲 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
聞之涕泗號泣、啓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
所裁、又云、張璁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禮官持
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
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
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 皇上
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
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浹爲鄉人、恐廷
和疑已、乃出爲湖廣參政、又云、 帝下張璁所進大禮或問於禮部、
廷和授旨吏部尚書喬宇、選爲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諭之曰、南中

非子所宜、柰何以大禮相阨也、尚書石瑤語璁曰、行矣、愼之、大禮識
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淸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
淸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淸寧後殿、豈 興獻帝后
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
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
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
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
諭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 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 興獻帝、尊爲壽
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 帝不

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
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 帝勑禮部曰、 祖母壽安皇太后鳳尊
皇祖誕生 興獻帝、肆致聖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以承養
未終、奄忽違棄、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
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勑、廷和疏言、蘇杭
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
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若更重以織造、
恐激他變、勑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
危之、科臣葛滈奏乞慰留、不報、又云、 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
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璁等監修、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 帝享太廟、數目璁、賜以御詩及宮
袞衣、 勑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
冕毛紀輔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
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逐
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
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
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既
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
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
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爲民者、茲不
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 明之祜、間出哲臣、爲社稷隷、二百年間、如
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肆力於隷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
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
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
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
保、諡文忠、蔭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
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
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
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
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
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盔居館三十年、修

史、講讀、贊襄夜禧、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
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
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嚚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得代而後可去）
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
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
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
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爲矣、 武皇帝
匹馬極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
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構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
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
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

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牆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儳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紿彬入賀獸吻縛之抜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鄗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眞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雖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揆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稍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屬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階蘖和釁離齕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時㒺然哉公之決於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

唯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逮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裁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擬草威武敕已瀕於死逮　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黙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草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葯項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他若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邑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非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

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
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壽盈縉紳、皆當國者不
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
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禿翁曰、 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
世矣、是豈路瓊、實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
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
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
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
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 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
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矣、果如或者之

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
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 康陵
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
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
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
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 康陵者而事 永陵也、
豈其眞挾定策之功、或恃 世宗仁聖、終能聽已也邪、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
試第一、 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
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直
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
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
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
天、壬戌奉 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
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修
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
士、專典誥敕、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
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
復尚書、兼學士如故、瑾憾公不置、摭拾媒孽、俄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 詔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
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
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于
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
士論多之、 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
洶洶、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公亦在告、
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
官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
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
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制稿存後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

其勿與事遂寢、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勑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上壇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己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 誥命褒諭賜讌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郊、遂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

歸、言妻喪未葬、先壟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 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詞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詆者纍纍、儲乃復固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勑特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隷、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參議君僊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 詔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 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簡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欒洲集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 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

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 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勑、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迺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勑矣、己卯、宸濠反、 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 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疏率奏跪

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内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
直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晃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
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閲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
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
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畝、不食之土耳、世
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觸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 王御史溱
請與刑公、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
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 今上御極、言官聯疏劾
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
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不愧學齋之）
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

年十二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入親署銜、著筆跡、
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
爲大矣、
黄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宮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
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慝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
身感之、時楊一淸在内閣、親承 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淸、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内閣選
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稱
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
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
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
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歳必一試、雖僻壞不遺也、其涖事愈
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
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
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
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謀
試之權、爲 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爲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
京太常卿、壬戌、虜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
七年、淸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
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扎、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
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註鞏昌平凉府同知官、不時聽

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
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
其利在官、與開中兩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
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淸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
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鎭守中官
支應、歳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
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
淸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凉一
路、絶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淸不答、徑去、賊聞一淸至、
遂挈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
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淸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

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壕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寘鐇叛起爲總制靈州士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墻自紅山横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弼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

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蔭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上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叅將保勳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兵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擄況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著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顆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今門庭侵犯

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算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逮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

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益放縱大肆刼剽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收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勍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眞二塲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爾入內閣以特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宸濠入餞寧衛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illegible]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規

開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援、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

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雜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耶、

既慶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訪姊氏于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

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興士類、進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勑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勑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　世宗即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　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賚勑存問、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即家敦遣啓行、十一月　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　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爲嘉靖九

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飀、堂戶閉者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于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致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稽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挑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朴事如神促膝問內發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棧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矣嬌所為呂強張承業豈公下

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及中進士為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為冢宰皆執弟子禮公作喬自太原至丹

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為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為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 召詣閣面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吏奏請補充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寇十八年 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

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茹茂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屋 宸慮勅臣經理臣闇劣歷官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

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閒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壖大事者發而

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爲下策必惜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綵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錠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　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洞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歎已頗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參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爽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攜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鄱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謁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蒙嚮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　皇太子出學青宮首

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姑聽之、俟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挨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宷、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

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裙擁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菴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旣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宷、當護衛之再請也、嘗言明沮、已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懇勤王之義、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宏、而宷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

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鎭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宷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宷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　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　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　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　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月朔日首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　召見文華

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　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璁上疏、爲　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講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尚侍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察院事、　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七照舊纂修 勑賜玉帶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理
都察院未久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莊田戊子加
少保 上享太廟回總侍道側 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
形端志氣伸予喜荷天既資賢作邦珍之句再 賜玉帶總進姚溪
書院集 上賜書院名及堂名 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
御註范氏程氏五箴 命註冠服圖成賜勑并金帛襲衣本年六
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
代誥命廕一子為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緡巳
丑命主會試尋勑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禮部
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往休致至天
津遣行人周禮齎勑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

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勑褒諭廕一子為國子生
會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更易疏再 上 上親
為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又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演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以扁公
堂 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孚敬茂恭御書大字二幅
是年雷震午門西檐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
政觉以平賚 賜銀幣 上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 勑取
復任壬辰命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
璋賚 勑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為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翰
賜額曰寶綸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宜賚送乙未兩考 賜

勑獎諭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
遜賚 勑送還鄉月給廩米歲撥輿隸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
衛千戶劉昂賚 勑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
華疾又作己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
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
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笑曰諸生不嘗書院邪遂為諸生祭酒
葢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卽
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言
上以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

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
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為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
本也 太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
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與如公指而中外
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
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日比三下
部始定 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
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
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勑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

與孫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巳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
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
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密問、公月以十數、
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
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鬭、 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
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即 詔行人
召復相公、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
獄、公力爲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率皆中貴人
尊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

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横
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
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
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
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
者、居第成、以 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
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
公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
言公横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 召復位、
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
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横燕中、所爲
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
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
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
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
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内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公、自古強臣
令君非一、若今受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柎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懾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
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 天
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

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永
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殲其黨、自
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説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
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
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
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
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
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
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益
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
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
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斑斑可據其所以
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
食嗚呼此不可親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
羅山　贊曰公相而中消之勢紳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
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
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詩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爽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
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嚴不回遭遇　聖主建明大禮
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歿政

値所渝頗絡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
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嘗近日輔臣
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璁承張桂閣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
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諝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
有善舉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挽才俊謝苞苴
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東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璁抗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者拘定濮
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
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　孝宗後也稱　興獻以皇叔鬼神
況不安矣稱　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
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

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
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　帝召張
璁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璁等復倡初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
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璁萼復上言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
在皇不皇實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願陛下爲堯舜
不願爲漢哀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
申璁議　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
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璁等璁時已至鳳陽見邸
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　聖衷所裁者此禮
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　帝復命召蔣

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　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　命必
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
竭孝思復加以孝有于正統本生母係勅諭擬定亦難遽刪已酉上
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　興獻帝曰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　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璁至東
昌見之歎曰執政欺　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
又云萼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璁請　上親臨
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誤科臣
張翀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俞旨即撲殺之
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
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　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璁萼列十

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
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
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
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
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
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
十三曰、羣諫遮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
復爲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璁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
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璉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
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皇怖而退、又云、九月
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輔臣曰、聖母欲

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欽
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
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
先、皆當特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
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
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
後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璁萼
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
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
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璁仝

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鏊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
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
舞、未爲缺典、張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
樂舞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國朝
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
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
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干戚爲樂之賤、蓋言貴人聲而容貴
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
心甚嘉、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即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騭
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有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深嬖之、又云、張
文忠具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

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擾、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
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
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劾
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登世俗僥倖
儉佞者將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
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
諫讜論、同列多不與聞、清勲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
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
爲內閣賄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衾一篋、
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年、嵩
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聯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

彌月不艘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于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郯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廠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弘治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十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　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十言　孝皇欣覽貼置座右十八年出爲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爲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充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

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眞夫子則其識見爲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率諸生以爭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瑾之害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鎭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特餓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　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延如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　上宜　考孝皇　母昭聖太后　父母稱本生叔父母　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爲疑書及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

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　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寃錄以明象山之寃識者韙之

一清誌銘略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　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　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　上悼惜贈太傅賜諡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

逃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䘏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 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朘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率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 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道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 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誣公侵

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即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詔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 詔褒荅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甲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務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乃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迸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 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 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 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遏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

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率歸乎正雷風春撻衆持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 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覿舉咻衆何曰有人紀匪衆之徇唯權度在己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牀 帝聞曰嗟我纖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誄之公雖殁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永史云 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璁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 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之異羣廟當

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萛
其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
親許爲仁宗子 陛下入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
子更爲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
其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耶抑二臣未
果上耶謹録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
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
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
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

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
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
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
所著說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
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
慝籍然有暇眦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
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鐍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
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儇捷者而用愿厚長
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
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無逸殿公遂累請立 皇太子不報庚戌

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使敵
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難於還而
心念公忠會中涓縱虜歸爲虜乞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
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在彼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
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則令聽命於甌脫爲外臣通
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
所欲 上稱善因請 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
之愈一小快耳而塵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虜亦退時
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
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諜宜
各用所長 上從之時以朵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

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
彼易受而後撫之 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公寖益任
用太宰缺廷推公 上曰階素內直柰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
孝烈祔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
翊護功 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烈尋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
祧 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
別室 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 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忍煩 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太廟奉先
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上不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
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

敵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將倭事起、公
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令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
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
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令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倂責將帥、將校
碎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奮、夫守令勤、則餉峙
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
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
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鐶、僅易粟二斗、
將幾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
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
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 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

主事董傳策張翀、劾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
人、於 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 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
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 上
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徨曰、此豈 至尊
安居所、乃請撤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
將分宜參益露、 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
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勅嵩致仕、下其子世蕃
獄、成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 諭公
欲傳嗣、令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應龍通政參議、報可、
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關說、應龍得
無恙、 上亦悟、輟嵩直廬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

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而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擬以睎望者、而亦爲奔
荷捕耶、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
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 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 祖
宗無是法、無啓倖端、 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
恐、 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
又問公比日乩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泉口、而托之
神語、未宜深信、 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
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 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
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
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 天子創虜恨

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 上始解、公以
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
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力也、 上下制建雩壇、及
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匱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
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
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
盡登、先是分閫以上僨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暴、公在政地、省減十
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 乘輿、 上恚甚、逮詔獄、
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
置之、則彼計失、而 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

公以保　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卽位公推
先帝意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
所草登極詔草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
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　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令
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　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
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
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
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　先帝新棄羣臣非宴
樂時臣不敢奉詔　上於是爲罷宴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
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　上以祀來乎
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

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
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　詔慰留
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　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
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
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
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傾公公怡然不校
會新鄭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
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諭
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卽從聶貞襄
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
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眞詮故其發於事業

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惇
讓肫肫無僞田宅餘廩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
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
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剷其震迅之勢而爲霖
雨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
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
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
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

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
人世飄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寶
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
弗能絕也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
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眞儒贊大業疏
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樾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
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
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允
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
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茫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
性也進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慨然舊習若濯

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勑宣諭、幷給銀、惟所措、然勑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莫相齮齕、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

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遍諸將、宣 上旨激勵、持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謄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銜以宣諭事畢奏上、 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 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參、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怍、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將公已聞訃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 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

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誂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 上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恚公、而訴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盐劾林、不數日、幷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適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剏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

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夫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而俗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 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 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 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 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 上見公闡發精明、音吐洪鬯、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告往南京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

會又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
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
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報罷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識
者謂爲得算頃之奉　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
孔子爲　皇太子千秋講官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
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
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邊防
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默
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所未有异日御便殿手詔閣臣

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擬勑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
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
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
註籍不出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聰乃上疏乞解
贊襄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
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
退　上亟慰留之是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
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始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分隸五府
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
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

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
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
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
籍歸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
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
誅晚則府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
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
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
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勑將兵於閫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
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
矣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抹前

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
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
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及
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
上疏乞休　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
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　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
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侮視　先帝近於無君又
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
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illegible]而已又因公言去
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冒[illegible]烟家已
嗾[illegible]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勑三法司

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産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棼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忠但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罪抵戍後齊倚

拱排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豢寢不得行拱懷怨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不紊職掌云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皆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啓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　穆宗大

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從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即闢廚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

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子三月卒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祭詩贈少保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禍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弁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逵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藝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

勳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宗羣臣奉職不聽、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奏　命塡山西、兼飭邊備、參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

將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貴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墨嶺、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很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竭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

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堠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

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憂、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上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蘿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來、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夾衆十二寨、革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

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歷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貴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

任發尚在寘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不、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

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奬勞敕、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為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敘之、為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瑺嗣、至今不絕、

一孫璵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贄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捐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遵諸人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意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故弇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

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之才爲慊邪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癸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釋脫間　文皇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竊虜始挾　太上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土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所錫文紅線釦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値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穉子亾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

郎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殺戮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大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游於穹廬而黎庶彼此偕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當有重寶來歸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負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婪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賚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曰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陞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勳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疏納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李贄曰唯 景泰絕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特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為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先為巧而我為拙也先為主而我為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為重君為輕身又為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 太上皇功則楊善為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淶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參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 上出寄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

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
賊，俄又　勅鏜昴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軏追賊至東市，大戰，
軏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併力圍軏，攢鎗殺軏，鏜急調神砲與諸
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
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淶國公，謚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仍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膝，亨嘗
與彪買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皆封侯相，亨本
軍官，嗣伯父為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
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刀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
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
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

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
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
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
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
復卻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
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
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
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
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
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
塞深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

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諸子姪淵、演、
濬、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為參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
至大同，召還為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　景帝倚任
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
于心，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軏，都
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為飛語謂于少保
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請殺于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
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
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　景泰皇帝為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
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
伯，為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壻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

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
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
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
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
見　上泣訴，強　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
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
入閣，亨亦有力，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
隙數言亨短，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
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
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
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閽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

官令亨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之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
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亦不自安　上嘗與賢
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稱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
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
如此勞擾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
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
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
福　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
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
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
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踞據大同為亨外援　上亦疑出
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
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
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
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
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濵得戍郴州少
子濬鎖定侯者幼未收濵在郴累功陞指揮濬至正德末尚游食京
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
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為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
當為尚書亨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

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
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
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
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
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
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
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
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從紫荆關

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
城門晝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
創傅藥眾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
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
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
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為名犯
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幷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
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
壯入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詔褒荅再
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
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
可鬪勇其涿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撥将用安
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
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
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
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
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
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
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閏正
月公獲虜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

人至京覘兵衆寡　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
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
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
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公憤
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
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典屯
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
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

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
衂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
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
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為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
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
于朝為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燊乞嗣不許授世指揮
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　長
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
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

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
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
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
公沈毅不洩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
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
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
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
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
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彦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

父薾成遼陽公請代原成從征卜木兒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宜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二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　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艣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淸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

瓦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内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淸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濬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堤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　勅獎公與世伯券　景陵時鎭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謚恭襄公闓爽英毅弘度福學稍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illegible]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兵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illegible]

運瓊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弁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爲多公久祠淸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佑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瀆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鎭臨淸卒贈黟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鎭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三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横索能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坮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珵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己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不可遂止　景帝即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公擢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

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滋涸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堆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至竹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千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

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一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自渠流而不滿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狐子不聽不溺又下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顓神況張秋堤而易何如也已年陞副都御史遷翊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會自竟免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悉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與稍與石總兵招左李賢劣攻公凡用人行政措持止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聞政不逞文墨思肆謀間禮力拄　上事頗疑內閣意籠絡內黑從望已也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擬諭詢出吉祥因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本　上衰哭訴曰內閣專擅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特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

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　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詡治水希冀神武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論賢王翶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頴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衛驍勇善戰用計出奇兵搗虛或夜劫營屢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薛政言

賜璇公短 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 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尋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賓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克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遂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潁國公謚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郎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 上付公自治公以故

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為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于[illegible][illegible]稱所[illegible]盡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守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

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還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怱怱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為故

尚書白手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應賞者下兵部會
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
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
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脈之承迎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贊不以及越
奇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蹐之乃謀於直以虜窺西
犯遂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
令永將大兵出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
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鎭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
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
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劵子孫世
世承襲越旣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
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
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
尚書　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悠雅而前問何
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
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
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
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
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濫則　上以直在寵故貴
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恭越以文臣

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
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
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淸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宂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
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
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鎭大同猶與直共
一鎭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鎭
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旣行則發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糺直八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劵徙置
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
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

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
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
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
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
機事百端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
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
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卽召入與談虜
事甚晳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
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
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
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

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瀦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滽為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更之以越名上　上遂許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獲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雖有難進弇州識之當稱具眼

遜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騎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歿戰母高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為忠臣節婦已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幟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開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

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才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邢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廄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續藏書卷十四

勳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而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得力在此一卷）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審備既殄、益增機險、肆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儕、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一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

為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人齎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其所必救）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梗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賞為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勞益甚、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可悲）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曰

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盜發四省，兵纇南大閧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海示慈道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深，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

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縣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輿言至此，凜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一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得○力○處）保持之，於是守仁請

賑郵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雖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

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
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
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萼上疏稱守
仁賢請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
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
十八桂萼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
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
文成賜葬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為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
子承勳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
致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葢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

指摘則譏說易行娟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
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況
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
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
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縛靮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與
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
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
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
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
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

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勳于敵所不可誣也若　英
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单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
送　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惟斷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
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
又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為三
大忠在浙江為三大人在今古為三大功而況理學又足繼孔聖之
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宇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略為提學御史陳公琳所
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
以清慎勤澄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

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備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
公瀕死不從卒諫薦奉　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
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
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
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
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引是獨盛
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
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郵軍士消
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
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
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主

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
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叅 命下而王公卒、遂奉 勅充
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並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等
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本 勅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勵軍政、明
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
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官府丁夫
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實授 詔贈三代、即具疏
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温時、撫按以聞、得 温旨慰留、再疏、建改僉南
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
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莅

以來乎、聲勢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
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
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温、先後欲爲公請、公
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
踰已子、宦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賙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
間、還亾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
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
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暐昭德錄敘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閩、覩公面幘削無渥顏、聳
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亹亹纚纚、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
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錯、載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敘

退省其私、褆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莅南昌郡學、郡學
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
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
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唉語、曾謂以專蕲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
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伺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
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予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
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
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從于
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
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悻入之貨、遍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
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

權姦狠幹言、若能死、祀吾舟、吾殺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
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愳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
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幘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
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僉事陳鳳新纂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餽、羣公
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
相持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 上
識其名、嘗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殆盡、士心悅
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
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
卒、晚年祿入既豐、與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萊劉、今爲黃金釁、

人多寃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病亦曰要擬自靖自
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
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恕
諸係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附得與名乃
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
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
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　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
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
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王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

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庳屋敝衣弃
遺禍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條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
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惡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
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　裕陵北狩當是時
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　上恭謹服勞駕還人
南宮歷試百戶後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
遂敗成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康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
衛指揮使父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
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
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
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
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
未余閱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
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謂
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
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
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
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
年六月十四日宸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

濺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
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
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
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
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
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
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胄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
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
南岸鬧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猨
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
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

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畏其游力憊夜縋睡去公蒐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開舟笭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旗卒突入岸上營舉火噉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焅欵出涕舉帆順風而迯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薦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

郡授驃騎將軍四年　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生祠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　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咸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號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　上用勛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或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不久當有

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郎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

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士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庄各斬首八十級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鴆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illegible]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illegible]十九年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逼太原甯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　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

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東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劾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從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永顏酉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勑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有大體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叛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哀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馬永爲將善諷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將淳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務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閑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塡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婿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

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
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
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北走交南曰猛走交則
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
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詰左哨將乞從請濟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
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
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厚令士合城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
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
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
官軍得工堯則先罵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
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

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
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
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
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詗者耳目徧官府卽
閨閫中稍動色賊在谿峒數百里外趣知（第中第一要事）希儀至顧令熟猺恣出入
媢遊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
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賜勸風雨來去每出勦卽拊腋親近
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
行（敵不知其所攻）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剳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
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
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

也所賜勸必其剿巢縛管纏爲記無妄殺於剿賊巢得婦女牛畜米
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
而門瞯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瞯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
賊及門瞯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
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
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討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
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
火若炮衣氈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
妻子蒲伏山頂見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
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
相聞愈益驚陰詗之則老沈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

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猺從貢公
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讋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猺懼失期泅溪十以意
憂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
比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
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酋揚酋者在賓州乃辟去曰
酋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酋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
而酋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
謂酋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
其復乎欲以深動酋已呼酋入密室要賂卽得賂行爲金復官酋乃
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
果將五千人因酋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

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　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隳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其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

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齷齪、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為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髫齔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邪、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奏　勑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塥、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

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逋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羣倭閧、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掠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

以遵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麼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柘嶺擒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師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己豈曰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倍相

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晝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訴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益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　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既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鏟賊以出遁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

單弱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滇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詔者盛陳從充神將爲死間賊得詔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木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綏計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者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

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莅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詘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益信重如此而七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顴

有三丈風神烱烱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日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閣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親浙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鎭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嬴河濬通塞艇制及時做當浚當罷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方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

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淸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淸河俠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淸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淸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孰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出海至山東登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

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子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圖穴圖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琉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遞番逮約從直以贖且以

上賞許之、曰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飲食絶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廑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葰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鎭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

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亾日衆、凡叛亾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華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理之迂近、兵力之強弱、倉廩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餓劬瘁之卒、聞先叛亾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亾、而不亾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絶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拔衲入

伏牛山、脇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眞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爲精而悟性命之理又言四傳）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羅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擧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罕言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

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缾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衞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嘗見者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月爲黄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珙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徼得珙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珙、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珙、頃之、劉賊

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
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
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
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
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
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肖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
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邀賊輒有功、兵罷、以
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御羨餘、比
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
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訃、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
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為欺耶、事

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
倪、載在勳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卻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
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為植、不踰月而告成、
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為壽、
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　詔
坐神機營、母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使奉給、景通
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
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
軍大訢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
爾他日將贅卒伍、以自封、旣知為外氏所遺、卒裂綦屨勿著、居第垂
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

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書策
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篋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寘
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為東南名將、繼光字元
敬、世稱戚少保云、幼而押闔、多權奇、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氣勃勃、
旣舞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
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
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
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
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
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

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
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
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
兵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
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
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
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
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為
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
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眈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
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

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冦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倖囚獨膠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呂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衛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刦邉人邉人望風而靡戰將夸腰軍背拳外舍兒視虜俛歸尾而鵰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賣而賞行差封嘗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嘗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迫

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瓶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嘗睥以守退則嘗休第力詘未能畢竟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

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賞罰有差黔首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韒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障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務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

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粱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衆將入閫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闉闍比還報悉以狀聞旣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旣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歿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訌罕少保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鎭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

不辦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佝客急歸而
素抗即延醫治病且無貲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使襲祖
職得指揮僉事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茂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

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翺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縱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質稼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餽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
靖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北至嶺南亦用收贖法
得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曉兵威推誠撫諭羣賊止息翕
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
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
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為石亨
逐去　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
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
生優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
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廢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時公年七十八
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

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
然　茂陵即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
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北人
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為
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
端方强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
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
望待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
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彭惠安公贊公
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

以為確論子竑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
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
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
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
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
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
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璡北坊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公質直寬

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
侍郎兼少詹事　上為改名璡四年代蹇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
能兼職五年冬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
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
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
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
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
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
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樸實行不用浮
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

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隷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乞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勑有祛除民害語我勑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

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幷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幷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紬運風漂盜奪者困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戶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稀時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幷賦凶歲再賑秋

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牛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州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固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

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値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緣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勑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勑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　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

間報備遣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
思周尚書也公守革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皆大庇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嘗畫諸郡錢穀鉅萬一
偏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
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
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
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
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
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
與諸御史上疏忤　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
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阯諸州通得清化
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
阯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忝　上命喪
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
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
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即謫
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
陷虜虜日近　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
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束知院三萬騎逼居庸
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
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邪保京師保
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
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
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　賜璽書慰獎焉通數
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遁
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
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勅祠
居庸關

尚書年恭定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

訓導　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
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
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
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
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㷿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
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爲勑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
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
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强列國裴度御史中丞
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
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淮豈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
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

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内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　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貫銓爲戸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　上諭南陽戸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戸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曰繼翺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爲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

七十謚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凛凛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内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蒞江北巡撫歳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　勑錄諸郡大辟囚冤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東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絶侵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　勑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　上供燈公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　勑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

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四年卒　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别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譏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參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千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録其子玘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

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譟而倚之方詬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務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

今不罪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為市廛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聚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鑼糶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藏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徇御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胥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　朝議事人謂即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

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忿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illegible]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士論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

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
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從治
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
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
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
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
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捽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
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
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
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旣籍順等家、衆
始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

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
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嘗以失機論、旣
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己委焉、入對、慷慨
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
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
地、宜令都督孫鏜、衛潁、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
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
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
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嬴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
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
洪亦以逗遛當誅、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

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
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
詢之、則力詡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鼎貴
者、緫士者、相與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
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廪萃此、此而不
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而
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
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
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
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

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舁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
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
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
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賻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
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
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
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
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
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
謙以涿易眞保諸州稱、爲京師拱衛、而苦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
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

遏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人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來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獄究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紓目前而得為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

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虞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出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獠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逴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懇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己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亨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營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鋌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討謙日用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僉承平久

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關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犂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衆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與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糺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若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御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鋼迎 太

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詔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澗緣底孫原貞特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其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彼遇若、一不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

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將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鶯鶯冰上走何處尋魚嘯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閣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遂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動甫就虜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醴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

本之經術、博極經齊、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擒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

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異裝玩好馳驛諭安南王黎灝
王叔以興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捆載還恕廉
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
賄艦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
來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
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
能貪黷恣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鎭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
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　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
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
六旨一察而已掌院未幾叅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如故盡撤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
作工買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
恕而適有興力取　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
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
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
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
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
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
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
當然恍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禰以　中旨下常
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

及無逸旅獒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
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
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
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
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
復貪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
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鎭國永昌寺忤　旨下詔獄都督
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
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

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　上雖報聞
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
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
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
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
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　上崩　孝廟卽位於是
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
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
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
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

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黄仲昭賀欽被擿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糺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過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

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　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鋟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禎禎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濬禎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　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心快快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玩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絲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恕乃復

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啖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訃聞　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諡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悃愊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　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尉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偁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廬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妥焉

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邁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卅會虜變　景帝監國議卽眞公豫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勑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　上不豫羣情洶洶禮官方具議　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　上見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　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　上以　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　先帝治命　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

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歿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參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皐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巳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進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

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　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据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訐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　上爲遣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鷂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爲

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為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　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為侍郎不相能適巡撫事為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彼劾聽自陳　上留姚程商而馬龍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彼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

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為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為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多言亂黜陽正紛紛時局益一變矣）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諡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有能聲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溢入濟海布數萬概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濟海布餘並出為帑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贓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諭利害為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糜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為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為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為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蔕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難其在吏部愼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

自居人知嚴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　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為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濺血儀長史曰勿濺為若曹累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壓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清淮上三

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　上曰、賢者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　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　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勦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　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狥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尸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李贄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扶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還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參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洊積、人不能堪、　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勑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饑、勑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絶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

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愼、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颷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爲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叅政

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公容訪州西四十里、有寺嘗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堊額上、灑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晧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嬌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稼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贛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請闕

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　敕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阜、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腸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猝猛、關

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頃公畢竭
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
滲十臣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
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
倡流民為亂復　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檄入山諭降即負險
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成者萬餘俘斬二千
因上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
論荊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
還院荊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
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娼
疾流言仰瀆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

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
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皆臣
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
唯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
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
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
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倡亂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盡誅簡其
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
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籍一千餘衆爭鬪劫
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
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

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繫死者實不過千姣
咋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
出旱傷亦誣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
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
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
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
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
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豈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
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
矣先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
臣為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

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
仕奏入　帝曰荊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
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為刑部尚書十
一年為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忠宣公大夏
陞文量公容為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為詷察屢興大獄
檀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
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
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
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
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
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

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
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趾與往來已
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
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
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
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皆進士綬爲江西
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
丙辰進士

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瓦解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
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忠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塲公胡服挾所收二良馬乘之間道

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
而上至山半饑憊且行且仆倚石歔欷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
視之乃肉乾公啖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
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
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
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
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
珍異貨無算　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
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
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
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在尚宜毀之以拔其
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
僞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白
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
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邪又曰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
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
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
往徒費餉擾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

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
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鹻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
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
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
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
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
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
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誠堡軍士
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
林始爲重鎮矣東漢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
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

由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管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為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墻立砦壁兒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為邊墻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北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為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

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為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為最已而入兵部山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墻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有大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

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雍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勝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笙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疑非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非知也廬陵儉溪六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黨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郎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

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附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　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為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賤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

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僉事非雍莫可、雍嘗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搗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玆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

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綺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　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儀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還徧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　上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鵰擊、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摘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

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　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據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意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

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彝解貪冞不
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麗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
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
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
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
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
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釃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
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
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
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
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民、

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厭、語有之、一夫決萬夫
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
科、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
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即開
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
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銃礮佐
鏜、虜退、遂請勑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
年、使蜀還、廷議奉迎　上皇、有舊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

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
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參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
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
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
馬隸兵部、太僕寺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令隸兵部、馬登耗
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
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
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
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懾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
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
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

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
獄、謫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
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荊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晝方略、皆中機宜、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
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
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
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
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
船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壘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稍却、攀崖
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躡其後、四
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

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殆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陳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荊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漢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

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瘞死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　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公、愼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　上用定之、四

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此等事要看讀了又）唯增兵守險、可（被州之禍坐不自量也）爲遠圖、宜今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愼擧諫官、如公及姚夔尹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摩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

王直與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 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

金帛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王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千餘騎猝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詆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伯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傾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 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勸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

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廚傳盛供帳見卽叩頭便辟左右傔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爲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升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葢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

故吏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
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
三鎮兵進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 上幸方士李孜
省欲有所爲引代文升忽有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
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淅 天子
知稼穡艱難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 上皆
爲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
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
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
懊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

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
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 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
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餔
餔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容爲之備
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
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
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
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
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
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
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

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朝弊孔賴 上初登之今復啟之無功而冒
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戍使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
文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 上皆爲
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 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
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尚而兵孱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
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幽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
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嗔之阿黑麻
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
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
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
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

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
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文升衛兵所徼
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
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
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當時大臣能秉心謀國不恂尚少事也）文升言團營軍執於役不可復苦
楚蜀災不勝採伐三廠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
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
匱 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
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
之策虜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廷首推文升給事中亦
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

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留治若此、宗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盖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藩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 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

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銜文升位矣、文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敕、子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搆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子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塚、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磨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泰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客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

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鶻鴿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摭他事誣公、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 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營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illegible]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彬
彬敗時公義兒丁王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聃有資
爲訐逆瑾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尙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

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鎭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輯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鎭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

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　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
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　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

[illegible]士倶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革面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夫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日賊已平安用出師不數月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

清己亥又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弦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若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發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韙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　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

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愼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涓埃諭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

笏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鬻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公盡鋤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夾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敕公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兵擣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一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瓶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

衆籍籍爲友遊説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凶橫欲蹴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奪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湔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諡法得諡文肅公守官清愼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獻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税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税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税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　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寔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　上怒亦解顧謂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詠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盧山薦陞山東按察使　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敕公勦捕公造巨艦樹篙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領以山擒

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蹤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私鹽縛儀眞指揮率卒大鬨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公敕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擣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猾令募亡命誅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即上疏乞休納符敕去嘗曰孔戡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儆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適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續藏書卷十七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鄕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烱烱、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脩、考核纂緻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詳暢、每大廷集議、

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　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灾異、求言、與尙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備南內臣蔣琮奏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遣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

內臣蔣琮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所號法王禪師僭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淸寧宮灾、條上闕省二十八事、十二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薊、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

上谷、在恆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癿加思蘭、大爲邊患、蟠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

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廑 廟慮亦
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
爵優游朝行犒帛與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
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
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
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
即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
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大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
反熸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傾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宜府大同亦邊也
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宜

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
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譎虛
批吭兵家輿策精鋭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
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
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
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
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
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
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
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
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

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
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
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
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
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廪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
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
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
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
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
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
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

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
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
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
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
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
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
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
擊乘危履險儌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
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
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坐於成擒中國

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
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
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
心藩籬頻壞遺孼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
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
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
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苦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
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
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
既鮮尙談奚取焉況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
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

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
提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
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黷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
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
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
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
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
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令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
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
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
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
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嘗
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
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
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
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
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
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
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
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

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
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
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　東宮每起立
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　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
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
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
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
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
廷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
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淮
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

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錦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 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營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

不宜獨優、又聞 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池、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詎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大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詔進

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

餘場布餘債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　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因以萬計　上曰卿嚮者言之罔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

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擣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　上嚚之密謀令帥師擣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聞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　上曰卽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洪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决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　上似未足深怒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

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閱諸衛所卒羸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月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彊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鎭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

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鎭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至世廟時乃盡削之不復傳之敵矣主亦不能遽承也）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瑋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旣而謂大夏不至卽劾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旣而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劾上　上切責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

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它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

糺、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佚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續廩給夫濵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微鬨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構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

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即以餘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鄭端簡曰、修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

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其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疏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涉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繳行雖爲官亦具手翰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介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鎭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 憲宗 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

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挫盖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涵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開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木下殷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羡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臥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纏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鋋紅票紀實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嗟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即如草堂何處無祿食飢猶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窩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蒐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與卿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 主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達情悃 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寒暑不變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為怪公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為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愨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參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偏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損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　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手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責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為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唆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聲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為文選郎中俌子綰官生諭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遂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姙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為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為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之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

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値 上少國
疑聽前顧後心馬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
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
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
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
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萬臨何補于事昔
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
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
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
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
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巳相對泣會諸
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
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
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
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瑾等益
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餵狗 上色動瑾等益

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
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瑾入司禮
監逆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
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
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
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
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謚議稱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
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
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

且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
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
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負緣傳奉授中書舍人
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
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
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
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
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俸金且議上章直諸
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瑾
恨未巳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
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

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凛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為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棉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㷆亦為南京尚書禮部機與㷆三世皆為祭酒㷆孜孜不倦敎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烴亦舉進士為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㷆皆宜謚文庭機文康㷆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頗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敃太守知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

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　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名言）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訑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　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巳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道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睨略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事　茂陵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獻以鄉舉為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為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愼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

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　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為賊顧不能還賊為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告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稿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謙之登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淸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幷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寖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為畿輔要郡簿書塡委公（今無此事）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

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
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
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
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
讀其文典則閎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巻
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
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
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
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

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
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
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何上
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
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
推薦起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死
岳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
哉切恐奔趨富貴饕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
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奬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
藥不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猶鹿魚蝦各得其
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

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
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
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
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
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
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
人民流徙被于荊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
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
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漠不爲言夫

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
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
及科道廉能官分齎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
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
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
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
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
身之禍而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
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
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
方賄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

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
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諂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
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躬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
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況萬
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
夫不斬繼曉、興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險狡、引
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
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
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

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
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
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　陛
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
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
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
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
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
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鬬、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
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
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免、疾

沴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孚
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
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
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滅齋醮清
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
甚明切、時　毅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
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
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
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千金之產、
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

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
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
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
禮致時中、使爲宮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　勅各部翰林院科道
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
於　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時江西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宜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慝、褒表賢孝、一
士十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
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
人貪猾爲悖、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

請定條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吏司支領爲常、今已濫矣、
用殺請易旒、宵旰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異王凡杖之興、濠大恨、
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助、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見、內艱歸、陞
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持、敢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戕
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宜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
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無
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
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
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當遏猶在、終
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
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吉下詰責、時

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
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
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
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
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
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
矣、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
民之齎、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
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
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

之成約質淳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於
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爲惜寸陰、經筵聽講、傾不謂勞、文華清燕
亦不謂煩、如 陛下天稟仝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燦又舉古師臣
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諸異
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構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銳
廖鵬齊佐王獄、俱奏伏法、時內使崔景盧良太監劉寶少監李朝
用、承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
俊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不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宮邪齊
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今
雖 陛下盛德、左右華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

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
論細護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
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
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推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
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祗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
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索宦豎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
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
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
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焚其獄具、申嚴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

所以壞也、今宋鉦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後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
皆將援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
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
禦、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
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
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遣來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
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
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為

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
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
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
二、幾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
兵衆、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
源賊起浙江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
必掠裴源積粟、請發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岱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
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
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撫虜患自汪直
開邊、虜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
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堡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
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閉、稍寧、進公俸一等、
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illegible]
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
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劾其得罪、勛怨公、欲肝中胡端
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驕
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犯甘肅、哈密據河西、小王子擾入塞、公與端
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就、公奏議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
坐耗國儲、朘民脊血、大蠹衆束手、問日莫敢何問者、公特　上聖明、
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
官軍考選、清嚴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

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
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
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幾欲用為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
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
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救、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
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
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寶亭、法城、翁田、石馬、新安、盜
互起、執參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
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走

副使周憲敗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狀憲乃定賊黨王奇來邀撫搜得其表列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僉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起拜浙江按察使遷陜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乔𫝼艾慈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鬬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

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畨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冐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算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一皆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于綠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犯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秦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傳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慶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

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　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陜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剔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漸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闖敬借　上命括奇貨江南談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

罪　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為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救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逦大悔、　詔逮下獄、庾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冞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擊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麾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為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很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

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為人長大、履帶十二圍、其顧盼煒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為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頑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衂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茂坡、時宜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䡊、厄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躪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很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為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遁寘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箐崩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蹤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璵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璵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璵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為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

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椀一五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璵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　永陵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寃之、凡虜再寇九

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虜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㮊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illegible]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婭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柰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弁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况弁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

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翺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酋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珠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爲公養子矢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攜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强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迫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誣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　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　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　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略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

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己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刼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衛諸夷但遠越流沙鳥合難久我大宸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體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　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僕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詭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領兵官

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人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眞定稱保障甚宜眞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禪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

各立長令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熈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與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闌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

東鄉山推喩老人為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喩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剌自西北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僰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月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子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李贄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剋苦而勤敏一日捕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獄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

屬稿為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璫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為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為

監督土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為藩臬長壹以便民為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開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　召復任　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恍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命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

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罷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讋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肯以加賦於民在職

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
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
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
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
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
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蹡而出詈不已公頫視簿書端
坐自如富憊而退為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
能峻卻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貧緣請寄悉格不
行而歲計益治公循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
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縫唯兩襪鮮潔而已為尚書宅憂歸始
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召同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
至即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子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
至不能之京蕲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為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
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
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
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權守紹興漢
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
謁循擬郎中時項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賻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
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
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
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
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
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
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戢侵漁括逋負邊儲
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為太僕寺卿擢副
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
起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
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冑任仍請築外帑（節慎庫始此）刷四司之財
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慎

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覈公條上最
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
於蘇松公請罷遣忤　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
有鉅公者其於文以沖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
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諧往往出
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
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
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
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過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
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僦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李太宰善言公風致）公引至臥
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子峴山逸老堂了無

徇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掞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盎之至于廉約有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亾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蹤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覘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

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横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起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延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産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江御史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督館修學宮御史核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亾私盜狀御史大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

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貢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　敕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　召爲兵部

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陞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以。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甿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警夷蠻，金璧婿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刱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莅廣平，前

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擿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繹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誇諛，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忤中貴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驵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參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竈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拼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逋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

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訪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遞例推遷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悅典邦禁不肯骫骳徇人苟惟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誹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闊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奬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抜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

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不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而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郎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illegible]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璘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約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遷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璟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敕至圖之未晚今遽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淺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　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

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
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
邸藉其牟利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
河以入湖河澀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 上
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
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
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為法
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參武弁
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 詔至即承德意悉
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為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
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中

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
三月 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
督曾公銑倡議復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即命公以尚書
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
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
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
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
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
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傍可
田可廬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
族首得入關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

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為之一清二十七年
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深入戊
申虜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
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
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
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
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已
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
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
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
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

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尾查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
功蒙 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
年考滿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
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
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
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
要之久遠不出己意違眾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
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
贈少保 賜諡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
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
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為司空

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晝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為榮、公為人闓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　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為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

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為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為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為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為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鎖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番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番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

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豁達不拘謹、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撫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亦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為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為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歎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

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讙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氓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為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荊、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抶

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誅、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　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媕婀、此葢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鎭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恇慴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　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戸部、盖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旣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淸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興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王親爲質、又陰結納貴、阻把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

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　武宗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療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廠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媢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　駕謁　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浹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韙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幇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愼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狥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聽決耶、凡陞敘、無

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爲每毋汪選，必詰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隋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浙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尊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莅以公，嚴京察，惟覈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詳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殊臣之遇，凡朔望升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慰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蓋，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扺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是歸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即嗜學，家窮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殄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攝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貳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筸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　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

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賠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塞，曰懷攜貳，曰蓄孳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即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搆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扃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

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
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為
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就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
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
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為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
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
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猂為諸酋冣其巢穴
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
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即為太宰公因將獎恬
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
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

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為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
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
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
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
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
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為此不得為彼故公自少至老
毅然必欲為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
公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
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
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
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為不可不報丁母憂服
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將
許文簡為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
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
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
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
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
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

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
之南北運道為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
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擣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
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
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
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
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
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公知兵　特旨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
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
楊公總督宣大公奉　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
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

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 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
議、乃 召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
史受民訟非 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爾都亂卒于浙、不可振
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閤
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
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
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 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專、乃落職
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
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
居絕去紛華、松窗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
淳等訟公受誣事于 朝、詔復公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

保、諡端簡、蔭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蔭
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
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
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
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
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
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
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
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
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
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
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通政、給假回、起陞南
太僕卿、今 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
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
驛養病、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悼久之、 賜諭祭、諡敏肅、
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

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
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
同為司屬、得以搜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
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
著為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
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
為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
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
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
為 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
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擔荷

事所甄敘羣品如觸眉睫大察法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
者人爲大可簉革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邉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剖丁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
附重辟恍不本　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脅遣嚴
校偵部事公慮弊貿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乙亟能去　上改命謝乃
巳推瑞憑藉威虐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
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
開之口巳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
謂吏治日衰民生寖遂皆職此之繇乃與同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
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竟以奉公爲急且申
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

贄及門遵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親
躬忠以狗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
隨宏而不疎細而不恍獨斷于是非雜遝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
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
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
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即窮鄉下吏片長
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
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
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
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
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
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見必克大以　聖人子
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
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
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
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
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
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嗾崔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

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爲具享令
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罹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
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
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
法仲文奉　命祠祁鄗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
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嚄唶不能剖臺以屬
公勘眾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
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
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
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
炳給　上寵以夏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

公名、語人曰、陸君罷我狩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
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
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
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卻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
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
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邇、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
上從公議、　今上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
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
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
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為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

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
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
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為上官所
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
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屬國、宋
娭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　旨罷、免居數
年、今　上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冏、政歷遷廷尉、以外艱
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
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
公遺書開諭、已諭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
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為豪地耶、公曰、我為菜色民爾、寧

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illegible]
承　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illegible]
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綱[illegible]
功亦安可泯、眾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
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為
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
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
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為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
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
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為冢宰、公既掌銓、抑
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閽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褻　祖宗法、　上從
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
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勸、未幾、疏用前建
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為申
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
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
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
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暝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
手、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畀火器至前、曰祝融
將有所儆、以公在、溥其災、語畢、啖起、公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不
傷延也、翼日果燹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

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廉義田歲有加遇僅必塞家衆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仕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廉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廕于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慇懃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

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即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歷陜西按察副使再歷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勳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　獻陵素知公廉徙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　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

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横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任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皚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皚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皚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捃奏公受隷金私遣歸　上以公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國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

務戒貪之隷還隷隷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　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因告公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逵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

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逵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逵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瑫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　獻陵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瑫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裘被生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少[illegible]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illegible]雞爲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　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問視公疾不可強與致仕及陛辭　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爲道路費公去　上復思公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僚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眞次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

晉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仕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茂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耆年事其兄敬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二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内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 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謫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

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幷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以己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賻贈僅足棺衾國初有薛祥無爲州人佐 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罰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

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徭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貲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内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 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搆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 獻陵初即位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脇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戇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 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

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邪、桂雲南在夠言笺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叟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貌魁梧、公貌蒲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乃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　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

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　景陵起爲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曰、蠻嚕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幷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臨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　上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習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爲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酣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

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卽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謫戍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

院僉副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
西表陸宣公墓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為務為文根抵
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
察察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
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
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為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
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木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為率不事議
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
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

措手嘗見庭楠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
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
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　上北狩公小
說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
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
詣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涖所部
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
句其忠憤如此庚午　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　恩命至擁騎
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
酒司業缺嘗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
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

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皆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天順
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
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
家言久之發為文章淵閎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
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
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
聽曰須夏參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
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
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

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
在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
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
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
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
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
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頗解有
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
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

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沒
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
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　上
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
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渋、皆
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
道路、　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　上皇禮本當厚、遂
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

成、虜不可信、郎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　上皇北狩、與　陛下迎
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
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
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
忌公、王少保嗾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
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　上
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　上聞意立解、
公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
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
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
力請禁戢、平雪誓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

十萬、明年、九載滿、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消
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劾、珍竟坐論戍、
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
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爲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
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
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
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　泰陵即位、改

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
部、倚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
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
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
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
耳、四年、六疏乞歸、　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
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
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撤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
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
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躐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令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擢郎中，廣東司司隸犍𣪍。間事多涉貴近豪戚，矜挾撓沮，公屹然不吐。如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曰：「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頪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

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問力役，吏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泰陵即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鹽法。公繪煑海貧人晒淋熬貧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蜀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即蠲亡日，遂可嘗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嘗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亶諒，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闒茸之禍，商居無為，唯對孽豔，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悍，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災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泰陵即位，進官詹事。

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可謂篤論）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即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數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踈，宜亟退。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詰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

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為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即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　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　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毋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　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

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　東宮講孝經小學、　上欣然嘉納、至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愨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巳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

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盧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

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嚴條約、能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勸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詭將往滿剌加、市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褧、令誣執公、褧不從、行等阿眷、執褧拷掠、褧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

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褧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　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胸臆、汚蔑清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

誤觸法、爲遴能黜寘臣自取眷、妄意臣必譏遴以厚賄啗臣、令扶同
陷遴、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矜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唆
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
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遴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
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遴獨抱隱憂、
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
他也、遴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淩侮、憤懣成疾、何日而殂、李行
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遴死於矜、以快其忿、宵人佞
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遴砥節奉
公、橫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

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
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
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
恭愍、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
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
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
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
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　太子近
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
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
又間有推移、時或能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
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
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
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
歲後、葬　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
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　上仁聖、張主綱常、
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惋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
事與議、衆從公言、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美姝閟宮、春秋考仲子之
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
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

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
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
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　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
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
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　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
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
足以明道、才諝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
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

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吏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　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臧又欲改敎坊司印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闇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

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諡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戍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

尤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斂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

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璽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

正學、願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餽饟有羨、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霈、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　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

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参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饑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硌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翛然不滓、雖不

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掊克回遹需猾、以廉約
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
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為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勳著聲
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慍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
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
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為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
不事交游、為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為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
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己、清
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
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操清不愧其名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
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為弟子員、即以文行為當路所推
許、屬頒　制諸郡、京兆冀公綺欲以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
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己率人、流俗問遺
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
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
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授山
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澪橋抽分、公痛革宿弊、奸無所容、近侍蕭敬、陳
寬託院堂柑囑、不少貸、正德改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
長及年深御史用之、公悉嚴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參若干繇、
得　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邪、駙馬崔公都
御史張公咸以為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
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
道、公嚴條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廩廩重足立、貪吏多
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
姦豪倚戚宦為窩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
及諸賈人合謀、安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公慰
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為、抵家杜門
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摭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
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
完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啓惡臨安推
官江魚嗾千戶龔勝翘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
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為久
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齎賀詣京、行李圖書之外
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參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
嚴、下至胥史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覲察當調、聞報即南、家
居逾時、見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己丑、冢宰西樵方公、
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罪惡
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
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

以居曰中或未衆火意嚣如也督學御史藉有孚往訪之笑語移[illegible]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没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十而殁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邪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瓢必飾萬里來歸傺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永陵

景公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眞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淩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屛氣其不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堂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

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涖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疲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愼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詭行已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愼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與皁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剌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暘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暘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暘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

感云姊景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亾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傅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暘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惟身家是營聞暘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
居滇、父鋐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壻得公
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
以調公、此未淬之劒、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劒
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
爲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擢尋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僥倖吏胗手、所
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
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
參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以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
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

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
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
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恩利爲本、而痛
抑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謷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
知之、會有以流盜詿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
起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
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就權勢始、既
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
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
病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
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

衣敝、蕭然也、槖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
扇餌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 朝、其輩或
可謂清得門如水矣
指戲之、公釋褐特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
安知非玉、吾頗恐難爲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
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术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譏咋抵
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深、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
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事 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軒策士、覽公對、嘉之、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
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所獻 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

雲頌、靈鵲詩各一、 親蠶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 上嘗開無逸
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 召爲南
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
駕、轉郎中、應 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
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艱、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
門、并相陞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
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 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
吏部尚書、忤 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觸職罷歸、公爲人
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
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父、終其身、愀然變
故態、覦舊所爲、如兩人、嘗祭 長陵、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爲涕

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側名甚衆。批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摧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歸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署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外嫌。公開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爲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　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既歸。囊無餘金。

續藏書卷二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或以公薦自石亨爲恥。稍不知景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亦知徵公獨勝後之徵賢者。）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則聖朝盛事。　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忠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論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

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俊閒、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内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公辭官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必有深見南陽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南陽之薦士、英宗之禮賢、亦千古美談也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胷次此公氣象學力

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雲之意、驟閒散務百倍從祀會吳而取物何耶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穆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月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累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

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

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兒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

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白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粹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

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愼醇粹孝行高古目無二弼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　陛下即位之初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稀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　勅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

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illegible]
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不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成廣寧後屯、爲遼西
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誦、成化二年、擧進士、爲戶
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
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
之甚謹、　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
且陳四事、一曰、養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
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
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
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
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
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
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
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
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
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
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
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擧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
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甚、乞申明正
禮之當行、華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

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
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可
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愼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
臾有言軍至且剿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誑語、又趨跪公里門、公
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
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
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
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
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
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
吉士、踰年、除編修、　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
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庭燃燈、朝士踏歌、盍　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擧固足以爲樂、然大孝
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
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
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
事、一考、歷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
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
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
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　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 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 詔增司業
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
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
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
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龎朴即之和
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
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决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
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
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
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
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

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
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
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
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夭孫誥又不慧晚有
子接公卒、 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
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
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
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
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
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
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
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
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僃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
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
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
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
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儲教東宮振

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
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
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
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
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
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
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辱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
曲有恩至丙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
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節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 賀
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

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
吠衆謗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
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
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
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
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幾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
不息不歧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曾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
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
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
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攜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
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極論陰陽
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
否太子少保尹直狹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
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
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
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
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
尹萬尹去劉獨啣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
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

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
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
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
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鼐槩
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
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鼐謫戍河西
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
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道董修廣書得居廣城
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

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戍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
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
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
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
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
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
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
刻徐開解得寬釋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
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
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給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

孫補嫁具凉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半斗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淸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敎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淸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淸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

號哭擗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否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淸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夫朝服中救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譏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淸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

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李贄曰公覗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與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

之學卻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續藏書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畢而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暉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嘗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

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祠　聖所、直省糜館、穀多士、又至
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項、歸復取白雲山為白沙祠、平生志篤而
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
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
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
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
然為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
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
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
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
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閭
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
聚衆燒香、為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為
漏澤園以處之、且買田供時祀、鑽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
生于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鄉
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
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傅、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
中錫與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
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
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為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㕘
政聞其賢、欲延為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
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
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
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凫、林縣馬敬臣、輟舉業
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
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為之服衰葬
送吊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　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為會試同
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
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為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
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

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
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搆論
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
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
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
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
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
取之、可為深戒、或譏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
矧　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　乾
清宮災、復應　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

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書履無綮、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擗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與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 世廟入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愼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

之業可不難致、太禮議興、意見與涛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官、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踰千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蕭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鷲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

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 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跅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攙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眞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問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淸愼、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寮長霍走簡欲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公以會葬議禮請）正人、有何不可、（臣爲韓昕見不同如此）其亢直敢言如此、 上將躬視 承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捧表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籍、語所在隨宜

堦之朝賀禮畢、値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賙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 上爲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圓闊、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烱烱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情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 明時有僞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諡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諡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諡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

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閒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 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涖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徽寧池太、聞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赴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眞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淸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恭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

昔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呼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乎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

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興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閒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即

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璧、褆、補、雍、皆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

殃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塵之外絲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單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殁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貢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饜其欲以去揚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

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絶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為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為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修之問畏之若芭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為詭崖斬絶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為要眇浮闊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儇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為會試舉首登

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絶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偏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孫孫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篤志行悃愊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煩以子仁為未至即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

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

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閧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

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才高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眾、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

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于無別檢閱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聽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與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

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證道脈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

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

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偽學而罷薦者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并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偽學有明旨仰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會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眞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

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斡辨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益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月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開擧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晧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

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默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毋

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紗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紗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亾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巳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卷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竝仕守巳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陰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

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歉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巳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繇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刻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若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罔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

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箇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起蹂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卽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

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斬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斬鄖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治崇明沙洸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呼太僕少卿胡公奏帮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虔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恨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

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猶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將天啟啟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竑彥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首一時以為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起令以為訽病不知為進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躪姑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

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畢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

狗特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聽其袼止者非僻為之潸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穴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洞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寠而嘗御史者愧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為搆室助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嘗造賦冊念詭灑重為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權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見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為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公畿以專靜不違順應為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

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懀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莈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為序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

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貿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為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己捷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習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

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淸，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

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意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遂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絃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吏何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特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

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齎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

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
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
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
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
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
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
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
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
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

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
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乙南改驗
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
卯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
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
太常卿尋歷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强起公
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　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
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
致公一出為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
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
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

釋之夫亾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
死非中制也議者韙公在太僕值冏政寖弛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
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
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
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
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
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
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傅至
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
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今上

公名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緜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

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
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
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
角時獄獄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
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為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
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
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
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蠡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偎瑣其
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

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掖太僕公荅
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
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
南宮射策　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
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
之詞林故清署弟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君獨聚
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
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　兩
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
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
中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

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
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
方孳孳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廸　宸聽非
夫也每喝喝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　上御曆覃恩公郎疏
白太僕公寃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
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
長負　君親吾死爲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
歿願以身代父報　國而卒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
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

有人乃瞑公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
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
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
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特操端介
絕不喜婞婀事人然坦焉蹣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
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鶩鳴而公不隨不激
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卑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喪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
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于學越人
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比卒欒欒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

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
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舂容爾雅粹然
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
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遊漫稿
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
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賦躪東平焚民舍
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
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欲
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

業皎皎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　嗣、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真學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命語為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兼修　王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　皇陵功成、　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即中庸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踰月、輯　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為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雖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為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履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象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其覩其聞、即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諱、以辯、久之犖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訊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旨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磧纍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絜、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

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蝕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釪、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釪、雲南按察使、

尙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灾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illegible]同先嘗上言、幷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illegible]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尙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搆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

中毛弘、卽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卽位、特贈尙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嘗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巳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

宮以罔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已、
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閉、
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
其子啓知縣、　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錄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
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
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授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
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
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
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
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
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
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
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
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
中、大理寺丞時、伏覩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
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
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
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
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
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
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
下之心、益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
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
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
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
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幷逮三人、杖午門前、
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
憐公忠、特並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　上曰、莊有
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

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蔕、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
謝賓客、諸遊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裒助、人始
信公廉靖、其淵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
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　上喜
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
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疏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
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
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
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

者謫戍餘姚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
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謝二凶謝
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　茂陵即位
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
堤郭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
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致察案問候尚論築海
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
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
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汰
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
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

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
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
十三司獄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
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
馬革自許何患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
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
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
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握兵無敢斥言彬吾不
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
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
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
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
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
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

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
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
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
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
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惟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
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
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
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

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遊于佚罔淫于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
庭馳逐止于南内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
西楡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
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
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
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歷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
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
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

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
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
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内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
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
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
之小人簸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兇很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
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
也彬外挾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
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
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
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
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
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
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
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車駕員外
郎陸震見公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

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梏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
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
内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
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
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
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
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
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
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
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應國子生爲

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倖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化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戍流竄邊陬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吏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為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污 帝廷

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己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為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迫 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仵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孤諫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為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 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內應比南巡 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為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訣言媢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 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除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為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劾尤遵等獄上被 旨荷校畢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

杖杖者故視賄為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為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詗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耶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為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劘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權過於撼虎公

吏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筭、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索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摧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襯歸葬、先是被杖睢父鐸與家人墓祭、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切持省臣、賂

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璧通奸優滅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紿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横、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横峰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　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淩十一、吳十三、閔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慕中、不可蹤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　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

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叙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軫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禁其黨引法拱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

二人即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修撰舒公　事　泰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鹿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皆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科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靳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　大廷萬言立就是科　制題僴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視　山陵又革一應儀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　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猶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塡溝壑辭極悽惋凡五上疏不允己卯春　車駕議以三

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泝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陛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　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　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　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吳濞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陛完以祿位爲故物以胡耆爲市廛以　陛下爲棋奕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特完以智術倖高位利于　主上遠出則巳得以自恣或濠之謀倖遂則巳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䇿沮抑諫者謂　主上闊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

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
爲余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
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
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
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
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
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
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 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
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
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
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

于此、當死于此、又 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
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
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即裹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
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既至閩、
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服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
叛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
子家禮、辛巳夏、 世宗即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 詔復官
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
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
闕里圖、所貌夫子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幷問答五
言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 詔書、例陞俸一級、公

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 勑命、遂得貤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勑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
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
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
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
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
皇考、 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
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
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
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

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
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
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即穎拔、日記
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
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
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
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
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
利、相因者也、忿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
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
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 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

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
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或
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船、了無慍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
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討過自訟、晤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
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
太史公教也、一 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 兩朝、
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
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
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
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於權倖奄宦有求通
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

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顧祭風濤、頓息、與
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
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
之前日、門生諶桝、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
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
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
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
御爲歉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
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揚、一 清諸公稱之
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
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
爲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
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
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
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 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 令盡還所捕虜
邊氓、三 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 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
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
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 旨
甚溫、而鸞有獨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
傭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

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
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算生操重輕、乃集書算生科綜之、於是異時
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
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掀褐者、拒不聽、已建書院羣諸
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
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
屏息、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
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
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
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令廷臣無慮皆嵩黨、就
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

益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illegible]
皇上一覺悟問之厥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
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友
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
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
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
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
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
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
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
事傳策翀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

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
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
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
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
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
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士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
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
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
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
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

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
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
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
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
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
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
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
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獍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
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
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
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

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
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
天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
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
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
所以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
[illegible]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
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
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銜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

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醳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益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

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蝇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僨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公昔歲詆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贛憨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

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鄉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曾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

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
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
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逆虜者竄公名籍中以
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
錦衣千戶楷侯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
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趣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
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
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
蕃棄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
言事者沈公冤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
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

時亮贊相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
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子敝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
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
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
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即襄次衮次褒死公難最少子袠
以稚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袠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韡韡者
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
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眞所謂求死不得
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承綬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
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
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
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
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
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
瑞而稱賀讒說面諛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
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
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
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
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
率羣下祈恩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
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
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
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
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
動亦豈能有逃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
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虐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
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恭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
不得、而頻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
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郛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
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疏延須
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
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爲里
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
之力、其無乃自蹶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
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
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
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

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
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
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
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
嘗得一覩　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
孰不欲一望　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
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
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致左道以惑人
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
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
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遵宗

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
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固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　聖躬之福耶、
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
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
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
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能
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
來、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
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
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

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
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
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
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藎杜口、則諂諛交
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
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
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
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
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
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決有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得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撫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門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輒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　旨兒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今上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

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斋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周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餼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田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金今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廢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上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搢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遷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羣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遁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惜有

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歸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 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郞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介黠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 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 特簡海内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願目公爲迂濶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

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 上震悼又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撿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將

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眞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纁帛拜爲延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

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値三山強寇剽掠廬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舐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顛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　上從其請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叛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眞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　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蕡稱之晩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闕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追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嶮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出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深樹叢掩之徐用木鍤空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一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瘞[illegible]躬負土築壟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　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

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晝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之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贖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燮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燮贊曰燮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貲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也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

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内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紿曰得錢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舍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匿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紿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亨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

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　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泰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泰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足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飮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

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綖皆好學紘出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　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益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

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遂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特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

今事、亹亹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𩓞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涯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頴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顚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義、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葬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人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本

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門、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愨、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燖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上下、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視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

之氣錯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
者、解衣入水、獲其葉覔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
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寠者必思賑給
而不欲使其知、隣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
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
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
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
他日見還未晚也、貨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
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
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旦晨躬攜
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

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歷纇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
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
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
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
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遂終、　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
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
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絶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濂又歎曰、非
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圖宼
方嶷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趙公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
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
因得力學、遂爲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
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
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意在柔遠、不
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
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　上命、別去、
祥至日本、啓以　聖意、番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　詔許襲職、歸
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
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
及卒、哀毁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

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
身不怠、父友璋病癱、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
帶、妻兒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
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
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應、力疾而作、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爲
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
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
不置、見父形於鑑、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
利害、了無凝滯、嘗値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

終、里閈評詳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讓、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桃浦鄉、孝子髫齓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拊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儁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痾、孝子侍疾、醫禱備極

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父之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苫塊、袒髮面黑如因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侵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歎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參張公、俊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鳩鴿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嗚嗚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哀、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脆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校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經不解、晨奉櫛頮、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

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藺陽丘陵、爲太宗兵部尚書王竑、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遂　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　封刑科給事中、　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嘻、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眞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其所往、張氏撫原

乳煢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
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
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
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夫涿鹿轉而東
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酉颶風甚急宿於
土地祠夜夢入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菽
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
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
當午南方也菽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
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其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
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蒭出見而問曰

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
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
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
知即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
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
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
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
罕見王君子借衣留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
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
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
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二十
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
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臑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
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
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嘗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
八奉其姑甚篤嘗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
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嘗嘗病亦愈儼聞母疾馳
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
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
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

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嘗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
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
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
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
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
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
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姚
太史淶曰昔鄭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
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
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其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
况於一股之刲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

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親其親之疾痛瘖痪而
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矮哉無可柰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
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
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悶於忠孝彼焉有不蹈
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
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
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傷毀之慘而已將
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
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

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
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
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行孝亦有被害耶）
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
上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却不受
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
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
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
酒殺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
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
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
效古過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即摊戶不顧有欺侮
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既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
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
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事者之罪哉夫忘其紀
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況欲陰沮以遂庡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
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
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
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
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
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
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
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
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
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殁哀毀骨立廬墓側
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
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
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不報
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
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喪服圖宗子
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闕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

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凊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鏜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

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尾觸舟者類也、奚毆為、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杜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妾、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冶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益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

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
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搦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息勿乜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曰且營于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廡下入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縶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含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廡下第覩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　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瑭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延尉春岡

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　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䘏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决鑑不於此時决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交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公家公

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

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遂
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
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
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
死衆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
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
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樂公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
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白縮迫小民倍其輸
以掩己之歉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

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
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
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代枅枅自於官
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梲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
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梲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卽乘垝
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
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枅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
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
老丐歸而梲死惜哉　烏思道曰枅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
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
雖死猶不死也古以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似

壽若也就謂枅梲復爲似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俱
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
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詬致訟或
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瞷瞷未瞑卽舁棄之而效其貲婦孕
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
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
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
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
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

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
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
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
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黃白金四十餘
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
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
面發橐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
聚寶山舉所封橐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
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郤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
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
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

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
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
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拔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
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
世混濁淸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
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
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

幾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
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
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
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
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
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
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
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
太侈也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
請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
爲忠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

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
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
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
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歷
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
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
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
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　詔
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

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
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
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
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
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
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
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
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
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
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
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

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 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之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珦爲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蹙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孰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珦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卽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属子弟也顧喪恩圯義而鬩於役者獨憚追胥科徭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絶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屯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徭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凡及孀姊老而寠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

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螘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嘗從父中丞思賢公被逮東獄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橐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甕牖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燠而將獲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良已已而又病便

溺狼籍市甕缶朝爲滌除旁睨者卒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畀易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三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怛化邪摩其匿者父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訃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架酒來哭送乃舉塚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嚮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鯢別其艱辛凱敏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馬牛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

此與漢之李善何異難哉難哉

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米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禿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日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丈夫、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為、我實不能也、

義倡 附

卲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參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託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卲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卲含泣收之、為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驕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鞫赴市、卲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卲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為力、而卲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卲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塑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為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曾襄敏公棨、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考其文、竟不如棨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為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己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袠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啟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為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

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傅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將病焉、稍長語及牛傅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予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飫焉、而無所拳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鬼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嗶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也、吾何螢雪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搆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

發硎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僞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鯱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于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爲交瑾、忌者徵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爲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於大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已丑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鈐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倚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論文要言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

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卽慎、生而岐嶷、穎逹、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惟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徽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

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汰僧尼表文正[illegible]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上爲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會試靳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授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憂明年藍鄢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許稱官軍以紿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卷時　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　世宗皇帝即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　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

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堪副總裁者乃盡以槀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伏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　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棲棲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　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攜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譟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穎川侯傅友德以覬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峯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覬州利欲榷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嶢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錄漢王襃移金馬碧雞文於羅

滇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橅臨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illegible]
明池有池賓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既雲南臺司顧箬溪諸人記其
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升得委祭龍海口遍肆往慰請丁夫六
千將往江濬劉衆相州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
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
六月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
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還謫本非　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
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
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
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錡叟
此意非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　穆宗皇帝即位奉　遺詔

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直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
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
識闕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德間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
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院中
皆莫知爲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
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上
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事中張
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蜮之語　上問之內閣慎
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
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
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

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
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傅節婦唐貴梅之[illegible]
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豔辭
寄意于聲伎落晁不羈又慎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
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識則有所棄
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
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
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若志纂文讀經延攬百氏
窮探古蹟鑿石辨劍潄破塚出遺總行僻儒古士白首蓬藋[illegible]自纂
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
慎之深者也慎常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

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叢目　古音獵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五言別選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六言詩選
古音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鈔

塡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塡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秇林伐山　文海釣鰲
謝華啓秀　病榻手欥　楊子巵言　巵言閏集
譚苑醍醐　敝帚　墐戶錄　淸暑錄
墨池瑣錄　逸古編　引書品鈍　檀弓叢訓
今石古文　敘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鉤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織錄　洞天玄記　赤牘淸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秇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畧　脈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雋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右二百十七種

副使李公　事　泰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鄕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熖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歎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昵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

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蕚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　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貞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

公雙瞳烱烱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鬧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翰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敕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謀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塡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

畫不可點汚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抑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騷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吳郡徐貞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貢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

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爲刑部時値（忠諫至再）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禍燗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廷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

可褒裦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絜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皆脫衣施來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束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絕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

爲歌歌曰飡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蛻螭笑著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逐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逐過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閩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

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槩焉

叅政王公

叅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裒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蔡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爲之一清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交遊如八才子外給

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暨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慎中在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皐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多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偃蹇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勢不悛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illegible]

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部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嘗與龍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即眉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荊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己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寮參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蹕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參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鵞

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參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　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殁、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饑、戶部王侍郎奉　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蟄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稟擬不謹、慎中既罷、因約同罷涵江劉參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斂鍔、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illegible]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叙詳明、節[illegible]整密、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能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濵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岣嶁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

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一、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㝡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

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
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
即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
騎薄都城、 世宗皇帝用薦、 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
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
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
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
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
崇國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
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
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

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
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
得謗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
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
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
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闊肆、伸紙行墨、滾
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司馬子
長太白之風、不虛也、荊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
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
士、以刑部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
剖決案牘、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
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
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
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
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
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
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忬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
十年、嵩戮、爲起之、堅不欲出、以入事應 詔、曰、此可藉手以謝 朝
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
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

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
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
有一、而眞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眞定等、而是時大
名關餉兵使其治眞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眞定瘠
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
室裁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
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
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參長晉臬、以內
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冏卿、又八月、以御史中
丞出鎭、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飭軍政、清屯田、鄖遂隱然爲
重鎭、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

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部侍郎又其後
以父忤郵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洊揚而大司
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
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
王事都下盜刼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
曰彼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其而
取之曰若刼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
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顙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
萊濰間海道宋賺之急而逋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
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逸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
貞知其為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堦

下閫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
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
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
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躡堦上其足躡
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掌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
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
曰爾乃以吾隸為盜耶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
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
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
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即
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譁者在鄖時驛報有

樂平王次子奉　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為沙門行遊天下勑[illegible]
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壽張如此遣輕騎
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椶轎紅杖所至[illegible]
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為之翼鞠之則平涼氏賀祿也諸摘發隱伏
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
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闊其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
之炳死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塒無不側目世貞者已
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狀
柩伺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
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
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

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褊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世
貞亦塒起塒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
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
為泫然罷酒在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為文以奠辭極悲壯南
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躋配享世貞嘗言曰吾
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齰齒卑
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
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
家無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
拓之又為祠專祠晉即丘子始與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
公歲塒伏臘率族人曉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

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凡忍於詈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忬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嗣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卧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奬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己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

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續藏書卷二十七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部穀隱山谷中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　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隷卒誰何之引耆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圮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繋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閒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緜民益惰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

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儆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即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閉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迫夜闇空中甏甏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皆廉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庭獄轇轕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餉食之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

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　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
符致民、民得併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
石餘、二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
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無所闕、
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
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
成事功、郡故以葦囷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
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
糧芻、相轇轕于前、克勤依叙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
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
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

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爭化、又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
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
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章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
賞還郡、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搆誣、
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塡道、
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
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
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
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滹鴈侑書、力却去
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
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訴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

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illegible]
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illegible]
六、

知州吳公　事　孝陵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
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摘、一縣驚服、乃更
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
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
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
辱之、玉成兒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
輝道箠之瀕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齘指出血、誓與羅氏俱

死、履念獄成、當逮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
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
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
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
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
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遂論一鄉
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訐民無罪、出巡獄
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
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
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
有蛇出戶限、民驚怪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

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盜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徼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徼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　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洶洶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殿至家如濂戒克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灌用以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剗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　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咸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

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折

牽縛首惡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況公　　事　景陵　裕陵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

聞郡人多武斷、傾害良善、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令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户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令列二簿候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其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群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擲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暴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稀賜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横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復、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厥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illegible]里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

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船、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illegible]豪狡、撫良善、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湯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典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

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之、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出西爲疏[illegible]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illegible]相戒、勿以稿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歸言中貴横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

予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繫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蹶童子然燈起書爲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絶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怵不沮恭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

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遊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情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畢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晚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薦正德辛未登進士後[illegible]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皦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寛初守沔陽[illegible]兵燹後民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illegible]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畎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贐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陞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　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暘躬率父老恪修雩祀備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董太

史内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主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闉日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庄及郡中名士携卣榼碁枰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弟弟子魏藐厲名檢平生以忠孝氣

日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跪露不帷
徹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撈
父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羮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
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
爲能始若甚迂濶久之眞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舍以爲永豐徙
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
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
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
立木碑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
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
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

定以鎭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幷婦若解長
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
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塡巨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葬
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裒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
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閹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
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
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
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
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
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
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烯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禔身範士務砥礪名
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選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
講習充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
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烯力鎭浮誕崇廉質謹條約
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
致頌美賞紙倍常道出烯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
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烯亟
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决河創水次倉
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
雜政厖勳閹尨鶩臺省牽制烯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與論翕

然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靡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烯抗陳
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烯
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蕃宰二邑
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册以一隷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
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烯月無
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鎭遠鎭遠夷方也烯勤恤其隱無
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榷市公聽斷懲暴橫淸驛傳時供億加意
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决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
誣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决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
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印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懾不
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烯竭力振釐至不下

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下馬除補疾作致事去觰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
以其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箴語
于牘臨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
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羸疾猶倡建宗祠定
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
兄子又舉其半鬻之作雖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茲紀實云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
筍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
吾邑得無共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褒中九經

按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
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
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毋
受訟諜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而諭使之心
服間一抶之數不過十毋煩罰獄然至於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
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
逮　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
去父之[illegible]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
役首必以便郎田更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
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恣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
賦區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

運解貲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趨輕而貲重不相當久矣九經[illegible]
寄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剢之既定爲鬮使拈各以分夫地畫
邑居恒謂郎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
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
切浮浪費里正隸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
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訟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
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
篡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秧蔬果鑿池種魚閒養故
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
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霈
泥濘至沒股頗仆相尾乃積饋役之羨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

謠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　上方祠鬱竹宮多遣中貴人方
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
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灾恤隣古道也隣民即
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按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
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憚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
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庚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
直於官九經曰令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
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
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首而至是
獨改峻有十七人槩貨而遲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倖民乃夙

盜以儀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遁不拾遺九經於單亦無所不極意
而取學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
論經文義館粥脂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
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沈邑庾故嘗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
賦歲已儲之矣尹有所任血時省下邑索吏取不得酬而訴諸庭九
經緩而答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
其九經報謂呂某者益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
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闕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償
諸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患其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
擁而庭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
意稍動下檄皆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

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
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
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
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皆及公撫庸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
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何容令賢不
減古人令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邢彥與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
謫中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
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過責曰何以見令君為
其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
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
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

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
不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啖菜佐飯嘗
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
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
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
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圃者
都督挾　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為執謂陸
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圃分為三亡何出権荊州商稅舉
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権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
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技堅而又速
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碑廠舟北者毋

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
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
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為田患
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使田少則有所
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
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
得一欵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齎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
華嫂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
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
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歲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
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

卧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命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欣貧立義田賙之、立義學教之、爲撥田於學、以給煩仰、同年之婦、何孩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婺之貧而嚬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豐、衣絶累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傳教之樹桃相土宜、通水利、而萃擨獲、與之分功、而耕者成沃壤、時子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陵習矣、異日毋怠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與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之好、晚節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

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鑾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病、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諾、㝡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毋周孺人、繼毋艾安人、尤孝謹、屬疫痢大作、相染衆、二毋病殆、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佔嗶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

周怡、沈束、先後以直諫下詔獄、損月俸橐饘而致之、故喜記節、其人節節坐與中人競逵、戍範白金爲匜、雕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稱直忠心、以遺節、然諸有所爲、自遂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府龎公　事　永陵

龎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灾、嵩督賑委悉、靄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彌其積逋、于以勞來撫循之、所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免之、令甲首輪鏹免其罟擨、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餼驛

馬匹、以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說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十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閘、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嵩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遊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

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蔪蔪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雁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覲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挈令晉南刑部郎中出靖寧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

續藏書二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贄撰贄所著藏書爲小人無忌憚之尤是編又輯明初以來事業較著者若干人以續前書之未備其書分開國名臣開國功臣遜國名臣靖難功臣內閣輔臣勳封名臣經濟名臣理學名臣忠節名臣孝義名臣文學名臣郡縣名臣諸目因自記其本朝之事故議論背誕之處比藏書爲略少然冗雜顚倒不可勝舉如一劉基也旣列之開國名臣又列之開國功臣一方孝孺也旣列之遜國名臣又列之文學名臣經濟本無大小安見守令設施不足以當經濟乃於經濟名臣外別立郡縣名臣又王禕殉節滇南不入之忠節傳中而列之開國臣內種種踳駁毫無義例總無一長之可取也